

绿州月刊·—V. 1, no. 1 (1936. 4) ~ [?] · —北平: 绿
州月刊社, 1936 ~ [?].

; 22cm.

有英文内容.

* * * * *

本刊共摄制1卷, 16毫米, 缩率1:17. 原件藏北京图
书馆, 北京图书馆摄制. 母片藏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
复制中心(北京).

本刊片卷摄制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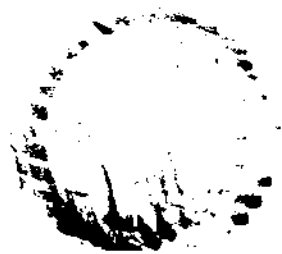
V. 1, no. 1 ~ no. 3 (1936. 4 ~ 6)



四 月

創 刊 號

請 交 換



第 一 卷 第 一 期

自由評論

第十五期目錄

短評

智識子分往那裏走？	國民大會前途之悲觀
萊茵事件的歷史與前途……………	羅努生
論本性難移與怡教……………	潘光旦
日本帝國主義的代價……………	李有義
民族復興之學術基礎……………	李長之

第十六期目錄

短評

農村破產與土地問題	遺產稅與所得稅
派夫洛夫教授之死	請釋放被捕學生
萊茵事件的法律問題……………	張忠絨
廣田內閣的內政外交……………	羅努生
讀剷除貪污令有感……………	劉家驥
詩的意境與文字……………	靈雨
莎士比亞與勞動階級……………	魏詠聲

全年五十期，半年二十五期。零售每期四分。定閱全年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另加一元六角，半年另加七角。（郵票十足通用）

△

社址：北平東城什方院內松樹院甲三號電話東局一〇八〇

綠洲編輯室

「綠洲」這兩個字是有人用過的。我們一則覺得刊物的名字不十分要緊，二則不願意給一個小東西起偉大的名字，我們寧在這小小的 Oasis 上寄托我們的希望。

關於本刊性質，正如我們在給幾位執筆人信中所說的，「內容不限，但不擬刊載幽默或感傷文字」。我們想把這小刊物做成一個綜合的文藝雜誌，譯作兼載，對於現代性與前代性的東西不願屏棄任一種而願加以選擇，對於文藝各部門也不打算有所偏重，我們不把詩歌用更小的字排版，不讓小說佔據了大半的篇幅，多數雜誌因興趣關係不甚重視的文藝理論，也給它留出相當的地位。此外，我們想多刊載一些親切誠實的書札或日記，本期的「書札特輯」是一個嘗試，希望讀者不要以讀文章的態度去讀它們。我們願意這特輯裏常有孩子的作品。

本期頁數增加，但仍因篇幅關係，字數較多的各篇臨時抽去一部份，特向著譯者應誼小姐，王章樹先生，望之先生，式清先生致歉。

綠洲月刊第一卷第一期目錄

刊名製字.....朱光潛

卷頭插圖：歌者(雕刻)..... Robbià

論 著

- 論藝術中的真理 (俄L. Tolstoy)..... 田 人 (2)
- 譚氏文學史觀及其修正..... 應 誼 (8)
- 論靈感..... 朱光潛 (12)
- 德國浪漫派 (德 H. Heine)..... 于貝木 (19)
- 「農人皮爾斯之幻夢」..... 梁實秋 (33)
- 談A. E. 蓋斯曼..... 宜 今 (39)

詩

- 獻給失敗的人們 (美W. Whitman)..... 李健吾 (46)
- 等待..... 陳敬容 (47)
- 美人輯第一..... 金克木 (49)
- 風神 (法 P. Valéry)..... 卞之琳 (54)
- 無題..... 辛 笛 (55)
- 無題..... 曹葆華 (56)

懷戀.....李宜燧(57)

杜鵑.....徐芳(59)

小 說

獵麋者(挪威M. Fönhus).....影階(60)

寫給孩子.....郭同震(68)

孤獨(西班牙M. Unamuno).....亦華(74)

歐拉拉(英R.L. Stevenson).....式清(83)

書札特輯

箕茨致妹書.....殷晶子(102)

葉宜致妹書.....葉宜(111)

哥德致妹書.....南星(124)

散 文

給青年詩人卡卜斯的信(德R.M. Rilke).....馮至(127)

農舍(外一篇)(俄I.S. Turgenev).....邵之樞(131)

一個單身者的幻想(美D.G. Mitchell).....望之(135)

戲 劇

浪子的機謀(五幕劇)(英G. Farquhar).....王章樹(143)

610536

綠洲月刊社特聘

梁治耀律師

担任本社常年法律顧問

梁律師事務所：北平內務部街二十號
電話東局二三六四號



北辰宮

在

北平東城燈市口卅七號

電話東局一二五七

是一個

規矩

清潔

安靜

舒適

方便

的寓所

紀律化

基督教化

家庭化



歌 者

(雕 刻)

意大利 Luca della Robbia

「我說過，在他那一派中，路加·德拉·羅比亞的藝術異乎尋常地具有他們的特徵，這特徵，即使沒有關於他們真正歷史很確實的說明，似乎也會讓我們與他們接近的。他們的風範中有一種個人的特質，一種深切時表情豐富性，法文所謂 Intimité，這字作創造力解，而在意義上更精確——是在一個人作品上面的印記，那作品表達出自己心境中最內在、最超特的東西與理解的態度：是我們所謂表現，而使它到了最強烈的程度的。這特徵，在詩中難得，在藝術中更難得，在雕刻的抽象藝術中最為難得；然而，就本質上說，恐怕是使在想像方面的作品值得存在的唯一的特性。」

——W. Pater: Renaissance



綠洲月刊

第一卷 第一期

一九三六年四月

論藝術中的真理

(花園集序)

L. Tolstoy

「毒蛇的種類，你們既是惡人，怎能說出好話來呢？因為心裏所充滿的，口裏就說出來。善人從他心裏所存的善，就發出善來；惡人從他心裏所存的惡，就發出惡來；我又告訴你們，凡人們所說的閒話，當審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來。因為要憑你的話定你為義，也要憑你的話定你有罪。」

——〔馬太福音〕第十二章，34-37節。

在這本書裏，除了敘述真事的故事外，有小說，傳說，諺語，神話，寓言和童話。這原是爲了人類底利益寫作的。

我們覺得他們符合基督底教義，因之認爲是善的也是真的，所以就選擇了。

好多人，特別是小孩子，當讀一篇小說，一篇童話，傳說或寓言時，總先問：「這是真的嗎？」假如他們發現所描寫的東西都不會發生時，常說：「噢，這只是幻想罷了，不是真的。」

這樣判斷的人，判斷錯了。

祇知道過去的，現在的，和真正發生的事的人，不能認識真理；能够認識真理的，却是承認依照上帝底意旨應該發生些什麼的人。

祇描寫曾經發生過什麼和某一個個人所作過的事情的人，不能寫出真理。寫出真理的人，却指出什麼作爲是對的——即符合上帝底意

旨，和什麼作爲是錯的——即違反上帝底意旨。

真理是一條小路。基督說：「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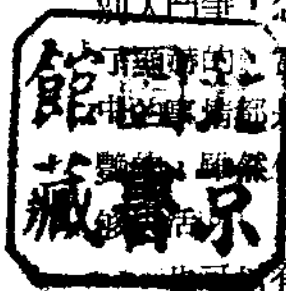
所以，俯視着脚下的人不會認識真理。認識真理的祇是憑太陽照明了哪條路可走的人。

當文字的作品是好的，必需的時候，並非在他們描寫什麼是已有的，却在他們指出什麼是必然的；並非在他們告訴些什麼作爲，却在他們給善惡加一種評價；總之，在他們將達到生命的，符合上帝底意旨的狹路指示出來。

然而想指出這條路，却不應只描寫發生在人世間的事情。人世淹留在邪惡中而且充滿了罪過，假使照樣地描畫牠，就要將那些邪惡寫出，把真理失掉。想使作品裏含有真理，必要的是：不描寫關於是不是，而描寫關於該不該的事物；不寫是不是底真理，而寫尙未到臨却在接近着我們的天國底真理。有成千成萬的書籍告訴我們真正有過或也許有過的事物，可是他們底作者不懂得什麼是善什麼是惡，不知道也不指示那一條到天國去的狹路，依然都是虛偽的，便是這個道理。也有好多童話，比喻，寓言和神話，內中寫着些絕不會發生，也絕不能發生的神奇事蹟，然而這些神話，童話和寓言都是真實的：因為他們從中指示上帝底意旨是永在的：他們指出天國底真理。

可以有一本書，事實上這樣的長篇和短篇小說是很多的，它描寫一個人怎樣爲情慾生活，忍受，使別人難堪，受窮遭險，作陰謀，和別人鬥爭，怎樣逃脫他底窮苦，終于和他戀愛的對象結合起來，變成顯赫的，富有的和快活的。這樣的書縱然描寫的都是事實，縱然內中描寫都是可能的，總是虛偽而不真實的。因為雖然他底太太是妓女，雖然他可以變作顯赫和富有，他既爲自己和情慾生活，便不能

也可以有一個傳說，說基督和他底門徒們在世間行教，到一個富翁那裏，他拒絕了他們，到一個窮寡婦那裏，她却接待了他們。於是



基督吩咐將滿滿的一筒金子滾到富翁那裏，却把一隻狼送到寡婦那裏去吃掉她最後的一隻小牛，而這足證對於寡婦是一種吉祥對於富翁却是一種禍殃。

這樣的故事完全是不可能的，因為它所描寫的絕不會也絕不能發生。但它可以完全是真實的，為的是內中說明了完全應該的事情：什麼是善什麼是惡，和人應當掙扎着奉行上帝底意旨。

假如含有天國底真理，那些神話，比喻，或童話就是真的。他們描寫怪異，讓禽獸用人底語言說話，或讓氈子載着人各處飛，却没有關係。可是，假如缺少這個真理時，所描寫的事物就是假的，雖然都有事實作証。因為它缺乏天國底真理。基督自己就是用比喻講話的，他底比喻却永遠是真的。他僅僅加上一句話：「留神怎樣聽法。」

（田人譯）

譯者後記

托爾斯太是不用介紹的了，這篇東西也許有人譯過，而且譯得比我好。這是一篇好文章。我現在來翻譯它只是爲了我特愛開頭一段和末尾一句「聖經」，他們指明了修養是最要緊的。

藝術家應當有「好積蓄」。這種積蓄是從行爲和認識獲得的。假如宇宙觀錯誤，便不能有正確的知識，行爲也很難良好。「積蓄」當然也不會好的。這樣，當「說出充溢的內情」時，表現的怕只有邪惡的東西了。

什麼樣的宇宙觀才是正確的呢？用托爾斯太底話回答：「天國底真理」。上帝自己就是真理。他是一切善惡醜美底標準，他說美好的便美好，他醜惡的便醜惡。他是「永在」的，過去主宰着我們，現在主宰着我們，將來也還主宰着我們。不過他很少給過我們對於某種事物的評價，他給我們的只是啟示。從來就有好多人

說，上帝說過如何如何，但大半都是「假傳旨意」，不然，就是他們底上帝是冒牌，像「西游記」上的小雷音佛。假冒底原因，却是要吃「唐僧肉」。假如我們不謹慎，就會上當的。上帝究竟是什麼呢？他從不會把真象明明白白地告訴我們，對於他底姿態和性格大概是言人人殊的。意大利底上帝是這樣，阿比西尼亞底上帝是那樣；史可法有史可法底上帝，吳三桂有吳三桂底上帝；富家翁有上帝，窮光蛋，甚至癩三流氓也有上帝。然而上帝只有一個，他是不能隨人改變的。不是你的上帝真，便是我底上帝真，也許我們兩個底都不真。假如我們所信奉的上帝是假的，我們還要依照他底意旨行事，那就是在作惡了。就說話作例罷，撒謊是一向認為不好的，說老實話的才是君子。然而上帝責罰你時，却往往憑着你底老實話。因為，謊話只是欺人，信奉假上帝者底老實話却是「欺天」。人世間是容許說謊的，如醫生對於病人，這樣的謊也是極其正當，極其有價值，上帝是盡善盡美的，你欺他，便為「天」所不容了。

話又說回來了，所謂天，所謂上帝，究竟是怎麼回事呢？這個問題我仍然不能解答。不過，他是永在的，然而不是永遠不變的。也許上帝根本就沒到人世間來過，可是他却永遠支配着我們，「挨近着我們」。而到天國去的也只有一條狹路。一個詩人想登上這條狹路，不是專靠字句底雕琢成功的；他必須表現「天國底真理」。不然，他底詩便是虛偽的，「欺天」的了。詩人固然可以靠着靈感吟咏，而靈感只是一種刺戟，表現的却是他「充溢的內情」。如果這種內情底積蓄是好的，他便吟出好的詩；是壞的，他便吟出壞的詩。因為最上乘的詩都是至情底表現。所謂好壞，既不以通行的道德，也不以各個人的意見作定評，而是以「上帝底意旨」為斷。

上帝底意旨是什麼呢？我不能解答它和我不能解答上帝是什

麼一樣。不過，像上帝一樣它是有機的，並不是死板板的幾條規律。我們若瞭解了它，便瞭解了「天國底真理」和「上帝」。要瞭解它，就得靠行爲和認識，修養。我們從自己底行爲和反省，從歷史上，從藝術品上，從現實世界裏，都可以得到啓示。

况且——這裏我們和托爾斯太見地不同——上帝是人造出來的。只是這一個「人」並非單指你，或單指我罷了。單單爲了「我」創造出來的上帝很少不是小雷音佛的。他把吃「唐僧肉」看成天理。這樣的上帝是真嗎？只有天知道——不，現實世界也知道。因爲現實世界的鏡子裏映着些口似血盆的妖精。這些妖精曾經嚇倒了十八九世紀的寫實派作家，因之從他們底作品上我們看到的只是感傷和悲觀。上帝底意旨並不是樣這的，可是這並不足以說：從現實世界裏得不到真理的啓示，或看不見上帝。因爲現實世界從來就是妖魔和妖魔，妖魔和天使鬥爭的場所。有很多「奉行上帝底意旨」的人參加在這種鬥爭中，他們終有一日會幫着上帝把天國擴張到人間來。藝術家只從現實的鏡子裏看見妖精是不夠的，他也必須看見妖精底敵人，和他們底血戰。並且能够從雙方底陣容中看出誰是將來的勝利者來。假如他看得不錯，他便看見了「上帝底意旨」；將它表現出來，便指明了「天國底真理」。一個藝術家應當有知道「上帝底意旨」的工夫，這要求並不太苛刻的。這種工夫底完成，和技巧底完成一樣，却賴修養。歌德所謂風格底完成，就是這兩種工夫底總結果。

換句話說，藝術家應當奉行上帝底意旨，指示天國底真理。這並不是「苛捐雜稅」，這是他底本分；這是完成藝術的一種要素，就和人必須有精神，有意志活動一樣。人底神經是生成的，藝術底表現真理性也是生成的，缺乏了它，便缺乏了藝術底生機。

歌德說：「『風格』係建築於知識的最深基礎，萬物的本體

·在可見可握的形象中所啓示的。」對於「萬物的本體」我們怎能研究得準確深刻呢？這便有賴於研究底方法了。在這一方面，我們也應該重視基督底話：「留神怎樣聽法。」

譚氏文學史觀及其修正

應 誼

十九世紀法國文史學家譚氏 (Taine, 1828—1893) 於文學批評思潮的主流中，提倡一種簇新的見解。他的出發點是：文學可以代表整個社會的現象；推論是：某一時代或某一社會的透澈認識，可以得之於該時代的文學的研究。在譚氏看來，文人不過是時代的產品和表徵，是種族，環境，遭際 (race; milieu, moment.) 的總結的一部份。同一時代的人，彼此各有不同的地方，是因為他們的才能，興趣，不同。每人秉有一組特殊主要的才性 (Faculté maitresse)。驅使他走進適合他專長的途徑，決定他的方向，範圍他的意境。譚氏會運用他這個定論，著成一部英國文學史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Anglaise) 和好幾十篇批評著名文學家和思想家的論文 (Essais de Critique et d'Histoire)。他每評論一個人，必先追究他的種族，環境，和遭際，檢定他的「特殊主要的才性，」然後把他的貢獻，依着他所擬就的，有條不紊的細緻方式，還點加以說明。由他應用這個預定方式去研究文學的結果，可以看出他的定論之得失。然在評判其得失之前，必須先注意到三個很大的根本問題：(1) 文學究竟能代表社會的現象到什麼程度。(2) 文人與時代的關係。(3) 文學的時代價值。

(1) 法蓋 (Emile Faguet, 1847—1916) 對於譚氏定論的出發

點，曾作如下的批評：文學是不能代表整個社會的現象。蓋所謂文學者，不是一種通共而統一的事物。在每一個時代，總有三四種異調的文學重疊着。如自傳，私人文札，普通流行雜誌報章一類次等文字，還可以代表某一社會的狀況。若說此外所謂純文學能代表某一社會的民衆，那就不免令人躊躇了。因爲許多所謂純文學的作品，立時便要成爲例外。就大體來說，一切純文學和藝術是屬於少數人的。雖然偉大的文學和藝術也可以傳達到群衆，給羣衆了解，而根本上並不能算是代表他們的。偉大的文人是提倡者，是先導者。例如十八世紀伏爾泰（Voltaire）和盧梭（Rousseau）在歐洲思想上，實爲十九世紀的思想之開端。因此，據法蓋說，如以文學爲社會代表，如要在文學本身裏找出歷史的材料來，則結果必至漠視甚或至於遺忘大多數文學上的不朽的傑作，須降低無數大文豪的地位。譚氏對於文學和歷史的區別不肯認清。凡有歷史意義的，不一定就有文學意義；倒過來說，亦然。文學和歷史是互助而有密切關係的，但決不能鑄爲一鑪。（見 E.Faguet. Politiques et Motalistes du XIXe Siècle. Vol III, P.237—314.）

法蓋以爲「次等」文字，還可以代表某一社會的狀況，未免把社會看得太簡單了。一個社會，由無數複雜份子所組成。政治的，經濟的，教會的，社交的，繁雜複雜的動力及反動力，都異途同歸的影響民衆的生活。文人是社會某一階級的一部份，在他們筆下所表示的思想和描寫決不能反映整個社會人士的思想和狀況。一個時代內，往往有許多在民間流行的思想和情操，因爲當時人士視爲太普通無奇，引不起人們的注意，就不見採於文人。一國社會的概況，與其文學當然不免有密切的關係，但這個關係不見得可以一言了之，當一國政治上，道德上，物質上，正在生氣蓬勃的進展之時，文學傑作不一定也就跟着反映。而文學常當國家混亂晦冥之際，顯呈很大的貢獻。由此可見文學在全國共同的生活動作中，只佔一小部分，不能作爲社會許多

複雜變遷的準確表徵，也不足以當爲一個時代世運升降的風雨表。因此單從一代的文學去推想當時社會的情形，結果是不免於陷入若干的錯誤和隔膜的。

法蓋對於其所謂「高尚」文學的議論，容在討論文學的時代價值一節裏再提。

(二)法蓋也指出譚氏用種族，環境，遭際的方式來表解人物的謬妄。他說這個方式只適用於敘述一國國民的通共心理；因爲一國國民是有他的幾個特點的。從分析及標舉這種特點，還未嘗不可以推論一國國民的發展和沿革。但這個方式絕對不能解釋任何地方的任何個性。若說某一人是某種族，某環境，某遭際的結果，則不過是泛言某性格的粗粗的輪廓而已；其結果總不免於空泛。且所謂種族，環境，遭際者，也不過是總括名詞，包含恒河沙數的影響，來自恒河沙數的造因；其中不過一小部分的造因，影響於一人，令張三不爲李四。用造因來說明個人的材性，其事甚難，因爲在恒河沙數的造因中，何從找出相當的有限造因，以說明和證明其個性之特點。

英國文評家聖次堡利 (Saintsbury) 之所以嚴厲批評譚氏的英國文學史，也是爲這個緣故。他說譚氏硬把英國文學史的材料無端割裂以適合他的死板的方式。譚氏用他的方式製造出一個理想的英國人，這個英國人脚是大的，(因爲英國的土地是柔軟而潮濕的) 尊敬官長的，(因爲英國小男孩子叫父親爲“Governor”) 等等。這個英國人又被其種族，環境遭際所塑成，所製成，所凝爲定格。於是而爲巢塞 (Chaucer) 莎士比亞 (Shakespeare) 蒲伯 (Pope) 拜倫 (Byron)，而拜倫，蒲伯，莎士比亞，巢塞的文學也跟着成爲鏈鎖。(見 George Saintsbury: A History of Criticism. Fourth Edition, Vol. III, P. 440-444.)

譚氏自己未嘗不感覺他的方式太呆板了。故以「特殊主要的才性」之說補充之。但是也只是牽強附會的一個解釋。世間人，受主使的

才性控制一生者，固然不少；但是秉性較為複雜，兼受多方的激盪者，數目也並非不多。在第二批人當中，主使的才性究竟是什麼，到底有無，竟是無從把握，無從指說的。聖次堡利說，譚氏在他的英國文學史中曾把擬定的方式說明史惠夫特（Swift）和杜萊頓（Dryden）二人的作品。史惠夫特的天才，造因較為簡單，所以譚氏的方式可以應用得體，不覺捍格；至於杜萊頓的天才，則造因甚為繁雜，衝突交流，在聖次堡利看來，譚氏的方式完全不能應用，勉強立說，其結果只有百孔千瘡，毫無見解了。

（未完）

論 靈 感

朱 光 潛

藝術須賴靈感，這是古今中外的公同信仰。柏臘圖在斐竺臘司對話裏說：—

「有一種迷狂症是詩神激動起來的。她憑附一個心靈純樸的人，鼓動他的狂熱，喚起詩的節奏，使他歌詠古英雄的豐功偉業來教導後人。無論是誰，如果沒有這種詩人的狂熱而去敲詩神的門，他儘管有極高明的藝術手腕，詩神也永遠不讓他升堂入室。」

柏臘圖所謂「詩人的狂熱」就是靈感，依他說，靈感是神的啓示，比藝術手腕還更重要。藝術家在得到靈感時，常不費心血，就可以創出完美的作品。哥德著維特的經過，便是靈感的好例。他自己說聽到耶路薩冷自殺的消息，彷彿突然見到一道光在眼前管過，立刻就把維特全書網要想好。他一口氣把它寫完，然後把稿子覆閱一遍，自己覺得很詫異，因為他絲毫沒有費力，他說：「這部小冊子好像是一個患睡行症人在無意識之中寫成的。」

靈感之來往往出於作者自己的意料之外，作品已經創造成功了，他纔發見自己又創造了一件作品。雕刻家羅丹作「流浪的猶太人」的經過便是如此。他在回想錄裏說：「有一天我整天都在工作，到傍晚時正寫完一章書，猛然間發見紙上畫了這麼一個猶太人，我自己也不知道它是怎樣畫成的或是爲什麼要去畫它。可是我的那件作品全體便

已具形於此了。」

有時苦心搜索而不能得的，在無意中得到靈感，立刻之中尋求許久的意象便湧上心頭。音樂家白理阿茲（Belioz）替貝讓潔（Beranger）的「五月五日」詩譜樂曲，譜到收尾的疊句：「可憐的兵士，我終於要再見法蘭西」時，猛然停住，再四思索，終於想不出一段樂調來傳這疊句的情思。過了兩年，他遊羅馬，有一天失足落下河去，遇救沒有淹死，爬出水時口裏所唱的一段樂調，就是兩年之前再四搜索而不能得的。

從這幾個實例看，靈感有兩個重要的特徵。第一，它是突如其來的。我們在表面尋不出預備的痕跡，它往往出於作者自己的意料之外。根據靈感的作品大半都成得極快。第二，它是不由自主的。希望它來時它偏不來，沒有期待它來時，它却驀然出現，作者在得靈感時常超過自己平素的能力。平素他所不能做到的在靈感中他可以輕易地做到。由於靈感的作品往往比純恃藝術手腕的作品價值較高。

因為靈感有這兩種特徵，古時學者大半都把它看作神的啓示。在靈感之中彷彿有神憑附作者的軀體，暗中在醞釀他的情思，驅遣他的手腕。作者對於得自靈感的作品祇是坐享其成。這種信仰是很普遍的。希臘人以爲各種文藝都有一個女神（Muse）主宰。在原始社會中，詩人大半就是預言者，他是代天傳旨的。西方詩人做史詩，在開章中往往有一段照例的招邀詩神的話。中國文學家也有「下筆如有神助」之說。相傳江淹有一夜夢見郭璞向他說：「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他探懷中得一枝五色筆，便還給郭璞。他以後做詩，就絕無美句。這也是相信天才由於神鬼的憑藉。

但是在科學界中這種神秘的解釋已經不能成立了。依近代心理學家說，靈感大半是由於在潛意識中所醞釀成的東西猛然湧現於意識。我們最好擇幾種類似靈感的潛意識現象來研究一番，然後拿牠們來比較靈感，就可以見出靈感究竟是什麼一回事了。（「潛意識」和佛洛

德所說的「隱意識」不同，詳拙著「變態心理學」。）

人於意識之外，還有潛意識，潛意識也可以作想像思考的活動，這是近代心理學上已成立的事實。最顯著的例子是「自動書寫」(Automatic writing)。有一種病人在專心做一件事或是和人談話時，你攜一管筆在他的手裏。同時用針刺他的麻木的部分，他意識中雖沒有痛感，而手則在描寫被針刺的經驗。催眠狀態也狠相類似。受催眠者的言動和在醒時的言動往往不同。在醒時沒有膂力，在催眠中他可以舉起平時所不能舉起的重量。在催眠中他忘記催眠前的經驗，在催眠後他又忘記催眠中的經驗。「後催眠的暗示」更加奇怪。你吩咐受催眠者在醒後某時某刻做一件事，他醒後雖然記不起你所吩咐的話，到了時刻却不由自主地無意地把你所吩咐的事做得一字不差。從這些事實看，可見一個人可以有兩重或多重人格。在意識中他呈現一種人格，在潛意識中他又呈現另一種人格。受催眠者和患睡行症者的潛意識往往可以湧上浮面來把意識完全遮蔽起，於是有「人格的交替」。哲姆士舉過一個例子：一個人跌下火車之後，把原來的經驗都忘記，在一個鎮市上做了幾個月的小生意。有一天他忽然醒過來，發見身旁事物都不是習見的，纔自疑何以走到這麼一個地方。旁人告訴他說他在那裏做過幾個月的小生意，他絕對不肯相信。他在做小生意時，就專靠潛意識的活動。

靈感和這種潛意識的活動是屬於一類的，所不同者，在「人格的交替」中潛意識完全把意識遮蔽起，在靈感中潛意識所醞釀成的意象湧現於意識中，而意識仍舊存在。至於潛意識的活動是否與意識的活動相同，想像的進行在潛意識中和在意識中是否遵照同一原理，心理學家對於這種問題還沒有定見，佛洛德派學者的「壓抑說」和法國變態心理學者的「分裂說」都各有難點。不過有兩點我們是可以斷定的。第一，潛意識的活動大半仍依聯想作用。在潛意識中聯想不受意識和理性的節制，活動更較自由，所以潛意識的想像比意識的想像更豐

富，在意識中所搜索不得的往往可以在潛意識中醞釀成功。不過因為缺乏理性的節制，潛意識的想像也往往比較錯亂無章，所以潛意識所醞釀成的須經過意識的潤飾，纔能成為完美的作品。第二，在潛意識中，情感的支配力較在意識中更大，這也是因為理智弛懈的緣故。潛意識估定價值的標準也全是情感，意識所認為微細的東西如果帶有濃厚的情感，在潛意識中可以佔極重要的地位。創作受情感的影響大半都在潛意識中。佛洛德以為文藝是慰情洩慾的東西。就潛意識說，這話頗近於真理。

靈感既起於潛意識的醞釀，所以雖似突如其來，却不是毫無預備。比如上文所說的哥德寫維特的例子中就很容易見出預備的痕跡。他自己鍾愛夏綠蒂，久萌念自殺，他自己的經驗恰如他在維特中所描寫的。這本書的情節在他的潛意識中醞釀已許久。耶路薩冷的情節和他自己的經驗很相似，這個類似點就成了點燃一大堆火藥的導火線。所謂靈感，就是埋伏着的火藥遇到導火線而突然爆發。靈感也要有預備，所以想一部書的布局或是作一個數學難題，費過一番心血之後，就可以把它丟開不去再想，姑且去頑幾天或是改做旁的事，讓所想的東西在潛意識中去醞釀，到了成熟時期，它自會突然湧現。大數學家潘嘉賽（Poincaré）的數學發明大半是在街頭閒逛時於無意中得到的。文藝的創作道理也是一樣。許多人不知道發明和創造在潛意識中都早已有預備，便以為它們是「湊巧」「機會」，實在是誤解靈感的性質。

在潛意識中醞釀成的意象何以特別在某一時節纔湧現於意識呢？這個問題也值得研究。概括地說，意識作用弛懈時，潛意識中的意象最易湧現。所以藝術家自述創造經驗，往往以為創造時的心境有如夢境。音樂家瓦格勒（Wagner）的來因河的黄金三部曲的開場調就是在夢境作成的。據他的自傳說，三部曲已完全寫成時開場調仍沒有想出，他方乘船過海，晝夜不能安眠，有一天午後，他倦極纔得微

睡，彷彿覺得自己沈在急流裏面，聽到流水往後澎湃的聲音自成一種樂調。醒後他便根據在夢中所聽到急流的聲音譜成三部曲的開場調。每個人大概在夢中都做過很好的文章或是說過很漂亮的話。英國詩人考洛芮荃（Coleridge）的忽必烈汗就是夢境的作品。他本來嗜鴉片，有一天醉後坐在椅上睡着。臨睡前他在一部遊記裏讀到這一句話：「忽必烈汗令在此地建一座宮殿，並且修一個堂皇的花園，於是一道圍牆把十里肥沃的土地都圈在裏面。」在三刻鐘的熟睡中他夢見根據這個典故做成二三百行詩。剛醒時他還記得清楚，於是取紙筆把它趕快寫下。寫到數十行時，忽然有客來訪，把他的思路打斷了，客去後則夢中所見已模糊隱約，不能續寫。他所寫下來的五十三行為他的全集中三傑作之一。在中國文學史中我們也常遇到同樣的事。劉後村的沁園春詞序說：「癸卯佛生之翼日，夢中有作。既醒，但易數字。」傳說周美成的瑞鶴仙詞也是夢中作的。他在「夢中作此詞，既覺而不知所謂。」這兩首詞也都是名作。這種傳說固不一定可靠，但詩人們相信在夢中可作詩，仍是事實。

靈感有時來有時不來，於是藝術家想出種種方法來招邀它。招邀靈感的方法也狠可注意。意大利戲劇家阿爾菲芮（Alfieri）在聽音樂時想像力最盛，他的作品大半是在聽音樂時想成的。李白在飲酒時創作力最大，杜工部有「李白斗酒詩百篇」之語。美國亞倫坡（Allen Poe）英國笛昆塞（De Quincy）都藉助於鴉片。法國的福爾特（Voltaire）和巴爾薩克（Balzac）都藉助於咖啡。莫泊桑藉助於以太，據他自己說，庇耶和姜恩一部小說都全是受以太的影響而寫成的。德國詩人席洛在創作時歡喜嗅爛蘋果的氣味，他的寫字檯上常擺幾隻爛蘋果。他在創作時又常喜把腳浸在冷水裏。盧梭有所思索，則露頂讓赤熱的太陽晒頭腦。密爾敦作詩歡喜躺在床上。摩薩（Mozart）在製曲之前常作醫操。尼采要在散步時思想纔容易湧現。中國的李長吉也有「驢背尋詩」的故事。歐陽修在歸田錄裏說：「余生平所作文章多

在三上，乃馬上枕上廁上也。蓋惟此尤可以屬思耳。」這些招致靈感的方法的目的不同，有些是在提起精神，但是大部分是要造成夢境，使潛意識中的意象容易湧現。音樂，鴉片，酒，強烈的日光以及騎馬登廁都有催眠的功效。

文藝的創造還有一件有趣的事實，就是意象的旁通。這也有時起於潛意識的醞釀。詩人和藝術家尋求靈感，往往不在自己「本行」的範圍之內而走到別種藝術範圍裏去。他在別種藝術範圍之中得到一種意象，讓它在潛意識中醞釀一番，然後再用自己的特別的藝術把它翻譯出來。郭若虛在圖畫見聞錄裏所記的吳道子一段故事就是最好的例

「開元中，將軍裴旻居喪，詣吳道子請於東都天宮寺畫神鬼數壁，以資冥助。道子答曰，『吾畫筆久廢，若將軍有意為吾纏結舞劍一曲，庶因猛勵以通幽冥。』旻於是脫去縗服，若常時裝束。走馬如飛，左旋右轉，揮劍入雲，高數十丈，若電光下射，旻引手執鞘承之，劍透室而入。觀者數千人，無不驚慄。道子於是援毫圖筆，颯然風起，為天下之壯觀。道子平生繪事，得意無出於此。」

這就是把從劍術所得來的意象翻譯於圖畫。我們也可以說吳道子從劍術中得到靈感。劍術的意象和圖畫在表面上本不相謀，但是實在默相會通。畫家可以從劍的飛舞中得到一種特殊的筋肉感覺把它移來助筆力，可以得到一種特殊的胸襟把它用來增進圖畫的神韻和氣勢。唐朝草書大家張旭常自道經驗說：「始吾見公主擔夫爭路，而得筆法之意；後見公孫氏舞劍器而得其神。」王羲之看鵝掌撥水的姿勢，取其意為書法；司馬子長遍遊名山大川之後，文章的氣勢日益浩壯，都是由於意象旁通的道理。意象可旁通，所以藝術家如果想得深厚的修養，不宜專在「本行」之內做工夫，應該處處玩索。雲飛日耀，風起水湧，花香鳥語，以至於樵叟的行歌，菱婦的野哭，當其接觸感官時，我們常不自覺其在心靈中可生若何影響，但是一遇揮絃走筆，它們

都會湧到手腕上來，在無形中驅遣它動作。在作品的表面上雖不必看出這些意象的痕跡，但是一筆一劃之中都會潛寓它們的神韻和氣魄。這些意象的蘊蓄就是靈感的培養。

(朱光潛先生的「拉歐孔雕像」下期登載。)

德國浪漫派

H. Heine

在德國，浪漫派是什麼？

無非是中世紀詩藝的復興，像在那時的詩，圖畫，雕刻，其他藝術和人生裏所表現的那樣。但是這種詩是由基督教裏發展出來的；它是一朵從基督的血裏開放出來的洋蓮。我不曉得這朵慘淡的花在法國是否也像在德國叫着洋蓮，又不曉得一般的傳說是否也拿這同樣神秘的來歷附會到身上。以這朵雜色，慘淡的花的花托上可以看到基督遭難時所用工具的假象，如鎚，鉗和釘子等等。這朵花並不醜惡，只是神怪一點；它的形態能叫我們的心靈裏起一種恐怖的快感，像那生於憂愁的驚心而甜美的情緒似的。在這方面洋蓮花正好像是基督教最切合的象徵，基督教的最動人的魔力就是困苦中的快樂。

雖然在法國，基督教和羅馬天主教是二而一的名稱，但我來鄭重聲明我這裏所指的只是後者。我指的那派宗教，它最初的教條有排斥肉慾的一項，它不僅承認靈優於肉，並且企圖絕滅後者以推崇前者。我指的那派宗教，由於它那反自然的使命，罪惡和虛偽才來到人間；由於它加於肉的譴責，感官上最純潔的完美被目為罪惡；並且，因為全然的靈是不可能的，於是虛偽的發生就無可避免了。我指的那派宗教，它以教人擯棄一切人世的歡樂和教人奴伏地自卑和神怪般地忍辱，成為獨裁政治的最有力的護符。現在人們已經認識那派宗教的本質

，不再耐煩聽那死後升天的空話；他們知道物質世界本有它自身的美點，它並沒有完全被交付給惡魔，他們擁護人世的歡樂，人世就是神聖的美麗之園，是我們人類本有的遺產。正因現在我們很充分地瞭解那絕對精神上的一切結果，我們有把握地相信天主教的宇宙論終歸要消滅；因為每個時代都像獅妖（Sphinx）一樣，只要它的問題被人一下猜着，它立即投下深潭。

我們絕不能否認天主教的教理在歐洲所產生的福利。恐怖的大物質主義在羅馬帝國之下伸展着並且對一切人類的智識光榮加以破滅，那些教理正好用來作為由這物質主義而生的一種健全的反動。正像前世紀的荒淫事蹟證明法國大革命的產生，正像攝政時期（註一）以後法國貴族的供狀，熟知這供狀的人，會認為恐怖統治是必須的良藥；同樣，苦行精神主義能夠健在，也很明顯，只須一讀裴特龍尼烏斯或亞布列亞斯（註二）的書，這書可以看做是證明基督教的產生的。在羅馬的世界裏肉已變得不可堪，不得不用基督教義來洗滌一下。特利瑪爾奇俄（Trimalchio）酒宴之後，用餓治療正是必須的，基督教恰合這樣的用處。

已經衰老的登徒子是否打算用鞭打的方法，來刺激他那戕賊過度的肉體使它恢復淫樂的能力？晚年的羅馬是否打算投身於僧侶鞭撻之下，而從苦刑中發現極樂，從痛楚中尋找豔福？

不幸的過度！它剝奪了羅馬政體的最後力量。羅馬並非毀在帝國二分之一之下。在波斯婆魯斯河上和泰倍河（註三）上，羅馬同是被這一種猶太精神論所侵蝕，在兩方面羅馬歷史都成了慢性死亡的記載，一種垂延了幾百年之久的死的呻吟。大概那被殺的猶太人（註四）是打算借着把那精神主義傳送給羅馬人，向這勝利的敵人報仇，就像垂死的馬妖（註五）狹窄地哄騙朱比德的兒子穿上那塗着它的毒血的死衣，實際上，羅馬，這個國度間的赫萊克利斯，果然被這猶太的毒藥所侵蝕，以致盔甲由漸形衰弱的肢體上脫落，強烈的戰爭聲響，變

爲僧侶們裝腔的祈禱和太監們的呻吟。

但是能使前代衰弱的會使後代強盛。精神主義對於北方過強的民族有很好的功效；少壯的野蠻人因基督教而靈化；於是歐洲的文化開始了。這是基督教的可贊許而神聖的一方面。天主教在這方面得到我們敬仰和贊美中最高無上的稱號。由於那偉大而親切的教義它控制了北方野蠻民族的獸性，馴服了他們的殘酷的物慾。

中世紀的藝術作品證明精神制馭物質；那正是它們整個的目的。那時代的史詩可以按照它們表現那種制馭的程度很容易地分類起來。抒情詩和劇詩此處不打算說，因爲後者那時根本沒有，前者正和各時期的一樣，好像每年春天的夜鶯歌。

中世紀的史詩雖然可分爲宗教和世俗兩種，但是這兩種在本質上都是屬於基督教的；因爲如果宗教詩專談那獨認做神聖的猶太民族和它的歷史的話；如果它的題材都是新舊約裏的人物，以及他們的傳說——簡單地說罷，就是教堂——那麼世俗詩裏面所影射的也還全是那時代基督教的觀點和目標。中世紀德國宗教詩之花大概要推「巴拉姆和約沙伐」（註六）了吧，在這首詩裏面自裁，克己，隱晦，和絕滅一切人世歡樂的教義都一貫地表達出來。其次要推「聖安娜讚」（註七），但是後者顯然有世俗題材的傾向。它和前詩在一般性上的差異有些像德國舊時對神怪的表現和拜贊庭（Byzantine）神像之不同。正如在那些拜贊庭圖畫裏一樣，我們在「巴拉姆和約沙伐」裏也看到那偉大的單純；那裏面沒有景色；莊嚴，理想的面孔，很精緻地襯托出來，好像在金灰色的地子上很露骨地襯托着似的。

在「聖安娜讚」裏和在舊德國圖畫裏一樣，副題似乎比主題更顯著；並且雖有露骨的襯托，每條細目仍是極仔細地寫出，使人不明白讚美哪個好，寫作的巨大的觀念呢，還是卑小的容忍。屋特弗列（Ottfried）的「福音詩」一般讀爲是宗教詩的傑作，較之這兩首詩不及太遠。

在上面所說的世俗詩裏，第一，我們看到如「尼伯龍根歌」

(Niebelungen) 和「英雄傳」(Heldenbuch) 的一類的傳奇。在這些詩裏前基督教的思想 and 情感的方式極爲顯明；野蠻勢力還沒馴化爲武士精神；北方倔強的鬥士還是像石人似地立着；基督教的和光 and 道德的氣氛還沒有穿透他們的鐵甲。但是古日耳曼的森林上正現着曙光，原始的拜物教正被打倒，在開擴的戰鬥場上基督教和異教正在角逐：這一切都在沙里曼大帝的逸事傳奇中描繪出來；甚至十字軍和他們的宗教的傾向都在那裏面寫照着。但是這時由這被基督教靈化了的野蠻勢力中發生出中世紀的一個特徵，就是武士制，最後提高爲宗教的騎士階級。早期的騎士階級在阿塞王(Arthur)的傳說裏是很光彩地描寫過，富於極動人的豪俠氣概，極周到的禮貌，和敢死的英勇。在這些故事的愉悅而異趣的，東方的，並且奇妙如花的五色繽紛中，我們遇到溫順的伽完，漂亮的湖上蘭斯勞特和誠實但有點討厭的魏伽羅斯(註八)。在這種傳奇之外又有一種相似而有關係的傳奇如「聖盃」(heiligen Gral) 之類的，在那些傳奇裏表揚着宗教的騎士階級。在中世紀像這樣的詩有「提秋爾」(Titurel)「巴西瓦爾」(Parcival) 和「羅亨格林」(Lohengrin) 三大部(註九)。由這幾部詩裏我們好像親眼看到浪漫的詩神；我們深深地看到她的大而悲慘的眼底，不等我們醒悟過來她已把我們推陷到她那學院哲學的羅網之中，並且把我們拉進了中世紀神祕主義的幽窟裡去了。但是在這時期中我們又看到一些詩並非毫無條件地向基督教的精神主義投降的；這些詩甚至還攻擊了精神主義，而且詩人擺脫了基督教的抽象道德觀，甘心投入艷麗肉感的妙境裏去。留給我們後人這類詩的傑作，「特利斯坦和伊索爾德」(Tristram und Isolde) 的詩人並不低級。老實說，這首中世紀最完美的詩的作者，戈特佛利·馮·斯特拉布格(註十)，怕是那時期的最高的詩人。他甚至高出瓦爾佛郎姆·馮·艾森巴赫(Wolfram von Eschenbach) 的宏偉，這位的「巴西瓦爾」和「提秋爾」是很被人稱道的，在現在多讚賞戈特佛利兩句也頗使得。

但在當時他的書和那一類的詩，甚至連「蘭斯勞特」在內，都被目為褻神和危險的。佛郎塞斯嘉·達·波蘭鐺（註十一）和她那漂亮朋友因在一起讀這樣一本書而受到重懲——實際上，事實証明了更大的危險，就是他們突然停住不讀了。

中世紀一切的詩有和希臘，羅馬，詩不同的一種明確性。關於這個不同之點，前者叫做浪漫派，後者叫做古典派。然而這兩個名詞並不正確，直到現在還在引起最激烈的糾紛，我們叫了古詩是古典的，又叫它做造形的，那麼糾紛就更甚了，特別是在這一點上發生了誤會；因為藝術家就該永遠用造形的手段應付他們的主題了。無論主題是基督教的或異教的，它都應該用清楚的輪廓畫出。簡括說來，現代的浪漫藝術和古代的藝術都一樣應該以造形的形體為主要點，事實上，但丁「神曲」或拉斐爾的畫裏的形體不是像味吉爾（Virgil）的或赫枯蘭奴姆（註十二）牆上的形體一樣造形麼？不同點是這樣的，古代藝術裏的造形形體是和那所描寫的事物合一，和藝術家所打算表達的概念合一。譬如，奧狄休士（Odysseus）的漂流不過說那麼一個人的漂流，他是萊爾提（Laertes）的兒子，潘迺羅沛亞（Penelopeia）的丈夫而名叫奧狄休士的。還有，天窗上可以看見的巴枯士（註十三）不過是賽美烈（Semele）的可愛的兒子，他的眼睛帶着一種勇敢而慘淡的神氣，在那溫柔弧形的口唇上含着動人的甜美。而在浪漫的藝術裏，一位騎士的漂流就有神秘的特點；漂流也正指示一般人生的紛亂。被除滅的毒龍就是罪惡；那棵遠遠地向着英雄散播着含有激勵意義的香氣的杏樹就是三位一體：聖父，聖子和聖靈，三者合而為一，就如殼，纖維，和核心合為一顆杏仁一樣。荷馬描寫一副鎧甲，那也不過是抵得過那麼許多頭牛的一副好甲而已；但是中世紀的和尚在詩裏描寫聖母的衣裳的話，你可以相信，那衣裳的每一條皺紋他都用來表示某種特殊美點，清白的聖母瑪麗的神衣裏面暗藏着非常的意義；因為她的兒子是杏仁的核心，她是很合宜地在詩裏被寫作為杏花。

這就是中世紀詩的性質，人們叫它做浪漫的。

古典藝術必須寫照有限制的，它的形式可以和藝術家的概念合而為一，浪漫藝術則必要表現或甚至象徵無限制的和精神上的，因此不得不請教那傳統的或寧說是比喻式的象徵的一類體系了，正如耶穌自己也曾打算用漂亮的比喻來解釋和暢曉他的神旨。因此形成了中世紀藝術產品裏的神秘，啞謎式，奇特和超人間的特點。幻想發瘋似地打算借具體的形像來寫照那純粹無形的，而在這樣的徒勞中鬧出極大的悖謬；它把俄薩堆在斐利翁上面（註十四）把「提秋爾」堆在「巴西瓦爾」上面來接近天堂。

斯基迪那維亞人，印度人和別的民族都發生過同樣的幻想所造的驚人惡果，他們同樣是打算借詩來表現那無限制的；在他們裏面我們也看到可認為浪漫派的詩。

但人類的才智能改移缺點的本身，許多畫家竟能美麗地，卓越地完成了不自然的工作。特別是意大利人的確犧牲了一些靈性來贊揚美麗，他們自身飄揚到一個理想裏，這理想在瑪多那（註十五）的許多表現中已達到完美的程度了，只要一提到瑪多那，天主教的僧侶就向肉感讓步。這樣參和着母愛和母憂的一幅純美的圖像應該受到詩人和畫家的崇仰，並且應該被人加上一切能夠動人感官的魔力。因為這幅圖像是一塊磁石，它把大眾拉進了基督教範圍之內；瑪多那，瑪麗亞是天主教的女老闆，她勾引了她的顧客，特別是北方的野蠻民族，而用她那神人的微笑牢牢地穩住他們。

中世紀的建築和別的藝術性質一樣，因為那時期中生活的表現很驚奇地融合在一起。在建築上和詩上一樣，這種比喻的傾向是很明顯的。當我們走進一處古寺，我們難得有石塊上象徵神秘意義的暗示。內心裏只有一般的印象。我們覺到精神的飛揚和肉體的卑落。寺內是一座空洞的十字架，我們在宗教屠殺的刑具中走着，雜色的窗戶投

射着紅光綠光在人身上，像血和膿的點子一樣；超度亡魂的輓歌聲響徹了旁殿；我們脚下就是墓碑和死者；靈魂隨着高大的柱石，痛苦地擺脫了肉體，扶搖直上，而肉體却像脫下的衣裳一般地沉入了泥土之中。如從外面看這類戈特（Goth）教堂，看這種巨大的建築，造得那樣輕巧，精緻，美麗，明朗得好像雕砌成的似的，好像大理石製的巴拉本（註十六）花邊似的，那麼他才會理解那種藝術的力量，它那處理石頭的技巧已能把這頑實變得神妙化，足以表現基督教的精神主義。

但是這些藝術只是人生的寫照；天主教一走出日常生活，它就枯萎，離去藝術而死掉了。在宗教改革時期天主教的詩在歐洲漸漸消滅，起而代之的是長久淹沒的希臘詩的再生。事實上，它只是人工的泉源，園丁的而非太陽的工作；樹和花插在窄小的盆裏，玻璃製的天給它們禦風和寒冷的天氣。

在世界史裏某一事件不會是另一事件的直接的結果，而是一切事件都彼此影響和反響着。並不僅僅由於君士坦丁陷落後移殖到我們這裏來的那般希臘的學者，我們的愛好希臘藝術而且竭力摹倣它才普遍起來的；而是藝術和生活一樣，當時都有新教在聳動着。偉大的美第其（Medici），李俄第十（註十七），正像路德一樣是一位熱心的清教徒，並且像在魏登堡（註十八）抗議書是用拉丁文呈進的一樣，在羅馬那抗議書是刻在石上，有顏色，又是八行詩體寫的。米開蘭基羅的强有力的石像，糾羅，羅曼挪（註十九）的山妖的笑臉，梅塞魯多味可（Messer Ludovico）詩裏的醉生夢死的歡樂不是給古舊，晦暗，木板的天主教下了對立的抗議麼？意大利的畫家攻擊教會的愚民政策比撒克森的神學家怕更有效。替善（註二十）的畫裏有光彩的肉體——那全是單純的新教精神。他那維納絲（Venus）的肢體就是比較德國的僧侶在魏登堡教堂門上所釘的還基本的條文，人類好現突然擺脫了千年的束縛；尤其是藝術家，當基督教的大如阿爾帕山的重累由

他們的胸中除開的時候，他們興奮地投進了希臘的慈愛的海裏，在那浪頭上美麗的女神又出來會見他們；畫家又來描繪阿林普斯山上天神之樂；雕刻家以舊日的欣愛，從大理石塊上鑿出古代的英雄；詩人又來歌咏阿秋斯（註二十一）和萊烏斯（註二十二）二家；古典詩的新時代於是起來了。

在法國路易十四的治下新古典詩表現出一種十分的完美，甚至還有若干的創作力。經這「偉大帝國」的政治影響新古典詩普及到歐洲各處。在它已經着手的意大利，它染上了法國的色彩；安茹（Anjou）把法國悲劇裏的主角帶到西班牙；新古典詩伴送了亨利艾塔公主（註二十三）到英國去；事實上，我們德國人仿效粉飾的凡爾賽的奧林普斯，造成了我們拙劣的藝術寺院。這寺院的高僧就是歌特賽（註二十四）那位戴假髮的老頭，歌德在他的回憶錄裏很生動地描寫過的。

萊辛（Lessing）是文藝的阿米尼烏斯（註二十五），他把我們的戲劇從外來的規律中解放出來。他指出我們摹做法國戲劇的無聊，荒唐和無味，法國戲劇本身也只是希臘的摹倣物。他成爲德國現代創作文學的始祖，不僅因爲他的批評，也因爲他自己的藝術作品。智識的一切路徑，生活的一切方面，這人都用不偏激的熱情從事研究過。藝術，神道，考古，詩，戲劇批評，歷史，他都一心一意地攻讀過。在他的一切作品裏可以感覺到同一個偉大的社會意義，同一個進化的人本主義；同一個唯理的宗教，這教的約翰就是他，這教的救世主我們仍在期待着。他永遠傳佈着這教，可是，唉！總是孤單單地一人在沙漠裏。尤其是，他沒有變石成飯的技術。他的一生大部分虛度在貧苦中——這種不幸幾乎折磨了德國一切偉大人物，它或許只有政治的解放才能克制得了吧。萊辛對於政治問題發生興趣比較我們想像的更甚，——這個特點在他同時的人裏面是找不到的。現在我們只有依據「艾米利亞·迦羅提」（Emilia Galotti）裏他關於小暴君主義的描寫才

能理解他的觀點的內容。他那時只被目為智識解放的戰士和教會的偏執的仇敵；他的神學著作比較容易瞭解些。曾被厄仁·羅德利格(Eugène Rodrigue)譯成法文的「關於人類教育」的片段，大概可以讓法國人略知萊辛的才智範圍的廣闊。他那兩部對於藝術有影響的批評作品是「漢堡佈景學」(Hamburger Dramaturgie)和「勞貢，或關於畫和詩的範圍」(Laokoon, oder ueber die Grenzen der Malerei und Poesie)。他的最好的劇作是「萊米利亞，迦羅提」「明那·馮·巴思赫爾姆」(Minnavon Barnhelm)，和「智者那丹」(Nathan der Weise)。

歌特荷·艾佛瑞姆·萊 (Gotthold Ephraim Lessing)，於一七二九，一月二十二日生在勞席茲 (Lausitz) 的迦曼茲 (Kamenz)，一七八一，二月十五日死在伯龍斯衛格 (Braunschweig)。他是一個完人，他向古舊的東西發出抨擊的論戰，同時他也創造着新的和更好的東西。一位德國的作者說，「他像那些虔誠的猶太人似的，他們在第二次建造寺院的時節，常常遭到敵人攻擊的侵擾，於是用一隻手對敵搏戰，用另一隻手在神殿裏繼續工作。」這裏不能充分地討論萊辛，但我忍不住要說，在全部文學史中他是最愛的作家。

我在這裏希望提起另一位作家，他以同樣的精神和旨趣工作着，而可目為萊辛的最正當的承繼者，實在，這位作家的批評在這裏是不合宜的，因為他在文學史裏特佔了孤零的地位，他和他的時代以及同時的人的關係至今還不能明確地說出。我指的就是約翰·戈特佛利·赫德 (Johann Gottfried Herder)，一七四四年生於東普魯斯的莫龍根 (Mohrungen)，一八零三年死於撒克森 (Sachsen) 的魏馬 (Weimar)。

文學史是一所大陳屍處，到那裏人人可以找出近於或親於他的死者。在這許多渺小人物的死屍堆中，當我看見了一位萊辛或一位赫德的軀體時，我的心被熱情激盪了。我怎能不在你那慘白的臂上迅速地

一吻就走過去呢？

但是，如果萊辛當真絕滅了法國，希臘文藝的奴性摹倣，而他却因引人注意希臘古代真正的藝術作品，多多少少激發了新的而同樣無聊的摹倣。由於他向宗教迷信的抨擊，他甚至推進了一次狹小，無味的啓蒙運動，那時在柏林很爲盛行，神聖的尼可來（註二十六）是它的主要代言人，「德意志百科辭典」（allgemeinen deutschen Bibliothek）是它的兵工廠。最卑劣的凡庸開始抬頭，比以前更要惡俗。軟弱，無聊，平凡在故事中像隻癩蛤蟆似地伸展着。

認爲那時已經現身於世的歌德已得到一般人的認識，是錯誤的。他的「歌茲·馮·柏利辛根」（Goetz von Berlichingen）和「維特」（Werther）確是受人熱烈的歡迎，但是最凡庸的笨手的作品也何嘗不這樣受人歡迎，而歌德在文藝的廟壇裏只佔了一個小角落罷了。前面說過的「歌茲」和「維特」受大眾歡迎是實在的，但這由於它們的題材的緣故多而由於它們的藝術價值的緣故少，藝術價值只有少數人能夠瞭解的。在這些傑作裏面，「歌茲·馮·柏利辛根」是寫武士道的戲劇式的小說，這樣的文體那時很盛行。在「維特」裏面讀者只見到關於生活中一個片段的鋪張的敘述——就是一個青年耶魯撒冷（Jerusalem）的故事，這個青年因失戀自殺，因而激動了他那沈寂的時代。同情淚灑遍了他的動人的書信，有人明眼看出，維特從貴族社會裏被驅逐出來的那種情形必定更增加了他那厭世的心。關於自殺的討論使這書更值得注意，有些傻子想起學維特來自殺，因此這書很駭人聽聞。奧古斯德·納馮丹（註二十七）的小說也有同樣的結果，而且後者是一位多產的作家，所以他較烏爾夫岡·歌德更爲出名。魏蘭（註二十八）是那時期的大詩人，他的唯一的對手就是柏林的郎姆勒（Ramler）。魏蘭受人如偶像似的崇拜比歌德更甚。伊夫蘭（Ifland）以他的多愁善感的家庭戲劇和柯柴布哀（Kotzebue）的富於陳腐的戲謔的滑稽劇操縱了舞台。

在前世紀的末年，正為反應這類文學，在德國新起了一派，就是我們所謂的浪漫派。這派的領袖就是奧古斯特·威廉·釋勒格（August Wilhelm Schlegel）和佛利德·釋勒格（Friedrich Schlegel）。這兩位弟兄和許多他們同道的人時常來去的然那（Jena）就是新審美主義發源的中心地。我故意地說主義，因為這派最初是做過去的藝術作品的批評，未來藝術作品的良方。在這兩方面釋勒格派對於審美批評都有貢獻。批評過去的藝術作品，或是從它們的缺點和不完善處着手，或是表白它們的價值和美點。在論戰，暴露藝術缺陷和不完善的方面，釋勒格完全摹做了萊辛；他們搶了他的大刀，但是奧古斯特·威廉·釋勒格的胳膊太弱，他的兄弟佛利德的目光又被神秘的黑霧所蒙蔽；前者不像萊辛砍殺得有力，後者不像萊辛那樣有把握，能指點着砍殺。在復起的批評中，藝術作品裏的美點應當清楚地指出，對於個性須要有仔細的理解，並且這一切都應當使人易懂，在這方面，釋氏弟兄遠不及萊辛。關於他們產生傑作的良方，這一點我該說什麼呢？這裏釋氏弟兄和我們看到萊辛所表現的弱點一樣。後者也是在否定的方面強而在肯定的方面弱；他難得訂下一條基本的原則來，尤其是正確的原則。他沒有哲學的牢固的基礎或者綜合的系統。在這一點，釋氏弟兄的缺陷更大。許多關於費希特（Fichte）派的觀念論和謝林（Schelling）的自然哲學給與浪漫派的影響的小說盛行起來，甚至後者完全是前者（前者指費希特和謝林派哲學，後者指浪漫派——譯者）的結果，這也被人証明了。然而我頂多只能發現費希特和謝林的幾條片斷思想的痕跡，絕看不出有哲學系統的印像。事實上，謝林那時在然那講學，個人對浪漫派有很多的影響。謝林也可算得是位詩人，這事在法國一般人不很知道，據說他仍懷疑他是否應該把他的全部哲學著作作用詩的形式，甚至用韻律的形式，出版。這樣的懷疑正表現這人的特性。

但是，如果釋氏弟兄不能替他們所指為他們那派詩人的傑作訂下

明確，可靠的理論，他們就以介紹過去最好的藝術作品作模範和讓他們的生徒都易瞭解來彌補這個缺陷。這些都主要地是中世紀的天主教的作品，莎士比亞正站在這派藝術的前綫，帶着新教的清明色彩，含笑踏進我們的現時代，他的作品繙譯過來只爲了論爭的目的；因限於篇幅只好省却不談。發起的人是奧古斯特·威廉·釋勒格，那時對於中世紀傾向的熱烈還沒到極點。後來，真到極點的時候，迦爾德龍（Calderon）也被介紹過來，他的地位更遠在莎氏之上。因爲迦爾德龍的作品所帶的中世紀詩的印痕最顯——特別關於騎士制和寺院制的兩個重要時期，這位西班牙僧侶詩人的敬神喜劇現在被奉爲模範，他們的詩中的花灑上了聖水和聖規的香氣，染上了他們一切虔誠的偉大，祭司的尊崇，和他們的一切神旨，於是德國盛行着荒唐地虔誠的和胡亂地深奧的詩，人人認爲是風氣，去發瘋地稱賞這類詩，像在「皈依十字架」（Andacht Yum Kreny）裏面那樣，或是爲聖母而戰爭，像在「不變心的國王」（Standhaften Prinzen）裏面那樣。柴哈利阿斯，魏納（註二十九）更做得無聊到幾乎被當局拘進瘋人院去。

（于貝木譯）

（註一）指法國腓力浦，奧林斯大公（Philip, Duke of Orleans）（1715-23）攝政時期。

（註二）裴特龍尼烏斯（Petronius），羅馬皇帝尼羅（Nero）的廷臣，傳爲「薩提里孔」（Satyricon）的作者。亞布列亞斯（Apuleius）羅馬凱撒大帝時人，著「金驢記」（Golden Ass），宣揚異教，以抵制外來的基督教。

（註三）波斯婆羅斯可（Bosporus），東羅馬首都君士坦丁所在。泰倍河（Tiber），西羅馬首都羅馬（Rome）所在。

（註四）指耶穌。

（註五）希臘神話故事。馬妖（Centaur）和宙斯（Zeus）的兒子赫拉克利斯（Heracles）戰，被殺，臨死用它的毒血染衣，誘它的敵人穿上，以爲報復。

(註六)「巴拉姆和約沙伐」(Barlaam und Josaphat), 佛教書, 記述釋迦的身世和基督教的關係。譯成希臘, 拉丁, 英, 德諸國文字, 流傳甚廣。德文的最初譯者不詳。

(註七)「聖安娜讚」(Lobgesang auf den Heiligen Anno), 作者不詳。安娜(約1010-1075), 可隆(Cologne)的大主教。

(註八)伽完(Gawain), 蘭斯勞特(Lanzelot)和魏伽羅斯(Wigalois)都是阿塞王故事中的人物。

(註九)三部都是關於阿塞王故事的書。

(註十)Gottfried von Strassburg, 德國中世紀的詩人, 大約生於十三世紀初葉, 身世不詳。

(註十一)Francesca da Polenter 她和她丈夫的兄弟戀愛, 同讀「蘭斯勞特」後同被殺。但「神曲」的「地獄」篇中有她自述他們的熱情, 很動人。

(註十二)Herculaneum, 意大利古城, 位於那普爾斯(Naples)和旁貝依(Pompeii)之間。

(註十三)Bacchus, 他是天神宙斯(Zeus)和凡女賽美列(Semele)的兒子一名代阿尼蘇斯(Dionysus), 被人尊為酒神。

(註十四)Ossa 和 Pelion 是希臘奧林普斯山(Olympus)附近的山。相傳人們(Giants)把兩山堆疊起來和奧林普斯山比較高下, 就是他們向宙斯挑戰。

(註十五)Madonna, 即聖母。

(註十六)Brabant, 比利時省。以石礦出名。

(註十七)Leo X. Medici 是意大利望族, 歷代的教皇都經這族選出。Leo X. 也是其中之一。

(註十八)Wittenberg, 路德在比地教堂公布他的宗教改革的條文。

(註十九)Giulo Romano, (1499-1546), 拉斐爾(Raphael)的門徒, 羅馬畫派的領袖。

(註二十)Titian, (1477-1576), 維尼斯(Venice)畫派的領袖。

(註二十一)Atreus, 阿格蠻農(Agamemnon)之父。他家兄弟, 叔姪, 母子, 夫妻互相殘殺, 極人類的慘劇。希臘詩人多吟咏這家的事蹟。

(註二十二)Laius, 奧狄普斯(Oedipus)弑父妻母, 為希臘詩劇中逆倫的悲劇。其父即 Laius。

(註二十三) Henrietta, (1609--1666), 法王亨利十四之女, 英國查理士第一皇后。

(註二十四) Gottsched, (1700-1766), 德國作家和批評家, 其父為路德派教士。

(註二十五) Arminius, 日耳曼民族英雄, 他打退羅馬軍, 解放他的民族。

(註二十六) Nicolai, (1733-1811), 德國作家和書商, 和萊辛, 曼德松 (Mendelssohn) 為文字交。

(註二十七) August La Fontaine, (1621-1695), 法國詩人和小說家。

(註二十八) Wieland, (1733-1813), 德詩人和散文家。

(註二十九) Zacharias Werner, (1768-1823), 德戲劇家, 著有「二月二十四」(Der 24. Februar)。

「農人皮爾斯之幻夢」

梁 實 秋

農人皮爾斯之幻夢 “The Vision of William concerning Piers the Plowman” 是英國十四世紀的一部詩。「農人皮爾斯」是夢裏的許多人物之一，不是做夢的人。做夢的人是威廉，他是此詩的作者，大概亦即是威廉朗蘭（William Langland）。

朗蘭是和巢塞同時的人。關於他的事蹟：我們知道的很少。他大概是生於一三三二年，（比巢塞約長八歲），在紹泊縣之 Cleobury Mortimer。他的父親大概是個農人，曾在牛津縣略有田產。他也許在 Malvern 讀過書，後來遷到倫敦，加入教會，以代人祈禱來維持生活。他自己說曾經結婚，他之所以在教會裏不得昇發，也許正是爲了這個緣故。他大約死於一四零零年，正是巢塞死的那一年。

此詩原名是這樣的：“Visio de Petro Plowman”。此詩的後面緊接着又有幾首詩，總名爲：“Visio de Do-wel, Do-bet, and Do-best”。我們現在要談的只是前面的與皮爾斯有關的那一部。

此詩抄本流傳至今者約在五十種以上，並且頗有出入，大別之可以說有三個根本不同的本子，今簡稱爲 A 本，B 本，C 本。A 本大概是作於一三六二年，涵有農人皮爾斯之幻夢（序幕，及詩八章），及 Vesio de dowel, dobet, and dobest（序幕，及詩三章）。B 本大概是作於一三七七年，內容大事擴充，皮爾斯之幻夢有序幕及詩七章，

但 Dowel 有序幕及詩六章，Dobet 有序幕及詩三章，Dobest 有序幕及詩一章，全書總名為“Liber de Piers Plowman”。C 本大約作於一三九二——三年間，內容更加冗長。一般學者公認，B 本為最佳。詩的體裁是模倣古英文的「頭韻體」(Alliterative metre)。

B 本的農人皮爾斯之幻夢，其內容 Skeat 教授曾作下列之提要：

序幕：羣衆紛集之廣場。作者旅途疲倦，在 Malvern Hills 小坐休憩，睡中得夢。在夢中，全世界似變為一「羣衆紛集之廣場」，各種職業的人均忙於工作。此廣場坐落在「真理之塔」及「幽窟」的中間。廣場中有農人，蕩子，隱士，商人，優俳，乞丐，香客，修道士，行脚僧，手持赦券的高僧，荒廢教職的牧師。還有一個國王，有天使向他進勸告。忽然看見有一羣老鼠，想要給貓掛個鈴鐺，後來有一隻聰明的老鼠打消了這計劃。還有法警，市民，商賈，工人，及招徠主顧的飯店主人。

第一章：忽然這作夢的人看見一位可愛的女郎，他便問她「真理之塔」的意義。她告訴他這是「造物主」之所居，他供給人類以生活的所需。那幽窟便是苦惱之城，「虛偽之父」住在裏面。他請女郎宣示她的姓名，她說她是「神聖的教會」，她並且教訓他「真理」是何等偉大的寶物，天使 Lucifer 是如何的因狂驕而墮落，信仰而無善行便是死的，登天堂的路是在愛裏面。

第二章：他問怎樣纔能辨識「虛偽」。她叫他轉過身去看看「虛偽」與「諂媚」。他回頭一看，二者之外還有一盛裝婦人。她告訴他這乃是「賄賂夫人」，明天就要和「虛偽」結婚了。「神聖的教會」於是就離去了。婚禮就安排好了，「聖職買賣」及「民法」宣讀「虛偽」與「賄賂」所將承受的遺產的字據。「神學」反對這個婚姻，駁斥其不合法處；衆允至西明斯特去解決。於是全體騎馬走出倫敦，賄賂騎着縣長，虛偽騎着法官。「狡詐」在前領路，不久到了王宮，國王賭咒說若捉到虛偽必定要重罰他。於是全都逃跑了，只撇下了

「賄賂夫人」被捕以去。

第三章：「賄賂夫人」被捕後即解至王前。法官告訴她決無大礙。爲要做出正直的樣子，他找到一位高僧在他面前懺悔，爲贖罪起見甘願給教堂窗戶裝換玻璃，她又勸市長法官都接受賄賂。國王提議她得嫁給「良心」；但是「良心」拒絕了，並且暴露了她的過失。她想要爲自己辯護；但「良心」駁倒她的論據，引證 Saul 的事蹟說明貪婪之罪惡，並宣稱「理性」終於一日支配全世界並懲罰爲惡之人。

第四章：國王令召「理性」；「理性」偕「機警」與「智慧」俱來。這時候「和平」入內，控訴「謬誤」。「謬誤」明知所控屬實，故賴「賄賂」之力誘致「機警」與「智慧」幫助他，並提議以餽贈收買「和平」。但是「理性」很堅決，不肯表示憐憫，勸國王依法嚴辦。國王聽從他了，請「理性」以後永勿離去。

第五章：作夢的人到這裏醒了，但醒了不久；於祈禱中又復入夢。夢中又見羣衆紛集之廣場，「理性」向大眾演講，告訴他們最近的風暴與疫癘是上帝的制裁。許多人聽了演講而受感動，開始悔過並且懺悔。「狂驕」首先認錯，發誓要謙抑。第二個是「奢侈」或「慾念」，發誓以後只喝白水。第三個是「嫉妒」，自承過去的惡念及加害於人的惡行。第四個是「憤怒」，是個行脚僧，他的姑母是個尼姑，他在修道院做廚子兼園丁，常挑撥人吵架。第五個是「貪婪」，他承認他如何說謊欺騙，放高利債，他不明白法文 Restitution 一字的意義，以爲即是偷竊之另一名詞。第六個是「饕餮」，他在赴教堂途中，走入倫敦酒店。他也懺悔改過，但在未先行大醉隨後自覺羞慚之前他仍然是不肯改的。第七個是「懶惰」，他是讀羅賓漢比背聖詩還熟的一個牧師，到野外捉兔子比讀聖徒傳還熱心。還有強盜洛伯特也懺悔了，請求饒恕，「懺悔」代悔過的人都祈禱了。於是大家都出發尋求「真理」，但無人識路。不久遇見一個香客，他是朝參過許多聖

地的，但是並未會到過「真理」的聖地。在這個時候農人皮爾斯纔首次出現，他說他和「真理」很熟識，於是把那條路描述給他們聽。

第六章：這一羣旅客還要一個人做嚮導，皮爾斯說等他耕完他的半畝地就領他們去。同時他給女人們和一位武士以許多好的勸告。在起身之前，他立下遺囑，然後派各人去做苦工。許多人都躲懶不肯工作，但都被「飢餓」的嚴厲手段給克服了。此後有很有趣的幾段描寫，關於窮人吃的東西，要求增加工資之罷工，短暫的繁榮所產生的不滿。

第七章：「真理」（即是天父）給皮爾斯一張赦罪券，特別為國王武士牧師及貧苦工人而製的，也是為幾個律師商人製的。有一個牧師懷疑這張赦罪券的真實，要看看它。爭執間，做夢的人醒了，於是關於農人皮爾斯的這首詩終止了，臨了是一篇演說，講教皇的赦罪券的價值之小，等到最後的偉大的一天，正直的生活是勝過僅僅信賴恩赦。

從上面的簡略的提要來看，可以知道這部詩有濃厚的宗教色彩，有陳腐的寓言體裁，有鬆懈的結構，這種種都不能使我們現代的人發生親切的興味與欣賞，但是我們要知道，此詩的作者根本不會想僅僅寫一部藝術完美的作品，他是有一肚子的牢騷，他是有滿腔的熱血，他是有一套話要向大家說，簡言之，這部詩在藝術上無論是怎樣的欠缺，他有一股悲天憫人的嚴重性。只此一點，即可以使農人皮爾斯之幻夢於某種意義上有比巢塞的坎特堡來故事集更高的位置。

要充分明瞭此詩的意義，須要知道一點歷史的背景。愛德華三世於一三二七年一月二十五日登位，卒於一三七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在位正好五十年。這五十年正是中世紀英格蘭的國困民貧的時候。愛德華是好大喜功的人，對外戰爭在表面上像是給英國得到不少的光榮，其實他使得國家的財力人力都疲於供應，元氣大傷。僧侶階級的驕奢淫逸，也在這時候成為對平民的一重壓迫，這也正是中古時代之黑暗

的一面。又加上那有名的疫癘，第一次大疫是在一三四九年五月三十一日至九月二十九日，第二次大疫是在一三六二年八月十五日至五月三日，第三次大疫是在一三六九年七月二日至九月二十九日，第四次大疫是在一三七五年與一三七六年。這幾次大疫所給予英國人民的恐怖與禍害，不是我們現代人所能想像的。最後，人民禁不住租稅的壓迫，終於發生那歷史上有名的 Wat Tyler 的叛變。農人皮爾斯之幻夢是在這樣一個圖境裏產生出來的。

Wat Tyler 的叛變是在一三八一年六月，在 A 本農人皮爾斯之幻夢之撰作後十九年，B 本之撰作前四年，所以我們可以說這一部詩和這一場民變是從同一個圖境中產出來的兩個現象，但是我們若把這兩個現象的性質比較觀之：那是多麼有趣！Wat Tyler 是一個實行革命的人，他忍受不了非法的苛稅（為滿足王室少數人私慾而對外作戰以致不能不强徵的苛稅！），忍受不了官吏的橫暴（尤其是收租的小吏之豪橫無禮！），於是攘臂一呼，嘯聚平民十萬，衝入倫敦，殺戮了無數的貴族官僚富戶僧侶與外國人！這個暴動是立刻就被壓服下去了，但是 John Ball 在這時候所喊出來的一句口號：

「亞當耕田夏娃織，
那時誰又是紳士？」

却至今仍有不可磨滅的光彩。而農人皮爾斯不是這樣的人，不，威廉朗蘭不是這樣的人，他畫出一幅國困民貧的圖畫，把那時的貴族官僚僧侶都刻畫得無以復加，但是他並沒有指示人民去走 Wat Tyler 所走的路，他勸人民去歸依真正的純潔的宗教的有紀律的精神。他反抗黑暗勢力，但是他不鼓吹流血，在這種地方我們看出他的宗教精神，也可以說是他的人文主義的克己的反省的內心制裁的精神。社會革命家和宗教家的分手處，也就在這裏。我們把農人皮爾斯之幻夢當做英國文學中第一部有「基督教社會主義」色彩或傾向的作品，亦無不可。若有人想在這部詩裏尋求「藝術」或「美」或「純粹的詩」，

我敢担保他是要失望的。

附註：W. W. Skeat 編農人皮爾斯之幻夢，二冊，牛津版，是標準的本子。Skeat 又有改譯成近代英文的本子，一九三一年 Chatto and Windus版，較淺顯易讀。D. Chadwick 著農人皮爾斯時代之社會生活，一九二二年劍橋版，有最好的參考材料。

談 A.E. 高斯曼

宜 今

以「一個士洛普少年」(A Shropshire Lad) 得名的詩人高斯曼 (A.E. Housman) 是常常以整個的生命為對象的。

靜止吧，我的靈魂；這不過是一個短期，
讓我們忍耐一點鐘，看着人間的不平事。

—S. 四八❖。

在這一篇詩中他反覆地述說着人在生前會享受過悠久的安息，只要過去這「人生」的一刻，那安息就會轉回來。他對於生命並沒有厭惡，反之，因為熱戀着生命而愈覺其短促，隨之俱來之痛苦與憂慮愈顯得可怕，他必須儘可能地避免它們，於是他委身於自己的純粹的享樂主義之內了。

高斯曼的享樂主義乃從長期的人生經驗中漸漸蛻化而來。「一個士洛普少年」出版後，經過二十六年之久的沉默才印行了他的「最後之歌」(Last Poems)，從這兩本詩集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之演進，雖然仍是走在同一的道路上的。在上一詩集的開始，他已經發出「生命豈不是一朵花麼」的歎息。在早晨的陽光下，或在夜晚的夢中，

❖高斯曼詩多無題，故僅註其數目。「S」指「一個士洛普少年」，「L」指「最後之歌」。

他都聽得見他體內的骨骼發言，說着只有它們是永存不滅的，肉體與靈魂常常在垂死的狀態中。這樣，詩人把心思寄托在甚麼上面呢？愛情，他知道是比短促的生命更短促，雖然能給人一時的興奮，總不能永遠沉浸在裏面。「Bredon Hill」一首就是以細膩之筆描寫着他的愛人怎樣輕悄地從他的身畔脫開的。在廣闊的田野中楊柳也低聲自語：

但她必將臥在泥土裏，
他臥在另一個愛人之旁。

——S.二六。

一年之後，他果然與另一個愛人同行在田野間了，那楊柳擊葉作雨聲，彷彿又對她說着這是他將睡在土中，她在另一個少年身旁的時候了。這一篇詩極有力地描寫出愛情的空虛，所以在熱情正盛時只有以與愛人俱死看着血從耳邊流下來為快了。

人在失意時每轉向自然，在清醒時亦如此。高斯曼既不得安慰於愛情，遂成爲一個自然的愛好者，隨着季節的轉移，他要儘量地去享受，而以失去了好的景色爲一種無上的憾事。

欲睇視景物的繁榮，
五十個春天何等簡短，
我要走入林地之中，
看那櫻桃樹掛着白雪。

——S.二。

春天不等着遊惰的人，
他總是久在遠處；
於是別人將戴了金雀花，
攀上山查開滿的蘿樹。

——L.九。

在倫敦時，遠離開美麗的郊野，他深切地夢想着他的故鄉，想着

草原，池沼，與白楊林；他甚至於以爲一個遠行者從那裏經過的時候會聽得見他的留戀的靈魂和着白楊的葉子嘆息。他感到周圍的人類都爲不幸的環境所困迫，毫不能爲他分憂，於是更其懷念着故鄉的會給他以無限安慰的大地與山陵，以及林間的果實，窸呖的花朶。他對它們極其珍惜，願他死後也沒有人向墳中放入任何有生意的草木，只要一些永不發芽的枯枝就夠了。在「一個士洛普少年」最後一篇中說到他在死前播散了花的種子，然後自己被葬在那兒，那些花朶，雖然並不多，將年年開在他的墓頭，並將爲孤獨的少年所佩戴。這表示出他對自然與生命有同樣的愛戀，有人以爲其中另有寓意，說詩人以花喻他的詩，當時雖得不到聲譽，將來總有人賞識的。這見解似乎不免有附會之嫌。

「最後之歌」出版時，詩人已六十三歲了，他在自序裏說，「這幾首詩數目雖少，我也印行了它們，因爲恐怕我不會再寫出多少來了，我不再希冀有一八九五年初讓我寫了前一詩集之一大部分的連續的興奮，即再有我也不能處理得好了。」真的，其後十幾年間，他再沒有詩歌問世。這個集子裏的多半寫成於一八九五至一九一〇年間，愛情離他更遙遠。他對於死的嚮往變爲對一切樂事的追求：

他曾在死之渴想中過了半夜，
而今，在他重想着死亡之前，
那播散在山陵與原野間的
樂趣很值得他去一一嘗試。

天空從東到西地做成
弓形，世界顯得極其廣闊，
雖然他所最愛的女郎
醒來了，從另一人的身畔。

他不再有以自殺爲快的熱情的思想，有時竟無可奈何地安慰起已自來：

我沒有這多少的幸運，
 啊，想到許多別的人
 不會有絲毫幸運時，
 也就覺到一點安慰。

——L.二八。

然而他已經對一切失去了興趣，痛苦與愁憂，記憶與幻想，都不能使他有像從前那樣的彷彿世界也改變了的感覺了。他深知它們是極暫時的，只有「空虛是永久的」。當他置身於田野間的時候，看見季節的更替一如往日，雲雀與杜鵑仍然唱歌，樺樹與楓樹仍然以它們的葉子染紅了秋日的山林，草原仍然放着光輝，稻禾仍然在月下佇立，它們並沒有隨着詩人的心思或生命而顯出一些差異，於是他漸漸與自然也疎遠起來，甚至對之懷恨，覺得從前是爲她「欺騙」了。他願意把他的郊野毫不顧惜地「讓出去」：

因爲自然是無情無智的，
 不關心也不知道哪一個
 客人的雙腳會遇到草原
 又踏過了那兒走向別處，
 更不在早晨的露珠間問詢
 那雙腳是我的或者不是。

——L.四〇。

最後，詩人不發怨語，也沒有希求，只與幾個伴侶在一起，吹笛唱歌，以破當前的寂寞：

我們的樂趣是無味的，
 但是啊，我們已覺得滿足。

——L.四一。

二

高斯曼的詩之成就在其用字之簡潔與音律之活潑。在他前期的詩壇上，羅賽蒂（Rossetti）既開以「非常的字」入詩之風，他的有力的後繼者迭克生（Dixon）更找出一批特別生僻的字來用，而對於詩歌貢獻最多的斯文本（Swinburne）到了末期，已不能給人以準確的觀念，有的只顧及音律的齊整，而過於冗長，有的字句十分糾纏。高斯曼可以說是力矯這些弊病的，他用字既極普通，又儘量地把日常的語言放到詩句裏去，而讀起來時，其中特殊的有魔力的音律足以引着人不忍釋手，無論讀者是否接受詩中所表現的悲觀的哲學。

這兒抄出一首小詩(L. 一〇)，讀起來彷彿聽到「清泉石上流」一樣地有輕快之感：

They came and were and are not
And come no more anew;
And all the years and seasons
That ever can ensue
Must now be worse and few.

So here's an end of roaming
On even when autumn nighs:
The ear too fondly listens
For summer's parting sighs,
And then the heart replies.

然而高斯曼的兩本詩集在音律之間，除極少數以外，並沒有甚麼變化，所以不免給人以單調之感；而意義的表現，又因為過於講求「精確」了，每一首都明白如話，很少給人以回味的餘地。這自然是他微疵，至於他的詩的數量，許多人都叫着「可惜太少了！」的，似乎不關重要，質與量的分別在這兒無須解說。其量少的原因，當在於

他的下筆之謹慎與選材之嚴格，在這兩本詩集中，別人常常以之為題材的單純的景物或無意義的幻想絲毫不能找到。在一九三三年出版的他的「詩之名與性」(The Name and Nature of Poetry)最後幾頁中關於他寫詩的態度與寫詩的自白很值得我們注意。

他說詩歌的產生與其說是自動的，毋寧說是被動的。說詩歌可以稱為一種「分泌物」，無論是天然的分泌物，如松樹上的脂油，或病態的分泌物，如蚌體內的珠子。說他雖不能像蚌那樣聰明地處理他自己所有的材料，却也是病態的，因為他只在健康狀態不良的時候才寫得出詩來，而寫時所感受的，雖有些樂趣，大都是內心的激動與枯竭。有時午餐間喝了啤酒（他覺得啤酒是腦的鎮靜藥）後，他出去作兩三點鐘的下午散步。腦中並沒有特殊的思想，他只看着周圍的景物，慢慢地走下去，那時候會由於一種突然的不可解的興感，腦中浮現出一兩行或一節詩句，同時也有了全篇的模糊的意念。再經過差不多一點鐘的休息，那詩的泉源又湧起來。他回到家時就大略地寫在紙上，留着一些缺處，希望另一天會有再生的靈感，但也有時候把詩句拿在手裏，搜索着腦子想去完成它，那就很容易成爲一種煩勞的事，而且夾雜着苦惱與失望，有時候終於弄不成功。「一個士洛普少年」最末一篇之中的兩節是正當他去漢普斯泰草原的轉角（介於西班牙旅舍與通着命運之宮的小路之間）的時候來到腦中的；其後也一字沒有更易。吃茶後又不很費力地引來了另一節。再有一節全詩就可以完成，但他必須自己去勞苦地製作了，他前後寫了十三次，用了一年以上的工夫才完全寫定。

三

亞勒弗來·愛德華·高斯曼 (Alfred Edward Housman) 生於一八五九年三月二十六日。畢業於牛津大學。在不列顛專利特許局做了十年（一八八二至一八九二）的高等區務員，離局後乃度其教書

生涯。一八九二至一九一一年間爲倫敦大學拉丁文教授，一九一一年後又轉入劍橋大學。

「一個士洛普少年」出版於一八九六年，時高斯曼年三十七歲，其前也寫過一些抒情詩，直到一九二二年他的「最後之歌」才與世人相見。一九三三年出版的「詩之名與性」爲他在劍橋的講演稿，發表了不少詩人的獨有的意見。

(「高斯曼詩抄」下期登載。)

獻給失敗的人們

Walt Whitman

帶着雄壯的音樂我來了，用我的軍號和我的戰鼓，
我奏起進行曲，不單爲了凱旋的勝利者，也爲了敗北投首的
人們。

你聽過人講，贏了才光榮嗎？
可是我說，輸了也光榮，敗了同樣也有勝了的精神。

我爲死者擊鼓，
我爲他們從號口吹出我最高和最輕快的聲音。

失敗的人們萬歲，
戰艦沉到海裏的人們萬歲！
沉到海裏的人們自己萬歲！
所有失利的將軍和所有屈服的英雄萬歲！
和最偉大有名的英雄燦美的無數無名的英雄萬歲！

（李健吾譯）

這是「草葉集」裏「我自己的歌」 Song of Myself 第
十八首。（譯者）

等 待

陳 敬 容

烏鴉的黑翅膀上
掉下了沉重的黃昏
（黃昏，黃沙
塵灰裏發黃的記憶）
我想學搖船隻歌呼
蘆中人，蘆中人…
可是落在哪兒了
哪兒了，我的聲音？

八點，九點，幹嗎啦
真倒霉的鐘！（是笑我
把日子就這樣消磨？）

壁間孤影也別歎息了
還像多年來伴着我
看我幻想裏湧起
一片清澄的大海
（這燈光就算

月光吧) 清澄中
聽我自己寂寞的足音。

美人輯第一

金克木

惟草木之零落兮

恐美人之遲暮

屈 原

美 人

在黃昏中，他的面色是蒼黑的。

（他期待着誰吧？）

他有滿頭髮的塵土。

（他尋找着誰吧？）

他帶着一隻滅了的燈籠。

（他訣別了誰吧？）

山喜鵲永遠乾燥無味地叫着。

赤練蛇又出來了嗎？

有人說這地方是無人敢到的。

但何處飄來的脂粉氣呢？

他默坐着，像一具僵屍。
他默坐着，像一具骸骨。

要聽黑夜的步履聲嗎？
死葉又要起來飛舞了。
晚風要再吹起細聲細氣的口笛。
它也給殘存的螢火與燐火配奏舞曲。

若有遠年的鬼魂，
偶爾來此尋覓靈芝草，
他也許會感到一點喜悅，
因為這時光是珍貴的。

露滴靜靜地落上了他的額際，
再順流爬下到她的胸前。
遠處已掩映着珠光了，
他這裏還是毫無生氣。

遠處的珠光喚醒了蟋蟀。
（這時誰還能熟睡呢？）
貓頭鷹也該伸一伸懶腰。
是清醒的時候了。

遠處也許會閃出一位美人，
從千歲古松的胸腹中。
她也許會微微一笑。
她也許會輕輕嘆息。

她也許會揚起素手
掠一掠蓬鬆的鬢髮。
然後仰視冷冷的星辰。
但她也許會參加這地上的歌舞，
會俯下身去吻一吻泥土的。

泥土氣息會誘惑死人，
又會使他們感到恐懼。
因此天風也會在歡樂中
滴上一滴依依的哀愁。

於是夜色也蒼黑得怕人了。
但裏面却隱藏着幸福。
美人也許出來了。
燈籠何時再亮呢？

老 牛

從東天第一顆星亮起來，
到西天最末一顆星黯下去：
幸福的時光！幸福的時光！
這時無論誰都會哭泣的。

老牛低聲喘息着。
一點雨的朕兆也沒有。

無奈何且咀嚼乾糝，
細聽自己奏出的歌曲。

再沒有引誘人入眠的夢景，
因為現實是太美麗了：
死去的人都活轉來，
隱藏着的都再現出，
蒼松怪石都含着淚滴，
這時誰都會哭泣的。

只有老牛還低聲喘息，
又咀嚼乾糝，聽自己的歌曲。

沒有月光來阻撓，
又沒有風雨的威脅：
大家儘量歡樂吧。
花的瓣，草的葉，樹的皮，
都活過來吧。

這時的死亡才是生活。
這時的哭泣才是歡樂。
星光下一切都和諧。
於是星星也滴淚了。

星星滴下光明的淚水。
泥土蒸發着迷人的香味。
一切都歡頌這仲夏之夜。

這時沒有號咷，只有哭泣。

但老牛還在低喘着，
咀嚼着自己的歌曲。

還有一條小溪不能忘却悲哀，
獨自歌唱着不知哪裏去了。
憂鬱的蘆葦也守着沉默，
因為他們不能忘却小溪。
小溪是他們的朋友，
他們曾經在一起嗚咽，
那時他們都會哭泣的。

這時的哭泣實在太難，
蘆葦一定願意號咷，
願意天風來帮忙，
再找到他們的朋友的。

星星狂灑珠淚了，
哭泣聲却漸漸平息了下去。
靜默會生出恐怖的。
啊，願一切衆生都受祝福。

但老牛却還不肯抬起頭來，
還一聲聲喘出他的歌曲。

（「美人輯第二」下期登載。）

風 神 (Le Sylphe)

Paul Valéry

無人見無人知，
我是一縷芬芳，
我生存，我死亡，
隨風來，隨風逝！

無人見無人知，
神通還是偶然？
那時快，說時遲，
一到事情就完！

無人讀無人解？
那怕你是靈才，
謬誤總是不免！

無人見無人知，
兩襯衣交替時，
袒乳房的瞬間！

(卞之琳譯)

原詩每行五綴音，韻的安排為 abba, acac, dde, aae.

無 題

辛 笛

「朋友說你該有個家了，
——隔院的花開過了牆。」
但我更愛風花的日子；
高風的夜裏，
看暈了酒的月亮安心。
你知道，
在輕馬車輕碾着柳絮的時候，
我將是一個御者，
載去我自己和我的黃昏。
「是的，朋友，二月雨如絲，
——二月的好天氣。」

無 題

曹葆華

提起了三尺破衣袖
拂去腳下半生的塵灰
悄悄放下窗，關上門
古舊的四壁環立着
躲入燈下另一個天地

讓白日一片片凋落
黑夜的翅膀閃了又閃
獨守着靈魂的救旨
在夢中荒蕪的角落
塑起千年不朽的石像

懷 戀

李宜燮

美麗的歡樂的過去死去了，
我恐怕荒漠裏灰黯的駝鈴聲
會送我上冷清清的墓園。
那兒我將感到沒有熟人的寂寞。
我願早點歸去，到水之園，林之園。

那裏誰眼花該是橙黃滿樹吧，
未熟的荔枝，淡綠裏揉上胭脂的，
朦朧地軟癱地睡在枝頭。
當歌聲逡巡於林際的時候，
搖籃裏孩子的夢添深顏色了。

高興於得到一些失掉了的顏色，
便問流泉要還一些失掉了的聲音，
那在細石子上潺潺地唱戀歌的。
於是我將忘記寂寞和來自的地方，
忘記在沙漠裏溜去的日出和日落。

然而那含着墳墓裏陰濕味的鈴聲
戀戀地跟着我有如我的影子。
我覺得悲哀，恐怕
只能夢戀美麗的南國了，
因為我沒有羽翼，不會飛。

杜 鵑

徐 芳

庭前一樹無言的梨花，
黑夜把它襯得更加沉默。
在最高的枝頭，
有一隻杜鵑在哀啼。
那悲切的聲音，
像是要把夜色啼破。
我推上紗門，不願聽
它那淒楚的吟哦。
到明朝，我一定要去數：
它將那燦爛的白花，
啼開了幾朵，
啼謝了幾朵。

獵麋者

Mikkjel Fönhus

在挪威的荒野，那裏有餓狼在冬夜叫號，有一個地方叫汝大爾，這是個約二十哩長無人居住的山谷。除了幾個零星孤獨的獵戶，很少人到這裏來。有時從遠處來的來福鎗聲，打破了幽寂，但鎗聲過後，好像幽寂受了驚，也在那裏傾耳靜聽。

汝達爾的儘北處，有一間土頂小房。時間一天天的過去，從不見裏邊有過煙火的模樣。但是，一個秋日的早晨——九月二十八日——頂上的銹烟筒，開始冒烟了。烟又黑又濃，好像在燒多脂的松柏木。牠還發出刺鼻的氣味，一直滲透到叢林中。一個徹夜食獸的狐狸，趕緊避開了去。這時天還未明。黑暗還留在空中與林間，但早晨的光輝，亦漸由高岡的東方射過來，池旁與沼上，被薄霧籠罩。

一個人，彎着腰，右手提咖啡罐，從小屋內走出：他從小屋的南面往下走，在那裏彎下腰，在一個小水池中打水。

他叫彼得瓦白，身材很小，很健壯，右足稍跛，但他却很機警活潑。他光着頭，他的頭髮很稀，而且蒼白了。他眉下的一雙小眼睛，什麼都逃不脫。因為在汝達爾地方，彼得要算是最好的獵麋者了；雖右足稍跛，且年在四十以上，在一個長距離賽跑裏，簡直沒人能同他並比。

當他重開了門向屋裏走的當兒，一隻灰色的大獵犬，由門隙溜了

出來。牠驀然的停在小房的轉角處，向叢林注視，渾身不住的搖弄。這是狂魔，彼得的獵狗，並且他們主奴兩個有許多相似的地方。倘若他們趕起了一頭麋鹿，他們不見牠喉內因逃跑而吐出了鮮血，決不會停止他們的追逐。

但今年秋季，汝達爾地方的獵麋業，太可憐了。彼得真不懂麋鹿都跑到了哪裏去；牠們好像在地面上絕了跡，長上翅膀，都飛掉了，他在山中跑了三個禮拜，鞋跟踏穿，鞋底磨薄；可是他連一張麋皮都沒剝過。

就在這裏，昨天傍晚，他在山跟下走，出人意外的，一隻麋從他身邊掠過。沒等他把鎗從肩上卸下，早跑遠了。但他却注意到，跑過去的小動物，有一對很大而古怪的鹿角。一個角的分枝很多，一個極少；他從沒見過一個麋生這樣奇怪的角。

但他是曉得這種動物的。這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怪麋，多少年來，便常到這荒涼的山谷作祟；這個麋，沒有獵人或獵犬，會能捕獲成功。關於這隻奇異的動物，有許多很長的故事。滿山上的獵戶都堅信，追逐這隻怪麋，是件最不幸的事體。他們能講給你聽，如何有人因趕牠而折了臂，如何有人因趕牠渡河，而幾乎沒有溺死。

現在彼得也要想捕獲這種犬不能追及的怪獸了。麋跑的速度總是超過犬，牠爬過一山，又是一山，渡過一湖，又是一湖；這種怪麋的爬山能力，真與狐狸一樣的敏捷。但彼得現在一定是要追逐牠的足跡的，只要他的袋子內剩下一點食物，只要他的獵犬能向前爬行，他便不能把牠放棄；因為彼得狩獵愈得不到結果，他心中愈着急了。這一天秋天獵麋的無結果，更增加了他欲追跡的精力。他要趕這帶怪角的麋——牠逃到陰曹也得趕到牠地獄。他立了誓言要這樣做，所以他煮好了咖啡，吃了早飯，鎖上屋門，又向那樹木繁茂的山坡出發，一直到上面荒涼的禿山上，在那裏到處的冰川，在朝陽中像白銀一般的閃爍。

現在又是傍晚了。彼得瓦白跟隨那隻怪樂一直從日出跟到日落。狂騷在後面一程一程的追趕，但牠永遠不在一地停時間長了，以致讓彼得趕近牠。他坐在一個山頭上，渾身被汗滲透，身上的衣服，連一線乾處都沒有；他從北面遠處，那裏天上還顯些日落後的光輝，他聽見了獵犬最後的短促叫聲。他舉起鎗來，向空中放了一響；約半點鐘後，狂騷回來了，於是他們兩個又慢慢回到那個草場上的小空房子，低頭鑽了進去。

這裏共有兩個皮毯，但全蓋上了，彼得還是冷的發抖。他燃起一堆火，寒戰還是不止。簡直就好像他體內再不能生熱；冷是從內心發出來的。這一晚，又增加了頭痛，他起始咳嗽了。左肋也顯微痛，他自己用手不住的按摩，痛仍不止。他長出一口氣時，就好像他左肺背面放着一塊東西，阻止牠呼吸。

這正是他二年前所得的肺炎症，那一次他在病牀上躺了一月。並且，那次他也是出了這樣一身大汗，緊接着便冷的發抖。自從那時起，他便常常感覺到，當他跑的太急烈後，呼吸時左肋便微有刺痛。但他並不理會這些，牠照例不久就會好的，所以這次也定然不能出乎例外。

夜裏一點鐘，他又被逼起來，走到火旁。這是一個幽美的月夜；外面的草地，都披滿了白霜，下面沼地的小河，在月光中簡直都化成了銀河。他坐在窗旁，可以從小方櫃內，窺視巨富熱的山肩，聳立在森林帶上面。在那裏，有次他還獵到了一個冬季入了贅的熊。

他一定還得想法睡些覺。六點鐘他就要起身向森林出發了。他瞌睡了兩三點鐘的時間，整整做了兩三點的夢，弄得狂騷屢次的抬頭四顧，因為那裏他主人在睡夢中講起話來了。彼得夢見他正在追趕那隻有怪角的樂鹿，跑的他連氣都喘不過來，他自己心中以為自己眼看就要死的。可是結果，樂在那裏立定了；但當他開了鎗，他又可以看到

彈丸從鎗筒內慢慢的顯出。牠在空中經過的路，他看的都很清楚，可是當牠碰到了藥身，如豆般的便跳了開去。

他醒後又是一身大汗，又開始冷的發抖。

那一夜，他睡的覺極少，但天明後，他還準備向森林出發，煮咖啡，然後把食囊繫在身上，雖然他的肋依舊還痛，他的頭依舊發暈。他蹣跚的走過草地，他感覺到自己的全身是如何的疼痛，如何的脆弱，他現在也開始有憂懼心了。

從此處到有人烟居住的地方，至少須費四五個鐘頭，無人知曉地病臥在這山上森林中，那只有等死了。暫時存身在這牧場的小土房內亦是無濟於事，雖然至少他可以遮蔽身軀。可是眼下最好的辦法，或許僅是停留于小房內，等看以後的結果了。無論如何，他是可以等至下午的，到那時他的病也許要好些。

可是結果，他的病並沒好轉；他反而愈變本加勵了。肋痛從左邊蔓延到了右邊，呼吸也變的短促不够用。當他感覺到這些，他立刻顯出他是一個久居山林有深慮的人來，他把小屋附近的柴木都蒐集到一堆，從外面打足了所需要的飲料。在破牛乳房內，找到了兩個破毯子，他也把牠帶到小屋裏來；他做完這些事，渾身的汗孔，都向外冒汗。他燃起一堆火，用毯將自己全身裹好。朝陽的光輝，從地板一直射到對面屋壁上。時間一點一點的過去，屋內的片片的陽光也跟着向前移動，爐內的火也漸漸熄了去，雖然火苗滅後，還不住的在那裏冒青煙。

彼得現在發起熱來。他的棕褐色面孔，又紅又熱，他的清冷的眼睛，潤而無力。他並不是恐懼，但躺在這裏，離人烟又這樣的遠，終久不是個舒服的地方。沒一個人知道他的所在。在家時，他曾告訴他們他要到汝達爾，但是這樣又長又紆曲的山谷裏，即便告訴了所在，不也是非常渺茫嗎？能找到他，真與草堆上尋針一樣，機會太少了。因此之故，如果若等着有人找他，還不知將等到何時；因為當彼得到

森林之後，他們不等到在門口見他時，就沒有希望着他回來。

是的，這種情境真叫人有點難受。

時間過的真是驚人的快，漸漸的，彼得粗壯的身體內的火，愈來愈熱了。他用了他全副的毅力同疾病相抗，但病魔比他的全副毅力還要強硬，毅力被逼，只好退讓。下午將完時，他便被熱病完全抓住了。

那邊地中的籬笆上，落着一隻小鳥，不住唱牠的歌，傍晚的落日，把金黃光線，一直照到牠柔軟的羽毛上。

從白晝到黑夜的變化是快的，不覺的，無聲的。屋內地板上的影子，顯了模糊，雖然在窗台上，牠還能少少滯留一時；最後連窗台上的也變為烏有。彼得躺的是室內最黑暗的一角，幽暗愈來愈深，不久就擴展到了室內的各個角落。牆上的一個錫鍋，烟灼了一會，還有那邊地中的牛棚新瓦頂，在夜光中稍發白色，也能看得出來。

一個整日，狂颯也沒得安寧，牠真不明白為什麼彼得躺在牀上，不想出去尋找。牠屢次的走近牀邊，用牠冰涼的鼻子，去嗅彼得的臉；於是彼得伸出一隻手來，輕輕拍着牠的頭，對牠說，「可憐的老朋友！可憐的老友！」

有一時，天氣暗極了，夜的沉寂，把小屋都籠罩起來。室內唯一的聲響，便是彼得在牀上的不自然的短促呼吸聲——一種沉重的喘息，好像跑了很長的路。在牀上躺着的病人，很少轉身。

這時室外，小河與帶霜的草地上，又披滿了月光。彼得不知道這是幾點鐘，狂颯突的立了起來，跑到屋門口，用鼻不住的向外大聲吸氣。牠把牠的鼻子，緊緊貼着門與框間的空隙，這裏陣陣的冷風向裏吹，可是在這裏，牠的鼻聲愈來愈不止了。不久，急得牠咆哮起來，背上的毛也都豎立了起來，至於彼得的注意力也被此勾引了起來，無疑的，獵犬是在看到一件不平常的事情。彼得靜聽腳步聲。天呀，來的若是個人多好哩！他真從沒感覺到像現在這樣的想見一個人的面

孔。

但他不能聽到脚步。突然狂鷄轉過身來，跳到窗前，兩後肢站在地上，兩前爪把住窗台，仍舊咆哮，背上的毛還是豎立着。

這時彼得的心又變成一個獵戶的心了。他扔開他蓋着的毯子，溜下牀沿，立在地上。他的全身，好像失去了平衡力，有時向這邊倒，有時向那邊跌。他蹣跚的走至窗前，他閉着氣；因為在那面，在林邊，不到一百碼遠，立着一隻麋，側面向着他，一動也不動。牠有很大的角，其中一個角枝多，一個枝少。這正是他昨天想捕獲的麋——那隻怪麋。

彼得因精神激昂與熱病而發抖了，他匍匐行至他掛鎗的牆邊。鎗內已裝上子彈。他告訴獵犬不要作聲。麋還是站在那裏，一動不動，四肢很長，身軀很重，牠的兩眼，不轉睛的向林間注視，好似在沉思什麼。天上的銀月，照耀着牠的全身。

彼得忘記了在他血內沸騰的熱病；這一刻，他心中的迷霧，好像都四散了，於是他又恢復了他那屬於獵人的清淅而迅速的決斷力，倘若他從窗內向外射，彈丸很容易向一旁偏斜而走了錯的方向，他把鎗舉至肩上，將鎗口刺破窗玻璃，當這陣碎玻璃落在地下的時候，鎗便嚮了，緊接着一聲叫，犬就跑到屋門口。

那隻麋，在林邊用全身轉了個圈子，前後搖擺了幾步，立定了，少微等了一等，便全身跌倒地上。

小屋的門一開，從裏面衝出一隻犬來，後面跟着一個搖搖欲倒的人。但彼得沒等搖擺到麋前，又被逼着轉身走進屋去。他剩餘的氣力，只够他重爬到牀上用毯子將自己裹起。激刺的興奮過後，他又衰弱了下去，到中夜僅有他的費力的呼吸聲，打破了小屋黑暗中的沈寂。

九月的夜裏，外面躺着一隻有怪角的麋，牠的身體還發溫。

黎明又降臨到汝達爾山谷。彼得縮在裏面的小屋內，不冒烟了，

從半開着的門口，一條狗不住的溜出來溜進去。橫仰在林邊的樂，也能辨別的很清楚，四個腿直直的，頭向前伸着。天上生滿了雲，四週的空氣，顯着非常沈悶。

那面西山坡上，兩個獵人也是正在追跡他們白天所未能捕獲的一隻樂。他們拆了一株殘松，燃起一把火，坐在火旁。正這樣坐着，他們從山谷對面聽到了獵犬的吠聲，不住的叫，停止一刻，立時就又叫起來。

「什麼聲音？」一個說。

「我猜不着，」一個回答。

獵犬還繼續狂吠。

兩個獵人走上丘頂，從那裏他們能看見遠處的一所小房子，一條狗蹲在外面草地上；但四週圍都見不到人影。

「也許那裏出了什麼事情，」一個身材較高的說，他是個健壯惹人注目的少年。慢慢的，他們從南方走進了草場，他們的獵犬，忽然很奇怪的興奮起來。跟着獵犬走，於是他們發現了那隻死樂。牠被鎗打的正是地方，正在肩的後下面。

這時犬吠聲停止了，狂獵向他們走了來，背毛豎立，但轉身又跑到屋內，他們便遂後跟了進去。牀上躺着一個人，牆上靠着一枝鎗。人在那裏不住的大聲講話。

「捕着了！」他說，「你看牠要倒下！」繼續的他又模糊的講了些他們聽不懂的話。一個走到他身邊，看見他都被汗濕透，渾身發燒。

「病了嗎？」他問。

彼得很驚訝的睜開他的眼睛。「是的，我一定是病了，」他說。

狂獵跳上牀去，臥在他主人頭旁，向地下陌生的一隻犬狂叫。一個人已將爐中燃着火。又一點鐘的時間，他便開始向山谷下走了，其餘的一個仍留在小屋內。爐火徹夜的燃燒着，彼得瓦白的囁語，講的

愈凶起來。

三個禮拜以後，彼得坐在自己家中的小室內，面色又青白又消瘦。十月的黃葉，在野外一片片的向下墜落，好像樹木要脫去自己的衣服，最後將赤條條的孤立在荒郊；但西面生滿樅樹的山坡，還是照舊青綠，一層比一層的高，一直到最高處，才沒有了綠樹，顯出禿山頭。在山的遠處，彼得可以看得出一個缺口。這便是汝達爾山谷。

他屋內的牆壁上，掛着兩個大麋角，一個有十三個分枝，那個只有八個——這便是這隻怪樂的角。

彼得點着他的煙袋，煙向四下飄散，在清涼的空間，顯得愈青愈濃。

「這一次獵樂，費的時間真長！」他心裏想。「但畢竟還是有趣的玩意！」

寫給孩子

郭同震

孩子：我和你完全是陌生的。不知道是誰底權力支配，使我成爲你底父親。我自始即懷疑了這種事實，正如我自己對於我底父親一樣，我從你身上找不出一件可以與我有了不起的關係底證據來。這並不是我說謊，實在的，我沒有和你見過，哪怕是一面也沒有。我想像不出你是怎樣的面孔，怎樣的身手，你在我底腦子裏絲毫沒有一點印象；我祇覺着你是一個普通的孩子，從人們底傳言中我知道了你底存在；可憐我祇能知道你和其他的孩子們一樣，毫不自覺地被擲進這人間來了。

孩子：你須知道，一個人的存在，他自己並沒有一點自主的成分，你在這世界上所佔領的一角，常不是你自己所選擇的，而且不是你所喜歡的，如今你是被安排得有了人底地位，我想在十年之後，你纔知道一個人在這地球上的存在底困難；現在，你是一無所知的。可憐的小傢伙，你底小小的心裏，現在還安放不下什麼悲苦，也許你正爲一個果子或一塊糖而煩惱，可是這並不會傷了你底靈魂。那預備着向你壓迫和侵吞你的惡魔，現在還沒完成了牠們對你的陣勢，所以你還是一隻自由的小羊，你還能快樂，你還能隨意吃你所喜歡的東西，你還能呼吸自由的空氣。可是等你長大，等到你能稍稍明白事體的年紀

，一切便都改變了，世界便似乎是可怕的東西，你是要大大地吃驚的。

孩子：到你長大的時候，或許你底命運也是屬於不幸的一個，那我希望你不要恨我，恨我這個可惡的隨便安排了你的父親；因為我呀！並不是有意地帶你到這世界上來。在從前，我心中老覺着對你是慚愧的，可是現在我不願向你道歉，孩子，我終覺得對你沒有負什麼責任。如果你有抱怨我的權利的話，我也要抱怨我底父親了，因為我也是一樣地被隨便帶來的，而且我還受了非必要的迫害。我對於你呢，我僅僅給了你生命。我一點也沒有想到要迫害你，我沒有這種需要，也不能；但我也不願從這裏得到你底感謝。我現在忽然想起了你，（這也是偶然的）在我知道了我在這世界上的日子將不會再久的時候，我想告訴人一點關於我的事情；按照這社會底成例，一個兒子是能夠繼承他父親底遺產的，但我並沒有一點財產，我只能留給你一個故事。現在，我要告訴你許多事情，可是你還很小，我計算你今年當是七歲，是不是呢？我完全記不清了；所以現在你還不會讀我這信，也不能夠了解牠。到你懂事的時候，牠們也許成了不足一談的故事，為你所嗤笑；但是當一個活了二十四歲的年青父親，作了一些頗不安分的事情之後，為一隻腐朽的黑手所擺佈而休息了，他不應當誠實地講一些故事麼？而在你將來追究到人人應有的一個父親時，這故事也許能明白地告訴你，你那個父親是怎麼回事吧？

二

孩子：你有一個母親，她現在正在你身旁。對於她，你比我要熟悉得多；你當然愛她，她也愛你，這種愛我是懂得的。你從她那裏可以知道我底一點事情，但恐怕那是根據她底痛苦對我的一種責罵。我知道她會這樣幹的，因為她不能了解我。我沒有愛過她。這道理你現在不會明白，或許這時你底小心裏已經為她灌注了對我的憎恨，這我

不敢埋怨她。等你會明白人類的時候，這道理你便會了解而對我也原諒了。☉

孩子：你所熟悉的，還有一個人，那便是我底父親。現在，他給你飯吃，你在他那裏還有幾年的停留。可是我知道他不會給你好的面孔看，你常常會因他而失掉笑容。他在十年前也照樣地給我飯吃，照樣地威脅過我底靈魂。如你現在所看見的，他有圓圓的一付胖臉，灰色而刺人的小眼睛，一雙短小而厚碩的手，曾經擺佈過多少人底不幸。他是暴戾得像一隻獅子，可是正相反，他沒有獅子那麼大的胆子，他是最懦怯的。他想：能把用過的印花稅票當郵票使用出去，那多麼好呢。他唯一的希望便是能將其他人手中底錢用種種方法撈進自己底口袋，哪怕是一點點也好。我看見過他和許多人鬧翻了臉，許多人在他面前哭泣過，而他也在另一些人面前笑過。那時我完全不明白一個不是小孩子的人爲什麼會哭，一個大人也會向人陪笑而乞求什麼。你看見的，他常常用指甲很小心地拔他那很稀的幾根鬍子，把腦袋左右歪動着像一覓食的雄鷄；他這樣想着一切，搜尋可能的方法去幹點有利的事情。你底母親便是被他這樣計算着的一個。那時我祇十五歲，她十六歲，她底父親便是我的姑丈。我的父親想到大概是光緒年間在老人們手裏有過一筆六十兩銀子的債務，她便在無可如何中被一頂花轎抬過來了。

孩子，你底母親是那麼一個人：她不會在人前說一句話，她滿不在乎地接受一切污辱，暗地裏她也不會哭泣。可是她也有她底生活方法：她在我面前頓能以她底美而自傲，她可以把人們加在她身上的欺凌與傷害不考慮地報復在另一個人身上，她認識不清她底敵人是誰；她不會用腦子去想一件事情，而偷偷地想模仿人們底伎倆，開始自私，懶惰，在命運底手掌下希望着將來，把未來的一切都推在我底肩上。孩子，我和她完全合不來。

三

孩子，在十六歲那年我離開家到遠處一個中學裏去讀書。我底父親應承一個月給我三隻洋，而我底飯費便要兩隻半；五角錢不够一個中學生一個月底花費，我要求增加，結果是增加了五角。孩子，你看，第一個月一號我得到我底錢，第二個月便要遲十天，第三個月一號，父親會很不遲疑地說：還不到二十天呢！於是再過二十天我才能得到這筆錢。四個月之後，我祇有三個月的錢，我無論如何不能再讀書了。

孩子，我沒有了我自己底母親，但那時我並不覺着怎樣地失望，因為一個年青活躍的心很能相信人類都是可愛的，並不迫切地祇需要自己母親底保護。而實際上，人類祇要不是偶一不慎而露一下可恥的自私底尾巴，終於是可愛的東西！因此那時我否定了母親對我底命運底重要，我祇對父親抱了最大怨恨。後來我才明白了我底父親也是一個弱者，那都是多少年來我更老的父親們累積在他身上的迫害，使他成了那麼個人。

孩子，你看，書籍與教育我的人告訴了我許多事情，許多能使年青人神往的故事與道德底美境。我知道了這世界上的是與非，我知道了許多一個人應當有的生活態度，我開始準備應用。但我第一步就先懷疑起來，我一眼看見人們許多作為正和我知道的相反！我看見鞭撻強盜的人正是一個技術精良的小偷；一個人罵他兒子忤逆的話正是從他父親學來的；一個受了凌辱的人却把這種凌辱作為經驗而再運用起來；一個人不願失掉自己底一份而時時想攫得他人底一份；一個人常常應當笑時不敢笑，不願哭時假裝哭；等等一切，起初都使我吃驚，後來我便看得透澈明白。一個年青人底潔白的心被欺騙了。他曉得了人們都在儘可能地毀去一切「道德」底羈絆，而又要用了這羈絆去管束他人；儘可能地把眼光縮小來攫取自己鼻尖上的一粒穀子，而不惜拋棄了更大的收穫。懦弱而愚蠢地活下去，還要儘量去欺騙小孩子！

他們爲了什麼呢？

孩子，我開始向他們反抗了。你看，一隻小狗不會向牠底母親無禮，因爲她不會傷害牠。那麼一個年青人爲什麼能和他底父親鬧翻了臉呢？這你得去問那小狗。孩子，那時我拒絕了再與那個家庭有什麼關係，也不再和你底母親見面。你便是那時來到這世間的。那時正是我們這個國家活躍的年月，一把火燒起了多少人底熱情，年青人們都毫不選擇地要去肩起一個責任。像是一種傳染的疾病，沒有人能把牠阻攔住，便是最小的城市也都飛來了跳動的火星，於是我也加入了他們底一羣。我很快樂地選擇了這種把戲，把自己的生命和身體都看得小了一點，儘量去溶化在這個波浪裏。我很快地熟悉了什麼什麼的主義，大綱。我們像一羣發瘋的麻雀，不知死活地飛翔了四年，終於落下來了，幾乎沒有把我給摔死。同伴們有的飛得很遠，找到了另外的巢穴；有的飛進屯着豐富糧食的倉房，滿足地再也不肯出來；有的是不幸的，摔死了。我還僥倖地活着。

四

孩子，我再告訴你一個人，一個並不美麗的姑娘。我和她偶然地遇着了，不知誰底安排把我們兩個聯合起來，再也分不開了。直到現在，留在這世界上的一個年青人應有的一點點浪漫的回憶，我也僅僅是對於她了。她是一個厲害的傢伙；兩隻大而黑的眼睛能壓迫住一個人服從了她，寬大的嘴巴和不規則的牙齒會使你見了嚴肅起來；我不敢情慾地看她一眼，可是我很愛她！

孩子，我東鬼混混地住了大學，這似乎是受了她底影響，因爲她已經在大學裏了。我們有兩個年頭在三千里的距離中各自活下去，抱着一種強烈的慾望而準備未來，起初都很慶幸着，盡力去打破所有的物質上的障礙，因爲我們都沒有充足的金錢來維持，兩個人在大學這得好大的數目呢。可是我們終於打發過了許多困難的日子，兩枚糖幹

的小蟲似的爬了二年，誰也沒有機會看見誰。兩顆心遠遠地牽連着，等待着，等待着什麼呢？兩個起初都很模糊，心裏第一件事情先是自己打算，再沒有想到這世界上還有其他的事情要做。任颶風也好，下雨也好，風吹雨打也好像不會擾害着我們。但是這情形並不會繼續到二年以上，不久她變卦了，深深地傷害了我心底安靜。因為我並不是一個弱者，看她要逃出我們兩個人的小圈子，我也不去拉她回來，而且我也拉不回她來。我完全解放了她，原諒了她，祇自己稍稍痛苦了一點兒。

孩子，一個很冷的早晨，我來到北方。下了火車我便去看她，因為這天是星期四，一個允許我見她的日子。我在一個小窗下足足站了四十分鐘，她才在窗口出現，天哪！（呼天喚地是我們父親們底寶貴遺產，我怕將來你不會曉得牠底意義呢。）我底伴侶是在鳥籠裏了！她仍舊是那麼神氣，快樂地招呼了我。那時我完全陷在情感底痛苦裏，偷偷含了兩泡眼淚。可是她微笑地瞪了我一眼，還從鐵的窗欄裏伸出手來輕輕拍打了我一下。她說：「我是爲了人類」。孩子，你相信她是爲了人類嗎？

孩子，從此我再沒有見過她。我是被擲在一種火一般的忿怒裏，但我沒有燒毀了自己。我想哭泣，而我底眼淚却不多。我是強壯的，我知道我應當怎樣。

孩子，我講完了我底故事。以後的事呢，我不需要向你說明，你自然會知道的。對於這個世界，我還敢驕傲地看牠兩眼，因為我自覺對牠並沒留下一點可使我臉紅的事體，我也沒有向牠搖動我底尾巴。我祇有一點對不起你，我沒有盡我一個父親應負的責任；但我很對得起你，因為我沒有欺騙過你，至少我沒有迫害過你。孩子，我畢竟是一個好父親。

一九三六，二，五。根據亡友林山的遺札與日記寫成，以作紀念。

獨 孤

M. Unamuno

米古·德·烏那木諾是所謂「一八九八時代運動」的主腦人物；於一八六四年生在畢爾巴鄂城。一八七四年畢爾巴鄂城被圍的時候他已是十歲了。（一八六八年西班牙會起革命，王室傾覆，是年保皇黨運動復辟，亞封鎖十二世復位。）在他的第一本而且他自己認為是最好的一本小說「休戰記」（Paz en la Guerra）裏，他常提念起這些童年時的記憶的。一八九一他被任為薩拉曼查大學的希臘文教授；這個職位在他自己也認為是最高榮譽了，一九〇一年他受任教區長之職。

但是他的攻擊專制政體，君主以及那些政客們的文章和講演隨着他的被撤而停止了。薩拉曼查教區長的職位直到共和成立之後才恢復給他；這其間有幾個月他被扣留在加那利島，差不多六年的放逐生活是在巴黎和亨達依（Hendaye）過的。

烏那木諾是一個堅毅不倦的作家。他給許多西班牙和西屬亞美利加的報紙和雜誌寫東西。他的散文的集子已經發表過幾種，也印行過幾本詩集。他的最享盛名的一本書無疑的是「吉訶德先生和山球的生平」了（Vida de Don Quijote y Sancho）。這是一本論文同時也是一本評註。因為塞萬提斯只是一個死尸了，而吉訶德先生却仍是有生命的；那是吉訶德先生才創造了塞萬提斯。

如果塞萬提斯復活了，他定會遇到烏那木諾喊道：「回到你的墳裏去罷！吉訶德先生並不認識你。他是我們的了——我們的，全人類的。」烏那木諾更給 Christ of Velázquez 寫過同樣的評註。

此外，他的主要的著作如：生命的悲劇的意義 (The Tragic Sense of Life)，基督教的煩悶 (The Agony of Christianity)，武斷的真理 (Arbitrary Truth)，西班牙的本質 (The Essence of Spain) 等，差不多全都譯成各種不同的文字了，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波蘭文，並且這些譯文差不多全經過作者的校閱的。

西班牙戲劇家 Facinto Benavente 會這樣說過他：「我不相信現代世界文學界有比烏那木諾更有趣的人物。」我們也可以引用法國的西班牙文學權威學者葛素 M. F. Cassou 的意見：「這就是烏那木諾的苦悶的所在：他是一個在戰爭中的人物，和他自己戰，為着他的人民戰而又和他的人民戰，一個自相矛盾的人，一個光桿的人民保護官，一個被放逐，被離棄的寂寞的人；他是沙漠中的一縷呼聲，興奮，空虛，矯誣，奇僻，倔強；他與毀滅為仇讎，然而他被空虛把握住而消衰於空虛中了；他在生與死之間受着折磨，死和生是在同一時間輪替着；他是不可征服的，而永遠是被征服的。」

米古先生特意把孤獨這一篇獻給本集也不是全無意義的。在這一篇小說裏正說明他的女權平等主義的思想，這種思想在表面上雖然顯得很輕微，在西班牙革命中却是盡了相當的力量的。」

T. G. 高爾金

孤獨的生帶來了她母親的死。意大利詩人里奧帕底會這樣歌唱過，生是伴着死的危險的：

“Nasce L'uomo a fatica”

“ed e rischio di morte el nascimento”

新生的孩子的死的危險，產婦的死的危險。

可憐的聖堂，孤獨的母親，在婚後過了五年陰黯無聲息的悲劇生活。她丈夫是一個剛愎頑強而顯然沒有感情的人。這個可憐的女人自己也不知道怎麼就會嫁給了他；她如夢醒一般的覺悟到她是被婚約限制在他的手下了。少女生活中的一切都已消失在朦朧的遠方，因此每逢想起婚前的事情，自己就彷彿是在記念着別人。

她說不出丈夫到底愛她還是恨她。然而對於他，家庭却只是一個吃飯睡覺的地方。他工作，談天，娛樂都在外面；却從來不會辯白過他的妻子，或向她說一句粗話；也不會和她衝突過。聖堂有時問他一個問題或徵求他關於任何事情的意見，她照例是得到同樣的回答：「怎麼都好。別麻煩我。隨你的便罷。」

這個堅持的「隨你的便」像尖刀一樣刺着聖堂的心。「隨你的便罷！」她自己想；「我連一句反駁的話都不值得了。」「別麻煩我！」——好一個可怕的「別麻煩我！」牠苦惱着多少個家庭！在聖堂的家裏——那應該是她的家——那句可怕的拒絕麻煩的話把一切事物都弄得黯淡無光。

婚後第一年她生了一個兒子。但是在這種陰鬱淒涼的家庭裏她渴望一個女孩。「兒子，」她想「一個男人！男人永遠是在外面有事作的。」所以她在第二次的妊娠中什麼都不想，只望着那是一個女孩，而女孩的名字定要叫孤獨，一陣陣的劇痛嚴重的致病了她，她的心微弱的跳動着，她明白她能活到她的女孩生下——把她介紹到那個陰森森的家庭裏來。她把丈夫招呼了來，

「呵！皮得魯，」她說，「如果是一個女孩，像我盼望的，你要管她叫孤獨，成嗎？」

「怎麼都好，」他的回答，「思量這個還有的是功夫哩。」他想今天，這個分娩的日子，他要賭不成牌九了。

「可是我就要死了，皮得魯；我已經沒力氣過這個關了。」

「胡說！」他回答說。

「恐怕是，」她仍堅持着；「只是，如果是一個女孩，你可管她叫孤獨，成嗎？」

「怎麼都好。別麻煩我。隨你的便罷。」他結束了這次談話。

她就永不再麻煩他了。生下女孩之後，她只有問明那確是一個女孩的工夫了。她最後的証是：「孤獨，記着，皮得魯——孤獨！」

他吃了一驚，如果他真能吃屁的話，要算他是受了委屈了。在他這個年紀遽然喪妻，還有兩個孩子！如今誰來給他管家呢？誰來把孩子撫養長大呢——直到結婚大了。能接手照料家務？……再娶？不，他決不。而今他明白結婚是怎麼回事了。先前他就明白了多少麼好！可是如今說也無益了。他不再娶是一定的了。

他把孤獨送到鄰下去，意思是不願在家養育她，他受不了一個嬰孩的麻煩和乳母的騷鬧。守着另一個孩子，剛剛三歲的小皮得，已經够鬧的了。

乳孩時候的情形孤獨完全不記得。他的最早的模糊的記憶當是那一個慘澹淒涼的家庭和他那個書聲無言的父親，他和她同桌吃飯，此外只有晨夕間才有一霎氣的會見，她記得他的例常的形式的親吻。

他的唯一的同伴是小皮得，他哥哥。但是能和她一塊兒玩是後照玩字的最嚴格的意義的——那就是說，他不是伴着她玩，而是像玩一個玩具樣的玩弄她。她，孤獨，小孤獨，是他的玩意兒。他已是像成年人一種的一氣莽漢了。他的拳頭當然比她的壯，因此他隨時可以享用他的特權。

「你們女人沒一點兒用處，都是我們男人發號施令，」一天他告訴她說。

孤獨本來生得格外柔順；天性誠與她敏感。女人們向來是柔順的，然而因為柔順於事無補，總是在人們不理會中就湮沒了。起初，傷

心之極，她哭着去找她那個石像樣的父親，望他公平的裁判；可是狠心的父親總拿冷冷的言語告她說：「好了，好了。別麻煩我。來給我一個吻；再不會這樣了。」

他想這樣就安撫下一切，也就避開了更多的煩擾；結果孤獨就不再向他訴說她哥哥的蠻橫了，默默的忍受了一切，悄悄的離開他，也就逃開了他那些草率的親吻的侮辱。

家庭中的陰沈的空氣越發不能忍受了，憂鬱一時時的加深。她的唯一的慰藉是在學校裏，父親叫她白天在校裏寄膳，也是使她脫開他手的意思。在校裏她聽說每一個同學都有或是有過母親的。有一晚上，吃晚飯的時候，她大膽的提出這個問題來麻煩她父親。

「告訴我，爸爸，我沒有一個母親麼？」

「噯！這是什麼話！」父親的回答；「當然啦，每人有一個母親。你爲什麼問這個？」

「那麼我母親呢，爸爸？」

「剛生下你的時候她就死了。」

「唉，可憐！」

於是她父親第一次放棄了他的鄙俗的緘默，告她說她母親名字叫聖堂，並且對她略略述說一下那個死人的容貌。

「她定然是很美麗的來呀！」孩子說。

「是的，」父親隨和着，「是的，但是並不如你美。」這正表明他又任性的陷入一種乖謬的觀念裏去了，他以爲，他的女兒比她母親美，事實上是他的關係。

「你呢，皮得，你記得她嗎？」孤獨問他哥哥說，她這時被已經是時過境遷的家事的一點餘燼拱擾得興奮起來。

「我怎麼能夠記得她？她死時我剛剛三歲。」

「哼，若是我，我一定記得她。」

「那自然，你們女人多聰明！」自居成年人的哥哥揶揄說。

「不，我們不聰明，可是我想我們的記性是好一些。」

「好了！不要胡說了，別麻煩我。」

這一個可紀念的夜晚就此結束了。孤獨從此知道了她有過一個母親。

然而這件事對她真非同小可，引起她無限的思慮。寂寞中藉以自慰的也是這點夢想。

一年年的過去，事物依然如故，火已息滅了，爐邊剩下的是悵惘與灰燼。父親似乎並不顯老，似乎也沒有老的趨向，每天按時做他的例行的事務，循着機械般的規律。不過她哥哥就漸漸的有人談論起來了，直到他變成了市上人們的一個笑柄，最後也終於失蹤了——哪兒去了呢，她不知道。父女倆孤另另的捨在家裏：孤另另的，而且是分離着。他們只是在一塊吃飯睡眠而已。

最後，對於孤獨，天上似乎顯出一點曙光來。一個輕薄的少年人，每次在街上遇見她就向她丟眼色，終於想法結識了她，並且表示他是誠心的向她求愛，可憐的孤獨姑娘看出她的生活的前途已經展開，因此不顧一切的接受了他。春潮一般的新生！

她開始她的生活了——或者，簡直說，她是重新誕生了。從前對於她毫無意義的事情如今是啓示着重大的意義。她漸漸了解了更多的東西，從她的同伴們中間聽來的和從書本上讀來的。一切都似乎在她心裏歌唱着。但同時她更感到自己家裏面的空虛；若不是爲着未婚夫送給她的那張像片，她早就變成一塊石頭，和她那個花崗石的父親相匹稱了。

這件婚事在可憐的孤獨的眼裏閃着眩目的光彩。但他父親却似乎沒有注意到這件事，至少是不願意費這個心思。他從來連影射到這件事的話都沒有說過。有時運氣擺佈着他們遇在一塊，他出門的時候那個少年正在院牆的欄杆邊徘徊着，這時他也就裝做沒看見他過去了。

好幾次在吃晚飯的時候，孤獨想把這件事和她父親告訴告訴；可

是話總是來到喉頭上就梗住說不出來了。於是她繼續靜默下去，終於什麼也沒有說。

孤獨開始讀愛人送她的書。謝謝他，她開始明白人間的事情了。這個男人似乎不像別的男人一樣：他的性格是溫柔，活潑，直爽，俏皮，有時他也和她反駁。但一提到她父親他從來不說什麼。

這是她的生命的新紀元——也是日常在家裏所夢想的——她這才要了解家庭到底是怎麼回事，像同學們的家庭一樣的。因此她對於自己那死水一般的家庭更加發生了疑懼。

她再也想不到的，有一天來了一個陡然的霹靂。她的未婚夫一月前出外去了，這天給她來了一封長信，裏面滿是甜言蜜語，可是在種種情愛纏綿的表示之中，終於忸忸怩怩的說明了他們的關係要從此了結。最後以這樣的話結尾：「也或者有一天你會遇見比我更能使你快樂的人。」

孤獨立刻覺着一陣異常的震慄刺透了她的心靈。她又經驗到一次男人的殘酷，不可描述的殘酷——男人們的，一切男性的。但是她沒有表示什麼，這一切的侮辱與苦痛又默默的忍受了；滴淚未灑。她決不在那個石像樣的父親面前示弱。

爲什麼——爲什麼他會拋棄了她呢？他厭煩了她了嗎？到底爲什麼？一個男人能厭煩愛情嗎？他會厭煩了她，那是可能的嗎？不是，他根本就不會愛過她。從小就渴望着愛情的孤獨今天才明白那個男人並不會愛她！從此她退避在自己的心靈中，記念着母親，仰望聖母。她不哭。她的苦痛太深了。

有一天晚上父親張開他的大嘴說：「好了，那件事似乎是完了，」孤獨覺得父親像是拿一把劍刺着她的心，她立刻跑回自己屋裏去，哭叫着，「媽，我的媽！」在一陣顫慄中她暈倒了。今後的世界對她更加無味了。

兩個年頭又如此過去。一天早上她發現她父親，皮得魯先生，死

在牀上。他是患心痛病死的。他女兒如今是更孤獨了，但也不會哭他一聲。

孤獨要把她的「孤獨」澈底的完成起來：她把父親留給她的一點產業賣掉，搬到一個遠方的世界裏去過活，遠遠的，在那兒沒有人認識她，她也不認識別人。

孤獨現在已是將近老年了，一個純真莊重的女人；每天日夕的時候你可以看見她獨自在河邊上徘徊——她就是那個沒人知道她的來歷的神秘的瘦小的女人。她是那樣的一個慈善的女人，暗暗的行些好事，盡可能的救濟那些受疾困的人們，可是往往生出許多謠言來，辜負了她為他們吃的暗苦。

因為沒有人知道她的來歷，就生出許多傳說來，說她經歷過多麼可怕的災難；其實呢，你是知道的，在她的一生中間並沒有什麼事情稱得起悲劇——說得嚴重一些，也不過是很常見的一種悲劇而已，也並不怎樣感動人，可是牠會戕害人類的生命的。那就是「孤獨」的悲劇。

據說幾年前有一個男人找了孤獨來，一個未老先衰的老人，未老先衰的，偏癱着腰；幾天後就死在她的屋裏了。關於這個人她只說過，「他是我哥哥。」

現在你該懂得對於一個女人「孤獨」這個字包涵着什麼意思了吧——對於一個渴望着溫情和飢待着一個家庭的女人？一個男人儘有地方去逃避孤獨，可是一個女人呢——除非她甘心安身於修道院裏——在人類社會中她是多麼孤獨的啊！

你在河邊上遇見的那個無精打彩的漫遊着的老女人已經經驗過男人的所有的自私與殘暴了。這時她還想什麼呢？哪是她的生活的目的？她還有什麼遠大的希求？

我曾經獲得她的相識——但是談不到友誼。有一次我探問她關於

生活和命運的見解，也可以說是她的哲學；可是我從她那裏聽來的只是我剛告訴你過的她的身世。

除此而外，從她那裏聽到的是一些平凡冷靜的常識。她是一個有特殊的學術的修養的女人，因為她很博學，並且眼光也放得遠大。但是她仍然很能容忍一切的薄辱與殘暴。因此她只好退避在一種孤獨的生活中，免得受人間的欺侮。

關於我們男人，她有一種奇特的見解。有時我竭力把我們的談話引到這個題目上去，她的回答是：「可憐的渺小的人們！」她顯出很可憐我們的樣子，好像把我們看做蝦蟹一類的下等動物。她會允許我將來和我談一談關於男人的事情，特別是那個大的，最大的問題——男人和女人的關係。

「並不是性的關係，」她說，「你要弄清楚；不是那個，只是男人和女人的普通關係，無論母子的關係，或是兄妹，朋友；在另一方面說，或是夫妻，未婚夫妻，或是愛人。最重要的最根本的問題是一個男人如何看待一個女人，無論他是他的母親，女兒，姊妹，妻子，或情婦；並且一個女人如何看待一個男人，無論他是他的父親，兒子，兄弟，丈夫，或情郎。」直到現在我還等着孤獨有一天會和我論完這個問題。

因為只要小心着別傷她，什麼你都可以和她談；有一次我就和她談起關於淫書暢行的問題來，這也是我們現在最感受壓迫的一個問題。她舉起她那明亮的純真的眼睛來嘲笑似的看着我，臉上掛着微笑，問我，「告訴我，你吃飯不？」

「當然囉，我吃飯。」

「好了，如果我發現你，一個要吃飯的人，在那兒看一本講烹飪的書，我就有辦法了。我會把你送到廚房裏去滾煎鍋。」

她總是這樣說。

（亦 華譯）

歐拉拉

R. L. Stevenson

「現在，」醫生說：「我的職分是盡了，並且我可以自滿地說一句，盡得還不錯。所剩的就是讓你離開這個寒冷而且有害的城池，給你兩個月的潔淨空氣和安達的心思。後邊這一項是你自己的事。關於前一項我恐我可以幫助你。這說來有些可怪；就是日前那個牧師從鄉下來，因為我們是老朋友，雖然我們的職業相反，他請了我去辦一件他那教區裏幾個人之間所發生的不幸的事。那是一家——但是你不很知道西萊牙，連我們的貴族們的名子你都難說知道；不用再說這個了，反正他們曾經是偉大的人民，現在是已經走到沒落的境界了。現時他們什麼都沒有了，除去那所府邸，農里格的蓋山，它的大部連一隻羊都不能養活。然而那房屋是一處很好的老地方，坐落在羣山之間的一大塊高地上，非常宜於衛生，那時我一聽到我那朋友的述說，立刻就想起你來。我對他說我這兒有一位受了傷的軍官，是在義舉裏受傷的，現時差夠遷移一下了；於是我提議他的朋友們最好能夠讓你去住。那牧師馬上就沉下了臉，和我預先心裏有意想到的一樣。那話談不到，他說。那末讓他們滾死去吧，我說，因為我真看不上那些叫花子式的驕傲。我們隨後也就散了，互相不大滿意；可是昨天，很使我驚奇，那牧師又來了，並且順從了；他說，他發現了詢問的困難竟比他所恐怕的小；或者，換句話說，這些驕傲的人已經把他們的驕傲裝到

衣袋裏去了。我已經替你商妥了；並且接着你的許可，已經給你在那府邸裏租好了房子。那些山裏的空氣可以恢復你的血液，而且你要去住的那地方的安靜是抵得過所有世界上的藥品的。」

「大夫，」我說道，「你真始終是我的好天使，你的勸告就是命令。可是請你告訴我一點關於我要搬去同住的那家的事吧。」

「我正要告訴你，」我那朋友答道；「而且，真的，其中還有些難處。這些窮人，我說過，是家世很高貴的，充滿無窮的自負之心；他們幾世以來都在漸形與世隔離的生活中過日子，和那些現時已經高不可攀的富人以及他們仍然視為過於卑下的窮人們都各自疎遠了；甚至現在，他們的窮困逼着他們開門待客了，他們也沒有不是老有一種最討人厭的規定的。他們說，你要終久做一位生客；他們可以伺候你，可是他們根本拒絕想和他們極微地親近親近的意思。」

我不否認我有些發怒了，並且大約還正是這種情感加強了我的去意，因為我深信如果我願意的時候，我一定能破除那個障礙的。「這種規定一點也不討厭，」我說；「而且我還非常同情於造成這種規定的感情。」

「他們實在不會見過你，」那位醫生很有禮貌地答道；「如果他們知道你是所有從英國來的人們裏最漂亮最有趣的人（我聽說那兒漂亮人們倒很平常，而有趣的人們有些少見）他們無疑地要更殷勤地歡迎你了。但是因為你把事看得這樣好，那就沒什麼關係了。我真覺得那似乎太不恭。然而你會看到你是一個勝利者的。這一家人不會怎樣誘惑你。一個母親，一個兒子和一個女兒；一個說是智慧不足的老太婆，一個村夫和一個鄉姑，她的告解神父很看得起她，所以，」那醫生笑了一聲，「多半也是簡單的；那也就不怎麼能引得一位華美的軍官的愛好了。」

「不過你說他們是家世高貴的，」我辯駁道。

「是的，關於那層我應該分辨一下，」那醫生答道。「那位母親

是的，孩子們並不是。那母親是末一個貴族後裔，才能和財產都漸形敗退了。她的父親不但窮，他還是個瘋子，那女孩子滿府邸裏放蕩着，直到他死的那候，那時許多財產都隨他死去，並且因為家裏完全耗光了，那女孩更異常地放蕩起來，直到最後她結婚了，天知道和誰；有人說是一個驃夫，又有人說是私販；同時有些人堅持說根本就沒有結婚，那個飛來普和歐拉拉都是私生子。那結合，照實情說，幾年之前悲慘地解散了；可是他們過得那樣閉塞，而且那時國家也紛亂得利害，以至於那個人的正確下落只有那牧師知道——如果他還真知道的話。」

「我這會兒想我要得到些奇怪的經歷了，」我說。

「如果我是你，我不會妄想的，」醫生回答道：「我恐怕你將看到一種卑鄙而平凡的事實。譬如飛來普，我見過的。我說他什麼呢？他是一個很村野，很狡猾，很粗魯，並且，我應該說，很率真的人；別的人也許還都和他相配。不，不，指揮官先生，你一定要到我們那山裏偉大的名勝處去找適宜的交際；關於這一點至少如果你是一位愛好自然者，我担保你不會失望的。」

次日飛來普坐着一輛很粗劣的套着一匹騾子的鄉下車子來接我了；在正午之前的一小會，我告辭了那位醫生，那店主，和那些在我病中照顧過我的好人們之後，我們就從東門出了城，開始走上一層層的山嶺了。自從我被衛隊丟下，以為我要死，已經當了那麼久的囚犯了，以致止是一些土地的氣味就會使我微笑。我們經過的鄉野非常荒曠，並且遍地岩石，有幾處為亂木遮着，一處是枳樹林，一處是大棵的西班牙栗子樹，並且時常有山泉的流徑橫切着。太陽照射着，風快活地絳縹作響，在我的注意力開始轉到我那同伴身上去之前，我們已經進行了幾哩路了，那城池在後面平原上擺縮成了一個很小的岡。乍看起來，他似乎不過是個小的，粗魯的，結實的鄉下孩子，正如那位醫生所說，有力量，敏捷；而且活潑，不過什麼教育都沒有受過；這偶

最初的印象還是最細心觀察的結果。然而使我起始驚訝的是他那熟習而喋喋不休的談話，和所訂的接待我的那些條件那樣地不符；並且一半因為他那不完全的發音，一半因為事體的十分不合，若不用心是非常地難以領會他的。我以前也確曾和與他才質相彷彿的人們談過話；都是生活在五官感覺之中，被一時所見的東西所佔有，而不能使他們的心思離開那個印象的。他的談話在我聽來似乎是（因為我坐着，遠遠地聽着他）一種合於趕車的人們的談話，他們的大部時間都是消費於不用才思和連串起一些熟習的鄉野裏的所見之中的，而飛來普的情形却不然；他自己說，他是一個當家人；「我真希望我現時就在那兒，」他說；那時看見路旁的一棵樹，他中止了他的話，告訴我他曾經有一次看見在那樹枝中間有一隻烏鴉。

「一隻烏鴉？」我重複道，很驚訝他這句話的不相當，覺得我沒有聽完全。

然而在這個時間，他已經又充滿了一種新的思念；移神地傾聽着，他的頭歪向一邊，臉也蹙了起來；並且他很魯莽地打了我一下，讓我不作聲。然後他笑了笑，搖了搖頭。

「你聽什麼來？」我問道。

「啊，好了。」他說；於是開始喊着催促他那騾子，四面山壁都不帶人氣地回響起來。

我更切近地看着他。他極端地體格好，輕快，並且柔軟而有力；他面容也好；他的黃色眼睛非常大，雖然或許不大傳情；總起來看，他是一個顯着有趣的孩兒，而且我挑不出他有什麼壞處來，此外，他的膚色是淡黑的，並且有毛髮旺盛的傾向；是兩個我所討厭的特徵。使我煩惱而又引我注意的是他的心。那醫生的話——一個率真的人——又來到我心裏了；並且我正在懷疑那究竟是不是一個正確的形容，那條路坡下一條山澗的狹窄而顯露着的裂罅中去的時候。澗水在底下雜沓地雷鳴一般地響起來；山谷中充滿着一種聲音，微小的浪花聲

和風的拍擊聲都伴着它們的低音。這種風景果然動人心目，而這條路在那地方却極穩當地被石壁圍住了；驟子安然地向前走着；我看到我那同伴臉上嚇得發青的樣子，覺得很可驚訝。那條狂流的聲響不是永久的，一會好像乏了似地降低，一會又倍加了它那粗啞的音調；片刻的汎濫好像漲大了它的體積，衝下山峽去，對着石壁做洶洶的怒號聲；並且我看出我那趕車的人每在這種喧囂聲音增大的時候，就更特別地畏縮變色。幾種蘇格蘭的迷信和關於慢耳派河的思想從我心裏閃過。我懷疑莫非在西班牙的那一部分也趕巧在流行；於是轉向飛來普，想法引出他的實話來。

「你怎麼了？」我問道。

「啊，我很害怕。」他答道。

「你怕什麼？」我說。「這兒在這條危險的路上似乎是最平安的地方了。」

「有聲音，」他純粹害怕地說，使我的疑惑立刻全消了。

這孩子在智力上真不過是一個小孩；他的心也正和他那身體一樣，活潑，敏捷，而發育上受了妨害；於是從那時起我就帶一些憐憫心看待他了，並且先是專心聽着他的胡言亂語，最後甚至覺得有些樂趣了。

大約在下午四點鐘的時候，我們已經過了山脈的嶺峰，辭別了夕照，開始從那邊走了下去，沿着許多筵谷的邊岸，穿過幽暗的樹林陰影。四下都起了瀑布的聲響，不像那條澗溝裏的那樣簡短和可怕，而是散漫着，愉快而帶音樂性地一谷一谷地響着。到這裏我那趕車人的精神又漸復了，于是又用假嗓大聲地喊了起來，而且由於音樂理會的異常遲鈍，再也沒有和曲譜以及音調相符過，只是信意胡唱，不過不知怎麼還總有些自然和悅耳之感，好像鳥兒的叫聲一樣。當時黑暗漸增了，我也愈形迷惘於那歌唱之中，等待着些清楚點的曲調，而又仍然失望了；最後我問他唱的是什麼——「啊，」他喊道，「我就是唱

歌！」總之，我是被他那不斷地總重複一個調子的法子所迷；那不是像你所想的那麼單調，或者說至少不難聽；而且其中似乎有一些對於現狀十分滿意的表現，如同我們常好以樹木的態度或者以一個水池的靜意所想像的。

在我們上到一塊高平原之前，夜色已經暗下來，不久就更其昏黑，前面的一片濃重的黑影我只能猜到是那府邸了。到這裏，我那嚮導從車上下去，無效地呼哨了半天，直到最後一個老村夫從四圍黑暗中的一個地方走向我們來，手裏拿着一隻蠟。借着這個光亮我可以看見一個大的摩爾式的彎拱門口：關着兩扇嵌着鐵釘頭的大門，在其中的一扇上飛來普開開了一扇小門。那村夫把車帶到外屋去了；我和那位引導者進了小門，隨後又關上了它；並且借着蠟的微光，經過一個院子，上了一層石階，沿着一段敞廊，又上了許多台階，直到最後我們走到一間很大而且空曠的房門口。這間我知道是我要住的屋子，有三個窗戶，屋牆配有裝置在鑲板間的木頭，並且鋪着許多野獸皮。爐裏燒着明亮的火，並且冒出不同的，搖動的火燄來；離火光很近的地方放着一隻桌子，為吃晚飯放的；在遠方的那頭還有一隻床鋪預備好了。我很滿意於這些準備，而且這樣地說給了飛來普；於是他，表現着他那我已經看出來的性格的簡單，熱烈地響應着我的誇獎。「一間好屋子，」他說；「一間非常好的屋子。還有火；火是好的；它使你身上骨節都舒暢。還有這床，」他接着說，把蠟拿到床那地方去——「你看多好的被單——多柔軟，多光滑，光滑，」他順着布絲一再地撫摸，隨後把頭放到被單上擦着他的兩頰，滿帶着一種暢意的粗鄙，讓我不知怎麼有些討厭了。我從他手裏把蠟拿過來（因為恐怕他會燒着了床鋪）走回飯桌去，那兒，見有一瓶酒，我就倒了一盃叫他來喝。他立刻立起了腳，帶着一種希望的熱烈表現，跑到我這裏；然而他一見那酒，顯然地抖顫起來。

「啊，不，」他說，「不喝那個，那是給你預備的。我恨它。」

「好了，先生，」我說；「那末我飲一盃祝你康健和你家宅與眷口的順利吧。說到這兒了，」飲了酒後我又加上一句：「我可以去親自拜見那位夫人嗎，你的母親？」

聽了這話，他臉上所有的孩子氣都消逝了，並且接着顯出一種不可形容的狡獪和詭秘的樣子，同時從我這兒退了開去，好像我是一隻野獸正要跳上前去或者是一個拿着兵器的危險性的人。當他退到了門邊時，緊縮着眼珠，狠狠地怒視着我。「不成，」他最後說道，說完立時就無聲地出門去了；而且我還聽到他的腳步聲輕如雨點般地下着台階漸漸消失，於是靜寂完全封閉了這屋子。

吃過晚飯之後把桌子搬近床鋪來，預備休息了；但是在那光亮的新地帶裏一張掛在牆上的圖像讓了我吃了一驚。畫的是一個尚在年輕的女人。從她的衣服和幕布顏色的極端合諧上看來，她早已死去了；從態度的靈活上，眼睛和容貌上看來，我真以為是從鏡子裏看着一個活人的影像。她的體裁非常苗條而健壯，並且各部都很相稱；紅色的鬈髮像一個花冠似地盤在眉毛之上；她的眼睛有一種頗帶金黃的褐色，正對着我的眼睛在看；她的臉，生得十分完美，却被一種殘酷，陰沉，並帶色慾的表情損壞了。在面目和身材上有些地方，有些不可捉摸的地方，好像回聲的回聲一樣的，暗示着我那引導者的容貌和態度；於是我站了一會，不快活地被它吸引着，並且驚訝着那些相像的奇怪。那種族普通肉體的特質原是註定給像那現在從幕布上看着我的這班貴婦們的，都已經降做卑下的作用了，穿着鄉下衣服，坐着車轅，趕着一輛騾車，把一個住客接到家裏來。或者一種真的連繫還存在着；或者有些嬌嫩的肉，從前曾經穿過那位死去的夫人的綢緞和綉錦，現時正在飛來普的麻布的粗糙的接觸下畏縮。

早晨的最初光線滿照着那張圖像，並且，當我醒了未起的時候，我的眼睛繼續着愈看愈愉快地注視着它；它的美漸形詭譎地潛入我的心裏，把我的疑慮都一一鎮定下去了；而且當我知道了要愛這樣的一

個女人，就是自己在墮落的判決書簽名蓋章的時候，我仍然覺得如果她還在活着，我會愛她的。關於她的邪惡和我自己的軟弱的雙重知覺一天一天地清楚起來了。她曾經做了多次我的白日夢裏的女主角，那時她的眼睛引人臨於罪惡，同時也得了充分的報酬，她在我的想像中投上了一道黑影；當我出去到天的自由空氣裏做一種有力的體操，並且健全地恢復了我血液的流通時，常覺得可喜，想到我那妖女是平平安安地躺在墳裏的，她那美的妖棒已經折斷了，她的唇沉靜地閉着，她那迷魂符已經摔落了。不過我仍然有一種半淹留着的畏懼，恐怕她究竟沒有死去，又在別的后嗣身上復活起來。

飛來普在我自己的屋裏伺候我吃飯；他和那張畫像的相似總在纏擾我。有時候不那樣；有時候由於態度的改變或者表情的煥發，它會和鬼一樣地跳到我身上的。他真喜歡我，很覺得被我注意是可驕傲的，只爲引我注意，他曾想了許多簡單而幼稚的方法；他專愛緊靠我的火爐前坐着，談着他那斷續的話或者唱着他那奇怪的、沒完的、沒字的歌曲。並且有時伸手到我的衣服上用一種撫愛式的親切樣子撫摸着，沒一次不使我心裏感覺一種很可羞愧的不安。但是無論如何，他常會忽然無端發氣，忽然強硬地惱怒起來。用一句証明的話來說，我見過他把一碟我正要吃的菜弄翻，並不是偷偷地而是故意侮慢；並且對於一種探問的暗示也是如此。我並非不天性好奇，在一個生地方，又爲生人們所圍繞；然而一看到發問的表示他就退避，縐眉蹙額，滿露陰險。然後，有很小的工夫，這個粗野的孩子很像是鏡框裏面的那位夫人的兄弟。但這些怪想都很快地過去了；他們的相像點也一同消失了。

在這前幾天裏我除飛來普之外什麼都沒見，如果那張畫像不算數的話；因爲那孩子顯然地愚鈍，而且時時發怒，我平心靜氣地忍受了他那危險的接近真有些奇怪。實際上說來，我有一個時期覺得非常討厭；厭可是不久我就對他了解得不再覺到不安了。

事情是這樣發生的。他是一個天性怠惰，極好遊蕩的人，但爲家所累，不但伺候我，每天還要在園子裏或者府邸南邊的那小農場裏去工作。在那兒他就和我來時那天晚上見的那個農夫一起做活，那農夫是住在家園的那一頭，約有半哩遠近，一間粗陋的外屋裏；而且我看得非常清楚，兩個人中做活最多的還是飛來普；雖然我有時也會見他扔下鐵鍬到他正掘的那地方的植物裏去睡，他的恆心與精力自是令人佩服，而且自從我發現了那工作都是不合於他的性格而且是一種不快於心的努力結果之後，便更加佩服了。但是，我一方佩服他，同時很驚異什麼力量會能引起這樣一個心性不定的孩子的恒久的義務心來。那是怎麼養成的呢？我問我自己，那究竟克服了他的天性到什麼程度呢？那牧師很可能地是他的感化者。可是有一天那牧師到這府邸裏來了；在我寫生的一條岡子上我見他連來帶去只在一小時的期間，並且在那個期間飛來普完完全全是在園子裏一點沒停地安心工作着的。

最後，含着一種非常卑鄙的意思，我決定要破壞一下那孩子的好決心，於是在門口截住了他，很容易地說服了他跟我一同去閒遊。天氣很好，我領他去的那片樹林十分青翠可喜，放着香味並且因昆蟲的營養之聲顯得有了生趣。在這兒他現出了一種新的性格，達到了令我羞愧的快活的極高點，並且還表現着一種悅人眼目的行動上的精壯與秀雅。他跳着，他圍着我純屬快活地跑着；他又要站着腳，看看聽聽，好像把這世界如同興奮劑一樣地飲進肚裏去；然後他又忽然一躍，躍到一棵樹上，和在家裏一樣地懸在那兒，還跳躍着。雖然他對我說的話那麼少，以及那話的不重要，我却極少會有過更比他令人興奮的伴侶；看着他的快活就是一種不斷的飲宴；他行動的敏捷和精確使我澈心地快樂；如果不是機會給我的快樂預備好了一個草草的結束，我恐怕會變得疎忽地無情起來而養成這樣散步的一種習慣了。那孩子在樹頂上很快很靈巧地捉住了一隻松鼠。那時他在我前邊一點，我見他跳到地上，蹲在那兒，像一個小孩子似地樂得大聲喊叫。那聲音激動

了我的同情，那樣地活潑而天真；但是當我加緊脚步走近了的時候，那隻松鼠的叫聲更震動了我的心。我常聽到過並且看到過孩子們的殘暴，尤其是鄉間的孩子；然而現在我所見的仍然把我激怒了。我把那傢伙推開，把那隻可憐的小獸從他手裏揪出來，並且由於一種敏捷的憐憫倒把它弄死了。然後我轉向那殘害者，非常激憤地對他說了很多的話，叫着許多使他聽了似乎很沮喪的名子；最後，指着府邸，讓他快走，離開我，因為我願意和人一起走，不願意和害虫一起。他跪在地上，並且字眼也比較平時咬得清楚些，如河水湧瀉般地說了許多最感動人的懇求話，求我發慈悲饒恕了他，不要記他做過的事，只看將來。「啊，我費力不少了，」他說，「呀，指揮官，這次容忍飛來普一下吧；他再也不做殘暴的人了！」因此，我被他感動得其實比我所要表示的多得多，我忍痛聽從了他，末了和他握握手和解了。可是那隻松鼠，讓他埋了它，做為他悔過的表示；談論着那可憐的東西的美，講給他它所受的痛苦，並且濫用力量是怎樣卑鄙的事。「你知道，飛來普，」我說道，「你確實強壯；不過在我手裏你和樹上的那可憐的東西一樣地無力。你把手放到我手裏，你決抽不出去。那末假如我要像你那樣殘暴，並且喜歡讓人痛苦，我只把手一緊，看你難受不。」他大聲喊叫，臉上痛得發白並且點着許多針尖般的汗珠；等我一撒開他，他倒在地上，撫摸着自己的手，歎息着，像一個嬰孩似的。然而他順受了這個教訓；並且不知還是爲了哪條，是爲了我所說給他的，或者是爲了方才對於我體力的敬畏，他原來對我的感情一變而爲馴犬式的崇拜的忠信了。

那時，我的健康增進得極快。這府邸是坐落在一片石質高平原頂上的；各面都有山邊沿着，只在屋頂上，那兒有一個小看台，可以由兩峰之間看見一小部平原，極遠地呈着藍色。空氣在這些高處流動得很自由而且廣闊；大塊的雲彩聚集在那裏，被風吹開，散碎地留在山頂上；一種粗啞而微弱的流瀾的隆隆聲從四下裏起來；一個人很可以

在那兒由幾種表現着原始的力量的地方，研究一切大自然的較為粗陋而更為古遠的性格。我起先就喜歡這種有力的風景和不定的氣候；並且也同樣地喜歡我住的那所古老傾圮了的府邸。那是一個大長方形，兩個相對角處由許多稜堡式的凸出物毗連着，其中一個角處有門，同時兩個角處都有鎗眼。此外，下一層沒有窗戶，所以這個建築如果有兵防守，沒有礮隊是不能攻下的。它圍着一片種有石榴樹的院落。從這裏一程寬闊的大理石台階上到一帶敞廊裏，繞着院子的四周，由細的柱子支着。又從那裏，有幾道帶圍欄的台階引到房子的上層去，這樣，那上層分成了顯明的幾部分。內外的窗戶都緊緊地關閉着百葉窗；有些上部的石刻都落了下來；房頂有一個地方已經被一陣山裏極平常的颶風颳破了；並且這整個的宅子在這強烈的，閃耀的陽光下，突出於一叢矮小的枳樹之上，厚厚地蒙着一層塵土因而變了顏色，看着真像傳奇小說裏面的寢宮。特別是那院落真像是睡神的家。鴿子們粗啞的咕咕聲總在房簷上，風不能吹進來，而當風在外邊很低的時候，山上的塵土會如雨點般濃密地落到這裏，蒙蔽了紅色的石榴花；有窗板的窗子和無數地關閉着的門，以及走廊的空的拱門也都封住塵土了；整天裏太陽在四面做出許多不全的半面像，並且把支柱的陰影也都陳列在敞廊地板上，但是平着地板有一個有柱子的套間，帶着人住的痕跡。雖然那房子是開在院落的前面的，却也預備着一個火爐，燒着木頭，常放着極美的火燄；磚地上還散着許多獸皮。

我第一次見我那女房東就是在這個地方。她拉過一塊獸皮，靠着一根柱子坐着晒太陽。她那衣服先使我吃了一驚，因為非常的闊氣而且顏色鮮明，在那骯髒的院子裏照射着和那石榴花有一種相似的安逸。看她第二眼時是她身段的美引住了我。當她向後坐下來——看着我，雖然我想是用着視而不見的眼睛——同時還帶着一種幾乎是遲鈍的快意與滿足的表情，她顯出來一種容貌的完美和一種彫像所不能及的姿態上的靜意的高貴。我經過那裏時對她脫下了帽子，她的臉如水池

在輕風裏的波紋一樣快而輕地驚疑地繃攏了一下；却沒有注意我的施禮。我向前走着我那受了一些挫折的習慣步伐，她那偶像般的沒有知覺繃緊迴在我的心頭；當我又來到這裏時，雖然她還仍舊是那種姿式，我却有一半驚訝她會已經隨着陽光移到第二個柱子去了。這次無論如何，她略略地招呼了一下，看來倒很有禮貌，並且也用了那種含糊糊糊的胸音，那種聲音已經由她兒子把我絕好的聽覺弄壞了。我答應得頗有些冒失，因為不但我不能正確地聽懂她的意思，並且她那眼睛忽然的一睜令人心亂了起來。它們異常地大，那虹彩金黃得和飛來普的一樣，瞳孔在那時擴張得似乎近於黑色了。而它們的大並不如它們看人時的那種奇怪的無意義（或許正是大的結果）感動我感動得深。我從來沒有遇見過的一種茫然而無所感覺的一看。我的眼睛連說話的時候都是低着的，我走上台階到了我自己的屋裏，立刻覺到沮喪和不安。但是當我走來看那畫像的臉時，我又想起了家族遺傳的神奇。我的女房東實在身體上比較老些而且豐滿些；她眼睛的色澤也不同；此外，她的面容不但沒有畫像上的那種令我又厭又愛的壞意義，簡直就根本沒有什麼好與壞——一種精神上的空泛，表示着真切的虛無。不過還仍然有一種相像，與其說它存於肉體上或者任何一種特殊的樣子上，倒不如說是在全體上。我想，像是那位藝術家簽字在那張油畫上時，他不但抓到了一位微笑的假眼睛的女人的形像，並且刻印上了那一族的本性。

從那天以後，無論是回來或者是出去，我一定能看到那位夫人靠着柱子坐在日光裏，或者直躺在火爐前面的一條毡子上；不過有時她會移到那道石階的頂級上，躺在那兒一樣地不顧正當着我的過路。在所有的這些日子裏，除去適用於刷了又刷她那豐富的紅銅色的頭髮，或者拿她那沉重而斷續的啞聲對我說幾句照例的無謂寒暄時所用的力量之外，我再也沒見過她表現出一點點的力量。我想這就是她的兩件主要的樂趣，除此之外只有靜默了。她似乎常常自驕於她的談吐，

好像都是些智言警語；而且，真的，雖然都空泛得十足，如正許多名人們的談話，又只限於範圍很狹的一些題目，却再也不會無意義或不相符合了，不會的，那言語自身有一種美，總是那樣地表現着她整個的滿意。一會她要談溫暖（像她的兒子那樣），那她非常喜歡；一會又要談石榴樹上的花，並且一會又要談白鴿子和在院子裏扇動着空氣飛行的長翅燕子。鳥兒們很能激動她。當它們迅速地飛過房簷，或者帶着一股風地斜掠過她的身旁時，她有時會動一動，坐起一些來，於是似乎從她那滿意的半睡中醒來了。但是在她那日子裏的別的時間，她都是很放縱地蜷曲着身子，沉入懶惰與歡娛之中。她那無比的滿足起先很煩擾了我，然而我漸漸從這種景況中得到了些安靜，直到最後我已經養成了一種習慣，每天來回四次地坐在她身旁，半睡地和她談着，我簡直不知是談什麼了。我已經能夠喜歡她那無聊的，並且幾乎是獸類的交接了；她的美和她的懵懂很能安慰並且娛樂我，我開始發現了她的談話裏有一種超絕的道理，並且她那不可測的好性格真令我又愛又妒。這種愛也被她帶復了；她半意識地樂於我和她會面，好像一個正在深思的人以聽一條小河的流水為樂似的。我不能說她當我一來就歡悅起來，因為滿意永遠刻在一個蠢笨的彫像的臉上一樣地刻在她的臉上；但是我由於一種比較視覺更親切的傳達，覺得到她的愉快。有一天，我正坐在大理石壁上她能夠伸手達到的地方，她忽然很快地伸出一隻手來輕輕地拍打着我的手。這事做過了，我的心還沒有領會到這種撫愛，她已經恢復她那習慣的姿式了；並且我轉過來看她的臉時，一點回應的意思都看不到，那很清楚是她對於這種動作毫沒有依戀，於是我歸咎自己不該有那種不安之感了。

我看見並且認識了（假如我可以這樣說）這位母親更證實了我已有的對她兒子的觀念。這個家族血統已經薄弱了，或者是由於長時期的不受教育，這事我知道是驕傲而排外的人們之間的一種通病。確實由身體上還找不出衰落的踪跡來，形態和氣力上一點都沒修改地傳了

下來；現時的面容長得和兩個世紀以前在鏡框裏向我微笑的那付面容一樣能夠銳利地動人。然而智慧（更可寶貴的家傳物）退化了；祖上記憶的寶藏都已消滅了；並且需要一個驛夫或者一個山裏的私販的有效力而卑鄙的異族結合來把那位母親只達到魯鈍的，給兒子更弄成有力的奇特了。然而這兩個人中我以為那母親更好。那兒子好記恨而又肯寬恕，充滿着畏避與慌猝，和一隻兔子一樣地浮燥，我甚至於可以想像他是一個或者能害人的生物。關於那位母親除了想到她的和善之外，什麼都沒有。而且，真的，因為一個觀者容易不知不覺地袒護一方，所以我竟有些成了我所能看到潛伏在他們母子之間的那種對敵形景之中的一個附和人了。的確，那種敵意似乎多半是在於他母親方面。他每有時見他走近了身旁，就屏氣不動，她那空虛的眼瞳繃攏起來，好像很驚恐很害怕。她的情緒實在多是浮淺而且易於感人的；而且那種潛伏的嫌惡佔據了我的心，讓我很驚異那種敵意是怎樣成的，而且是否真地錯在她的兒子。

我在這府邸裏大約已經十日了，那時起了一場又大又暴的風，帶着多量的塵土。它起於含有瘴氣的濕地，並且超過幾處帶雪的山巒。被風吹了的人們的神經就會痙攣作響；他們的眼睛為塵土所刺痛；他們的兩腿在身體的重担下發酸；並且一隻手摸着別一隻手都變得不快意了。此外，那風還颯下山澗去，圍着房子狂吹怒吼地帶着一種沉重的低聲和一種尖銳的嘯聲，鬧得耳朵非常煩厭，心裏抑鬱無神。它並不那樣地時時狂吹一陣，却如瀑布的沉重的衝掃一樣。所以當它一起來，人的不舒服就一點停歇都沒有了。然而在山的高處或者更有一種異常的力量，過度的狂暴；因為時常傳來一種遠遠的號哭聲，聽着是無限地悲苦；並且時常在一個高崖或高台上會隨起來又分散了塔一般的灰土，好像轟炸中的煙一樣。

我在床上一醒來就覺得神經的緊張和氣候的低壓，並且這種力量在那一天裏愈變愈強了。我白白反抗了一回；出去做我照例的晨巴敦

步也沒有成功；那暴風的無理的，不變的狂烈不一會就打消了我的力氣，而且激惱了我；於是我回到府邸裏，發着乾熱，滿身沾污着泥沙。院子裏顯得非常寂寞，有時有微弱的陽光閃爍一下；有時那風又撲到石榴樹上，吹散許多花朵，並且颳得百葉窗在牆上拍打。在壁廊裏的那位夫人正在面色緋紅，眼睛明亮地踱來踱去；我想，她也必是在那兒像一個發怒的人一般地自言自語。但是當我照例地招呼她時，她只回答了一個靈敏的手勢，於是又繼續着走起來。天氣甚至於擾亂了這位沒感覺的人；當我再上樓時我就不再那樣地覺得我的不安為可羞了。

一天裏風總是颳着；我坐在屋裏假裝着讀書或者來回地走着，聽着上邊的喧囂。夜來了，而我連一枝蠟燭都還沒有。我起始盼望有人來隨便應酬一下，於是輕輕走到院子裏去。天色已經變為黃昏的藍色了，而那個套間裏却紅紅地被火照耀着。木頭堆得很高，並且戴着一頂火苗的花冠，被火爐的抽氣弄得來回地搖擺。在這種有力而搖動着的光亮裏那位夫人仍在姿態渙散地從這牆根到那牆根地踱着，緊握着手，直伸着胳膊，向後仰着頭，恰如對天祈求一般。在這種紛亂的動作中那女人的秀雅與美麗更表現得清楚了；然而她的眼睛裏有一種光，不快活地射到我的身上；我這樣默默地窺伺了一會後，覺得她沒有注意，我就和來時一樣地逃走了，於是暗中摸索着尋路回到我自己的臥室裏去。

在這時候飛來普送來我的晚飯和蠟燭，我的氣力已經完全沒有了；並且，假如那孩子還像我所常見的那樣，我一定要留他（於必要時甚至於強留他）來消除我那討厭的孤寂。但是飛來普也很受了風的影響。他一天裏總是發燒；現在黑夜來了，他也陷於一種正反應着我的氣微力怯的樣子。看見他那慌恐的面容，他的驚嚇和蒼白，以及驟然的諾聽使我精神鬆懈了；當他失手摔破了一隻碟子的時候，我簡直一下就跳出了座位。

「我以爲我們今天都瘋了，」我說，假裝笑着。

「全是那黑風，」他悽然地答道。「你覺得你似乎一定要做些事，你却不知道要做什麼。」

我注意到他這種形容的適當，而且，真的，飛來普有時把身體上的感覺用話表示得特別地巧妙。「還有你的母親，」我說；「她好像很感到了這種天氣的壞，你不怕她會不舒服嗎？」

他稍微瞪了我一眼，然後說道，「不，」幾乎有些挑釁的樣子；並且接着把手放到眉毛上，向着風悲歎地喊，那聲音把他的頭弄得轉着和一個磨輪似的。「誰又能舒服呢？」他喊道；而且，不錯，我只能回應着他的問話，因爲我自己就够煩亂了。

我睡得很早，整天坐立不安地疲倦極了，然而那風的毒性和它那強烈的，斷續的鼓噪聲不讓我睡得着。我躺在那兒輾轉反側，神經和感覺都興奮着。我有時候間或也昏睡一下，做起驚怕的夢來，隨後又醒了；這些剎那的小睡擾亂得我不知道時刻了，然而那必定已經是夜間很晚的時候，我突然被一種可憐可恨的哭喊聲震驚了一下。我從床上跳下來，以爲我是在做夢；而那哭喊聲仍然在繼續着充滿了屋子，痛苦的哭聲，我想，然而確實還有些憤怒，並且那樣地粗野難聽得激動人心。那不是幻覺，是什麼生物，是個瘋子或是個野獸，受了屈打。飛來普和那松鼠的思想又閃入我的心中，於是我跑到門旁去，而門却從外面鎖住了；我可以任意搖撼，却終是牢牢地被監禁着。哭喊聲仍在繼續。一時那聲音低落得成了一種似乎清楚些的悲歎，變成這種聲音的時候我已經確定其爲人的聲音；一時那聲音又突然發出了弄得屋裏充滿了地獄裏的一般的狂語，我立在門前靜聽，直到最後哭聲沒有了。其後半天，我還在那兒延遲着，並且仍然在聽那在想像裏和風的咆哮混合起來了的哭喊聲；後來我爬到床上去的時候，心裏還帶着一種劇烈的苦痛和一種恐怖的黑暗。

我沒再睡着也沒有什麼奇怪了。我爲什麼被鎖在屋裏？方才經過

的是什麼事？做出這種不可形容的，嚇人的哭喊聲的是誰？一個人嗎？真不可思議。一隻野獸嗎？那種聲音不見得完全是獸類的；而且是什麼獸，除非是獅子或虎，能夠這樣震動了這所府邸的堅強的牆壁？當我這樣迴想着那個神秘裏的各種元素的時候，我忽然想起我還沒有見過這家子的那位女兒。什麼事比較那位夫人的女兒，飛來普的妹妹，她自己會是瘋顛的更有可能呢？或者什麼事又比較這種無知而且智慧不足的人們變法用力強制一個女親人更為可信呢？這是一個解答；不過當我又想起那種哭喊聲時（那個我沒有不是一想起就打寒戰的），它又似乎不相當的；多麼殘忍也不能從瘋狂中強扭出這種哭聲來。不過，我確定了一件事：如果我不能調查清楚或者於必要時去干預這種想像不清的事，我再不能在發生這事的家裏住了。

第二天到了，風已經颯够了，並且什麼也沒有提醒我夜來的事。飛來普顯然歡喜地到我的床邊來；當我走過那院落的時候，那位夫人正在那兒照例不動地晒太陽；並且在我從大門口回來時，我看見大自然滿臉上都嚴肅地微笑着，天空呈一種淡藍色，散佈着大而朦朧的島嶼，山邊都區劃出見光與陰影的地方來。一次短短的散步就讓我恢復了過來，並且心裏也又想決定這個秘密一下；當我借着我站着的岡子看見飛來普走向園裏做工的時候，我立刻回到府邸裏實行我的計劃。那位夫人看着是睡着了；我站了一會注視着她，而她沒有動；即使我的計劃不周密，我也不很怕這樣的一位監護人；於是走開去，上了走廊，開始搜查這所宅子。

整個的早晨我都是從一個門到一個門地跑着，走進大的和褪了色的臥室，幾間粗略地閉着百葉窗，幾間滿受着太陽光，全都是空曠而美觀的。那是一所大宅子，時間使它失去了光輝，塵土散佈了幻想之破滅。蜘蛛在那裏搖來搖去；大肚子的毒蜘蛛在簷板上奔跑；螞蟻們把那客廳的地板做了它們擁擠的大道；大而醜的蠅子，生活於臭屍上並且為死神的使者的，已經在腐朽的木工上做好了巢，滿屋裏沈重地

嚶嚶叫着。有幾處放着一兩隻小凳，一把躺椅，一張床，或者一把大砌花的椅子在後邊扔着，在空空的地板上和許多小島似的，証明了人的過去的住居；並且各處的牆上都裝着死去的人們的肖像。我可以由這些朽爛的肖像上看到我正在怎樣偉大怎樣漂亮的一族人的家裏巡遊。其中有許多人胸前都帶着勳章，並且都有高官顯爵的儀態；婦女們都衣冠富麗；那些油畫多出自名手。但並不見得是這些實際上和那家宅現時的人口缺少和腐朽相反的偉大的形跡抓住了我的心。抓住我心的却是我從這一輩輩的美麗面龐和齊整的體格上看出來的家庭生命的寓言。以前我永不會這樣體驗過這接續着的家族的神秘，生產與再生，骨肉的組合和變換以及遺傳。一個孩子是由他母親生的，並且（我們不知道怎樣地）自授以人性，還帶些承繼來的面目，轉轉頭都是一個前輩的樣子，伸伸手都是別一個人的姿式，這全是奇蹟，我們因為重複的關係已經無所感受其事了。但是那所有掛在那府邸的屋牆上的一代一代的畫像，面目上的奇怪的一致，和共同的樣子以及共同的態度上的神秘跳了出來，對着我的面。並且我恰巧遇到一隻古鏡，我立着檢閱了半天我自己的容貌，雙方面地尋找遺傳上的纖維，和把我和我的家庭編連着的索結。

最後按着搜查的次序，我開了一間帶着有人居住的形跡的臥室門。那是一間大屋子向着北面，那兒的山多是奇形怪狀的，火的餘燼在爐上冒烟，爐子近旁放着一隻椅子，不過那間臥室的與世隔絕的狀態已到了很堅定的地步；椅子上沒有墊子；地板上和牆上都是光光的，並且除去這兒那兒亂扔着的書籍之外，工作和娛樂的器具一件都沒有。在這樣的一個人家看到書籍非常令我驚奇；於是我恐怕發生阻碍，趕忙一本一本大略地查看查看它們的性質。它們哪種都有，宗教的，歷史的，和科學的，不過多是多年的老書，並且是拉丁文的。有幾本我可以看出有常念的印痕，其餘的都好像因為使性或不中意把來橫着撕斷了扔在一邊的。最後在我巡視那間空臥室時，我發現靠窗的桌子

上有幾篇寫着鋼筆字的紙。一種不加思索的好奇心讓我拿起一篇來，那篇上抄着幾首詩，用西班牙原文很粗略地按着韻律寫的，那詩我可以大略譯成這樣：

「快樂帶着痛苦與羞恥臨近了，
憂愁帶着百合花圈而來。
快樂指示着可愛的太陽，
親愛的耶穌，它照耀得多美妙啊！
憂愁用它那消瘦的手
親愛的耶穌，指向着你！」

我立刻感到羞愧與慌亂了；於是放下那紙，我即時從那間屋裏退了出去。飛來普和他母親誰也念不了這些書，也不會寫出這些粗略而却感人的詩來。很清楚的是我那褻瀆神聖的腳踏進到這家的女兒的屋裏去了。上帝知道我自己的心在於嚴厲地懲罰我的不慎。關於我這樣暗地裏闖入一位那麼處境稀奇的女子的秘密中，和她也許已經來聽見了的思想壓迫得我如同犯了罪一般。我又咎責自己前夜不該妄自猜疑；奇怪我會把那些可怕的哭喊聲歸諸我現時認為是一個聖者的人，幽靈的姿態，因齋戒而憔悴，束縛於機械式的虔信的實習裏。並且和她那不相合的親人們一起生活在靈魂上的天獨裏；我倚着走廊的欄杆，看着下面石榴樹的光輝的花壇和那位衣服鮮明並且半睡着的婦人，她那時正伸展着，很柔和地舐了舐嘴唇，好像正在感到身體上的滿足；我的心很快地把這景象和那間向北對着山的她女兒住着的冷清的臥室比較了一下。

（式 清譯）

（下期續完）

書札特輯

其茨 (John Keats) 致妹書

牛津，10，9月，1817。

我親愛的菲妮，

讓我們現在作一點很正經的問答吧——一點小小的贊成和反對；這樣我就可以參加到你的小需要與快樂裏面，算是盡了哥哥的本分。

自從你能記憶的時候起，我們就很少在一塊兒，因此我不知道彭楊的「天路歷程」和「琵琶王的生平」，或者，「辛特列拉和她底玻璃拖鞋」，和摩爾的「唇書」，你最喜歡哪一本。無論怎樣，在幾封信裏，我希望我會知道，也希望我亂抹的信，會適合你的興趣，你念過的東西，應該全告訴我，如果你一星期裏你只會念六頁。我常得到你的信就會常給你去整頁的信的。我覺得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因為我們是應該更親密一點，為的是當你長大的時候，我不但像愛我唯一的妹妹一樣地愛你，並且把你當做我最親愛的朋友，信託你。我上次看見你的時候，不是告訴你我想到牛津來嗎，自從我由第菲安斯的馬車下來以後，逗留在這裏已經有一星期了，我現在住在瑪德琳樓，在一個

與我並不太熟但我頂喜歡的朋友家裏。我們整天忙，他研究學問，我在寫一首詩，已經寫得很多，希望明春你就可以看到。也許你願意知道我寫的是什麼。我告訴你。

從前有個年青貌美的牧人在拉特姆斯山邊牧羊，他是個很富於冥想的人，孤獨地在樹林平原裏生活，想不到那麼美麗的月神會狂戀着他，然而事實真的是這樣，當他躺在草地上睡覺的時候，她常常由天上下降，很久很久地讚美他。最後，她禁不住把他抱到拉特姆斯的山頂，他還在夢裏。但是我敢說你是念過這篇故事的，因為這也在那些美麗古希臘留傳下來的故事裏面。如果你沒念過，告訴我，我好詳細地給你說別的跟這個一樣有趣的故事。

牛津這地方無疑地是世界上頂美麗的城市了，隨處都是哥特式的建築，高聳的樓閣，塔，四方形的庭院，迴廊，叢樹，還有別的，而且有我從沒見過的澄清的河流環繞着。每天黃昏，我在河沿散步，謝上帝，這許多天沒下過一滴雨。我接到喬治一封有趣的長信和湯姆從巴黎寄來的短簡，他們都祝福你。像多數英國人那樣，他們對於一切帶着英國味的東西都偏愛得利害。法國的原野，樹林，人物，城市，禮拜堂，書籍，隨便什麼，雖然本身都是好的，但是跟我們的綠的島國比起來的時候，他們便如同十月裏的燕子一樣不能存在了。喬治和湯姆在那裏也看見大寺院，文稿，泉水，圖畫，悲劇，和喜劇，還有別的你可以在我們的國家見到的東西像洗衣婦，點燈人，收稅人，跳舞師，魚缸，繙鼓，峭崗，搖木馬等等，現在他們也買到一副鬥拳的手套了。我已經給喬治去信，如你所希望的，叫他寫信給你。最近，我很努力地寫作，一直到我不能支持的時候才擱筆。現在我真有點累了，所以如果我說了一些不合適的話，你不要介意——雖然我的精神清醒像鈴一樣的時候，我想我也應該有點約束的。信就在這裏打住，一直到我底敘事詩第三章寫完以後。我想最多三星期內就可完成的。約略在那時，你便可來看我。

你喜歡泰萊小姐用韻語寫的文章嗎？我剛看過那本書，覺得與你很合適，尤其當我想起你是喜歡那些創作詩歌的時候，我更這樣覺得——這篇文章是同一作家的更成熟的作品。

剛才說起法國，偶然又想開扯到法國的語言了，法語是從人類語言分歧的時候起，最可憐的一支，當你知道了——一個語言之偉大和功用是和文學有關係的時候，你會驚奇地覺得法語和英語是差得太多了。我希望在我們的學校裏，法語的課程都用意語代替，因為意語是充溢着詩意和浪漫情緒的，雖然這詩意與浪漫情緒更適合於女人的情趣，好像研究法文的主要目的便在於說話的流利，這是一件極可憐的錯誤，因為說法語根本沒有什麼。意語在聲音上是頂和諧的，因為總是由唇部發音，若說法語，嘴裏老是壅塞着，像是小學生所喂的吃得過多的穴鳥。

菲妮你應該早點給我信，不用管你寫的是什麼，只要把你所要寫的寫下來就得了，我只希望你給我許多信。但你並不是馬上就要寫的，隔兩三天寫一次也可以，那就是你的小小生命史。你要保存我給你的信，我也要保存你的，這樣，將來我們每人便可積成一大捆了，將來時過境遷，我們可以一塊兒念舊信，快樂地回想過去——那時候準會來到的。替我向××夫人們問好，我親愛的菲妮，我永遠是

你頂親愛的哥哥
約翰。

當非利思，2，7月，1818。

我親愛的菲妮

本來打算明天到刻庫布立郡給你寫信的。但是不幸得很，我的外衣的縫合處被我的背囊磨破了，現在是在裁縫處修補，而我又只有一件外衣。明天似乎是走不成了。所以我現在就給你寫信，我要告訴你。

從夏秋以來，我和喬治，還有我們新來的姊妹和另外一個男伴到利物浦的情形。到那兒的旅行是很可以的——我第二天早晨就離開了，喬治還沒到蘭加斯特郡——然後我們從蘭加想特，背着行囊，徒步走過一些崎嶇的昆布蘭和衛斯特摩蘭郡的山地和海濱，昨天才由卡來兒城到了這兒。我們忙於爬山，訪看生疎的城市，探查碎瓦頹垣的舊蹟，和吃頂舒服的早飯。這兒我們隨處都可聽到很粗濁的蘇格蘭方言：'How is it á wi yoursel' (你好呀！) 女孩子都光腳走着，在頂壞的茅舍裏，烟從門裏冒出來。我回家的時候，我會告訴你許多新聞。因為恐怕你一下子聽了這許多沒聽見過的東西，會馬上嚇壞了，所以我要在一二封信裏，稍為提及，算是介紹。

這兒的人以為我們是珠寶商，或者是叫賣剃刀或眼鏡的小販。因為同伴白郎就戴着一付眼鏡。我們背着行囊，在第一個停留的地方，就有一個著名的酒徒名字叫李察德白萊蕭的——他站着，活像一個弓形，一邊盡他的力量使他的身體平衡，一邊把鼻子直對着白郎先生說：「你——賣眼——鏡——嗎？」

亞卑先生還說我們都是「吉訶德先生」，雖然這兒很多的人都以為我們是小販。希望別被誤認為這酒國的稅吏就好了。每天早上五點鐘我們都起來，早餐前便開始走路，完成了我們二十哩的行程之後才吃飯。昨天我們去拜謁朋斯基，今天早晨參觀林苦敦的美麗遺跡——寫到這兒，我的外衣已經縫好了。——所以我們又趕緊從加羅威起身。我們都很快活，很寫意，一點不覺得疲倦，因為慣了。我們現在到了麥格莫刺利的鄉土裏，這個人也許是你聽說過的。

老麥格是個流浪人，
她在曠野度日。
她底床是灌木的枯枝，
露天是她的屋宇。

她把淡黑的莓子當蘋果，
把金雀花筵當乾糧，
白野玫瑰的露滴做她的酒，
她的書本是教堂的墓園。

嵯峨的山巖是她的弟兄，
她的姊妹是落葉松，
她的大家庭倒使他孤獨，
她有的是無羈的自由。

多少早晨沒用早餐，
多少晌午沒有午飯，
晚飯她不吃，只用眼睛
直瞪着天空的明月。

但每一個早晨她用
新鮮的忍冬做成花圈，
每一個晚上，她拿着幽谷的紫杉
一邊編織一邊唱歌。

用憔悴棕黃的手指，
她把草蘭花織成蓆，
把牠送給她在叢林裏，
遇見的那些鄉間人。

老麥格勇敢有如皇后瑪格瑞，
修長有如亞馬宋；

身披着紅色的舊氈子，
戴着一頂破的草帽。
上帝給了她安息的地方，
因為她早已死去。

如果你喜歡這樣的歌謠，我就時常胡塗一點給你，若是我寄給湯姆一些，也叫他轉寄。這麼多閒事擾亂我，信寫到這裏，似乎只好打住了。

從我胡寫了那隻歌給你以後，我們徒步走，經過一個美麗的鄉村而到刻庫布立郡。在這兒，我給你寫一個說我自己的歌謠吧——

有個淘氣的孩子，
淘氣得真可以。
他不願就在家中，
因為他不喜歡安息。
在他的背囊裏，
他裝進一本詩，
幾條毛巾，
一件襯衣，
一頂當睡帽的帽子，
一把梳頭髮的梳子，
還有新新的襪子，
因為舊的快要破了。
他緊緊地繫住這行囊
在他的背上。
鼓着勇氣，
往北走。」

往北走，
鼓着勇氣
往北走。

有個淘氣的孩子，
淘氣得真可以。
別的事他都不幹，
他只會亂寫詩。
一隻手拿着墨水瓶，
一隻手拿着喏大的筆，
匆匆地，他走到
深山裏，流泉邊，
鬼怪，木標，巫婦，溝渠，
隨處都寫詩。
天涼就穿衣，
天熱就脫衣，
因為恐怕會傷風，
啊，那時候多高興，一個人
鼓着勇氣，
往北走，
往北走，
鼓着勇氣，
往北走。

有個淘氣的孩子，
淘氣得真可以。
他在三個臉盆裏養小魚，

不怕女僕和他的老祖母。

早晨他很早地起來，

先得胡亂鬧一陣，

不論怎麼樣

總要跑到河邊去，

然後帶回家

並不太肥的蝙蝠，

像磨坊人的大姆指，

還有小鱗魚，

像手套的陳列櫃，

不如可愛的嬰孩的

小手指那樣大。

啊，他够胡鬧，

甚麼都弄得一團糟，

弄得一團糟！

有個淘氣的孩子，

淘氣得真可以：

忽然想到蘇格蘭，

就去探訪風俗人情，

在那兒他發現

土地一樣硬，

一碼一樣長，

歌兒一樣動聽，

櫻桃一樣紅，

鉛一樣沈重，

兩個二，也是四！

一扇門，也是木質，
全如同在英吉利，
於是他站在地上，
覺得怪奇怪。
他站在地上，
覺得怪奇怪。

親愛的菲妮，我真洩氣會給你寫這樣不像樣的東西，如果不是我走了一天累了的話也不至於的，你瞧我是這麼疲倦，我躺在床上甜蜜熟睡的時候，縱使你把我鼻子和腳趾縫在一起，當一個球在街上滾，你也不會把我攪醒了的。再說我餓極了，火腿已經吃完了，雞肉好像是山珍海味，一片麪包對我像國會議案一樣重要，我再也不會嫌牠不好吃，真的就可以吃一個牛頭，像我從前吃牛眼睛那麼容易，吞下整串的臘腸像吃一小塊蛋糕那麼容易，啊，親愛的，我到了蘇格蘭的時候，總可以有一二畝燕麥做的餅，極大桶的牛乳和整筐雞蛋讓我一天三餐都滿意了。但我們到那兒以前要經過愛爾蘭，跟那兒的人們談談並拜訪你聽說過的大石道，我沒有時間把一切很詳細地告訴你，因為我還要給湯姆寫我的日記，你可以從他那兒多知道一點詳情，或是等我回來了再告訴你。

我寫了這信以後，我們又走了六十哩，到了紐頓斯條華了，就在這兒，我把這信付郵。今天晚上，我們在格林路斯過夜，明天到波白特利克，後天便可坐渡船到愛爾蘭了，我希望亞柏女士的病好了，替我向她跟她的父母親請安。祝福你。

你親愛的哥哥，
約翰。
(殷晶子譯)

葉宜致妹書

(西北遊簡)

葉 宜

敬，

上次要你去清華你沒有去，我回家去也沒有見你；你大概不知道，我之所以要見你是要告訴你說這一個春假的消磨的方法。平綏路局要辦一個「西北考察團」遊青龍橋，張家口，大同，綏遠，包頭五個地方，來往用七天工夫，車飯費二十元錢。我覺得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所以參加了。

今天（四月八日）是第一天，你願意不願我告訴你一點路上的情形，敬？我不必多說許多話告訴你怎末籌備了許多東西，怎樣預備下棉衣服吧，我要一直說早上起床後的情形了，在這裏。

清華參加的人很多，可是我與其他四個人另組織了一個團體四個人的名字是：韓鳴，湯佩勤，羅大巖，劉明贊（一個不大會說中國話的火奴魯魯華僑。）早上五點半鐘韓鳴叫醒我，六點三刻鐘吃過早點，七點鐘到清華園車站。那裏已經擠滿了人，除大部分一年級同學是去南口以外差不多都是去包頭的。還有你也許願意知道的是，朱靈滄，石敬宜，賀恩慈，她們隨着許多男同學也預備到西北去。車八點鐘由清華園開動，十點半左右才到南口。南口，你去過沒有，是一個很好玩的地方。所謂好玩也許是假的，因為好玩的是可以看見戰壕。車站很不小，許多許多賣東西的販子。停車很久，大約二三十分鐘，許多同學下車照像。南口車站還可以看見大的機車，比普通車頭要大幾倍，上面釘一個銅牌寫着「警告，這種機車特別笨重，只限青龍橋，康莊之間開駛……」等詞句。

由南口向北開車，我們看見前面並沒有車頭，那大機車却在後面推。因爲，一步步走高了，火車往山上爬，哦，我忘記告訴你了，請原諒，我們去西北的人完全住在兩輛臥車內我們五個人還有三個旁人住一間房；你一定覺得奇怪，爲甚麼小房子會容得下八個人呢？牀有三個，有兩個是三層的，共住六個人，還有一個兩層的，住兩個人。我真不運氣，住在三層牀上，上下都不方便。但所帶的被子不少，躺着還够舒服，可是你得知道，到青龍橋之前竟沒有躺着。因爲，我們還要看山洞啊。過南口不遠有兩個山洞，第一個走一分鐘，第二個較短。當車走進山洞時，甚麼都看不見了，完全是黑暗的。我與幾個同學用力喊叫，別人聽了也附和着。到青龍橋我們的專車擱下，我們五個人帶了像機上長城上去玩。那最高的地方是經過幾次休息才到達的。照了幾張像片。風大，天冷，可是我們每人一身大汗，累，啊，累死了。許多外國女人有的很老，也上到最高的地方去，很鼓勵一些不勇敢的中國女學生。城並不是很簡單的一條，而是通到內面去。每隔不遠都有一個烽火台。我們一個烽火台一個烽火台地往上跑。烽火台的最有意思的點綴，自然是那些賣花石頭的和古銅線水烟袋，烟袋荷包之類的東西的攤子了。外國人買的特別多，那些賣東西的也都會說不順耳的外國話。我看見一個老頭子買一個掛在驢頸子上的大銅鈴鑄掛在他自己的頸子上，高高興興地走下長城。當我立在最高的地方時，我極目四望，覺得奇偉峻峭的高山和城垣，實在好看。下城時，因爲路太峭，我跌了一交，幾乎沒把借來的像匣子摔壞。下午一點鐘左右，回到車上午餐，非常好，餐車是頭等車椅子够舒服。五個人五個菜，適口，米飯也好，青龍橋車站的古蹟是詹天佑公的銅像，我好好瞻拜了一次。詹公對於中國的功蹟確是太大了，你知道不？許多外國人不會修築平綏路，而他修成功了。趙澤同他們一羣，有林元枝，也到青龍橋玩，我爲趙拍一個照，在詹天佑的銅像下面。車站上，有賣冰心著的「平綏路遊記」的（名字不對，以後再查查。）我花兩角錢買

了一本，帶回臥車，把被子整理一下，躺下看了幾頁。下面，我的同伴湯拿了一個檀香山的琴“Ukulele”一面彈一面唱，隔兩間房朱畫清她們男女十三人也在合唱。我那時候應該寫日記，忘記了。四點鐘的時候，車開行，我們都拿出錶來看第三個山洞的時間。車役來了，要我們關窗，他說，洞內太冷。車燈這時候亮了，一二三，預備，車進了八達嶺山洞。外面黑得怕人，車內有那個豆黃色的燈。我們計時的結果，車走了兩分十一秒。你知道全長共 1154 公尺，是世界大工程之一啊。過了山洞還可以看見山巒起伏，到一小站，名西撥子，站一會，再走則為一大平原，四望無際。我這時在下面伏窗遠望，春色尚未到來，頗有塞外風光了。不到五點鐘，到一個大站，名「康莊」，車停十分鐘，我下車，到餐車看看，許多同學在寫東西我也便回去取筆紙來坐在這裏寫這封信給你。後來車開了，筆跡就不整齊了，因為巔簸很利害。這一會，車過了懷來，天陰，很冷。今天夜九點，車到張家口，摘下，我們將在車中過夜，明早遊張家口。這封信明天發出去。

這一會，我對面沒有人，左邊一個人看書，他的對面的人也看書。我右邊的人寫信，他的對面的人寫文章。

我預備多寫幾封信給你。

祝禱。

××。1935四月八日下午五點半平綏車中，塞外了。
五點五十過土木站，你知道這個地方的歷史上的價值否？

二

敬，

昨夜車過宣化到張家口，下車後認不滑方向，而且錯得非常利害，把南當作北了。夜色裏，我們可以看見繁華街市一帶的輝炫的燈光，張家口有電燈，這是到站後才知道的。到站雖在夜間，但也不過是

九點半鐘，我的幾個同伴中有的已經睡下，其餘的完全換了厚衣服下車，冷，完全是傳說，我們實際上並沒有感覺到。車入站時，站外站了一長排人，每人手裏提着一個長燈籠，上面貼着不同的旅店名字。當我們走過他們面前時，聽見不同的喊聲：「華元旅館，你老！」「廣仁棧麼！」

二哥前些日爲我畫了一張張家口的地圖，我們打聽出方向，便走入一條斜街（聽說張家口的街道完全是斜的）叫作怡安大街。那條街可真够繁盛，並不亞于王府井大街，但狹窄一點，所以更近乎廊房頭條。先走進了一家牛奶舖，吃了一碗奶酪一碗熱奶，價錢同北平差不多。在街上除了洋貨布舖，乾鮮菓店之外，有好幾家店舖，掛着「批發貨莊」的牌子，此外再沒有甚麼字句說明他們是賣甚麼的。屋子裏面：除去幾個黃枯臉的人物外也不見甚麼貨品，我的同伴不知道那是甚麼性質的舖子，可是我知道，因爲最近看了一篇張家口遊記的文字。那個華僑的同伴尤其感到興趣，說明天來照像。當初，我們沒有知道怡安街的正確方面，所以終歸迷了路，找不到車站。我們在夜色迷離中走了許多冤枉路，十一點半方找到車站。但是我們的臥車去上水了，等到十二點還不見回來，一個個焦灼的面孔擠在一間有着豆色的燈光的候車室裏。人人感到疲倦，我也疲倦，但我總想着不久車會回來，所以在站台上閑走。我看見牆角裏蹲着三五個蒙古人，臉泥污得怕人。他們旁邊貼一張佈告，我按照它的指示到站長室買了一本平綏路遊覽指南（昨天所買冰心著的書名「平綏沿線遊覽記」，並此告你。）回車時是十二點多。我睡在三層牀上，很不方便，又因爲帶的東西太多，更不方便。夜間，不但不冷，反又覺得悶熱，翻翻身，東西都掉下去，如下牀是够不着的只好不去管它，朦朧睡下。

今早五時，同車有人談話，醒了，再也睡不着，費了好半天事起牀洗漱。

張家口最好玩的地方據說是賜兒山，我們花四角錢雇來回洋車去

了。山在西面，八里多路。那兒，山腰裏有一個廟，名叫娘娘殿，香火很盛。登娘娘殿望張家口，非常清楚。殿是在雲泉寺內的。雲泉寺內頂好玩的還是那兩個洞，一是冰洞，一是水洞，相距三五尺，但一個裏面完全是冰，一個裏面完全是水。據傳說一年四季都如此，但上次冰心的紀遊說她夏天去沒有見到，所以這次雖則見到總有幾分懷疑。天氣不好，不然必能多照幾張像片。

由陽兒山回來，是到清河橋，張家口有一條清水河，這個很不巧的鐵橋就在清水河上。由橋西往北走，是一條極寬的極長的大街，這條大街可以分爲三段，南段叫武城街，買賣很多，够繁華，中段和北段中間隔一玉帶橋，合名明德街。原來中段叫邊路街，我想多半因爲它邊路特寬之故，北段名仁壽街，商務書館故址在路東。現在，那故址改爲一個稅局了。北段北頭，有一個朝陽洞，是一個山洞，造成一間廟宇了。那裏面陰寒襲人，夏天避暑，特是好地方。街東，我們每人買一塊地毯，還够便宜。

再北，爲大境門，門外，有高維嶽寫的四個大字「大好山河」。我要拍照，警察不大高興，所以中止了。又出外向西，看見漢蒙交易的市場，牛車甚多。

下午一點，吃午飯，飯後去爲「批發貨莊」拍照，又買了許多蘑菇回來。我並沒有買，因爲太貴，而且「言有二價，」我們外地人是不會打價錢的。

街道整潔過于北平，人也誠樸，這是我對於張家口初未料及的特好印象。下午風大，遂回車書此。現在是四點一刻，再過幾分鐘該開到大同去了。此信預備到大同發。祝福你。

××。

四月九日下午，平綏車中。

昨夜九時即睡，不知何時到大同。今晨六點半醒來，天甚冷，著外套出發至雲岡。車站在大同城東，雲岡在城西。今晚開車

赴綏遠。

四月十日上午

大同車站。

三

敬，

昨天不知道甚麼時候到了大同，起初還一站一站地數數目，後來就睡着了。車走着的時候搖盪得很要命，可是越搖也越容易睡着。本來不到大同站時有一個很長的鐵橋，叫作御河橋，我想火車過橋時一定很好玩，可是我睡着了，不知道究竟過橋的滋味如何。今晨起床，知道車站是東西開的，因為看見太陽出來的方向了。隔車望東面，看見許多買賣舖子，於是斷定了大同不是個小車站。「冷！」第一次覺得冷了，昨天穿一個毛背心一點沒有覺得怎末樣，今天可不成了，非穿上毛衣不可。山西其實在察哈爾的南面，可是反倒冷起來，不曉得甚麼緣故。在站上漱洗，必須用熱水，洒在地上的水立刻會結凍的。早飯前喝了兩碗杏仁茶，味道同北平的相同，沒有酸味，一笑。九點才出發到雲岡去，所以我們有工夫在車站玩，我出去三次回來三次，你猜爲甚麼？第一次，取外套，第二次取圍巾，第三次取手套。早晨看見凍冰，也還沒想到冷到零度。車站沒有甚麼好玩，只是可以看出大同的名產：沙鍋和銅器。買一套沙鍋用五六毛錢，一個銅鍋也不過八毛錢。同學有的買了，我沒有買。

昨天告訴你車站在城東，錯了，實在是在城北，九點鐘坐了幾輛破舊不堪的長途汽車向雲岡出發，先進北門（記住，車站在城北）走到城中心四牌樓，向西拐出西門，然後走了好一些土路，土太多而路不平，顛簸甚難過，口罩和風鏡有了極大的用途。路上可以看見兩旁的山脈，和山下的河道。河岸本來很寬，但水很少，而且是黃渾不堪。車要過兩次河，就由河裏過。

雲岡在城西三十里，我們走了整整一個鐘點。下車的地點是山西駐紮的騎兵司令趙承綬氏的雲岡別墅，一種很精緻的小房子，對面一個小亭子。這個別墅的西隣（別墅是路北）便是最有名的石佛寺。雲岡爲甚麼出名你也許還不知道，讓我抄一段冰心所寫的文章給你：「雲岡在大同城西三十里，武周山之雲岡堡，當北魏建都大同時節，雲岡逼近魏都，山石又好，正爲佞佛的魏帝所利用，於是於文成帝興安二年（453年）開始雲岡石窟的雕刻。…」

（四月十日夜伏牀上書此，太不方便只好停止，明天繼續寫。今夜十一時由大同開車，明早到綏遠。）

現在是四月十一日上午七時，車停于綏遠站，我可以繼續寫一點雲岡的樣子了。雲岡的石佛古寺是魏代的古物，距今已經千餘年了。進正殿時，和尚拿了一束高香領路，裏面黝黑不見人。殿爲一大石洞造成，四壁皆雕佛像。正中是一石柱，極大，四面有很大的雕像甚多。但以過於黑暗，不能看清。東院，大殿中一大佛，登四層樓而見其座，再登上始見其面，高六七十尺，人立其手中，其長恰如佛之姆指。佛腳掌長一丈三四。旁邊侍佛亦高大。過石佛寺往西，經過西天第一洞，佛籟洞，五佛洞，佛像不下萬千。西邊碧霞洞北面有一大像無洞，亦無其他遮掩，故容易攝影。其餘各洞中之佛像並非不偉大，但洞中黑暗不能照像。由上述之最大大佛往西本尚有許多大洞小洞，但時間不許，遂折回。雲岡非三五日不能竟遊，而我們只遊二小時，難免遺漏。詳細記述可見「文學」去年十月十一月十二月號鄭振鐸所寫西行書簡。我的筆是描寫不盡的。

便餐後乘原來汽車向城內進發，路經觀音堂，外有三龍壁，無甚可觀。

旅進城，遊甚久（詳情待今日下午再寫一信。）昨夜十一時車開，睡甚熟，今早睜眼，知綏遠站已到。即起，祝早安。

××。

四月十一日上午七時在床上。

四

敬，

睡在三層床上實在太不舒服，沒有法子寫字；你看，前一封信寫得成甚麼東西了。我應該向你道歉，你也應該原諒我。雲岡的記述太少了，我知道你會得不到甚麼概括的印象的，是不？可是在我，我還忘不了那地方的樣子；假如你願意聽，我還可以再告訴你一點。我不是跟你說過，雲崗是一個很大的地方麼，打算完全走遍是很要一點時間的。我們四五個人是由石佛寺往西走的（普通人都是這樣），另外一些人都是向東走的。聽他們說起東邊的石窟裏面，住滿了野鴿山鴉，土氣彌鼻；他們是富於冒險性的，所以還要屈着身子鑽進已經封了口的洞。他們說，若是暮色蒼茫的時候進去，再有一點涼風，一定會有說不出的美感。你看，一起玩雲岡的人雖然那末多，可是大家各有不同的收穫，有的在誇耀着這末一個特別發現，有的在講述如何冒一次險。

由雲岡回大同的路中我們的汽車上少了一個人，大家爲他不安心，讓後面的車子開過去而我們停留下等他。那時候我自己想，這個人一定是玩迷路了，他一個人留下不也很有趣麼；你說是不是，在他自己，他該獨得多少享受啊。後來有人發現他並沒有丟，而是上了另外一輛車子，我們一輛車上的人就有了輕快的談話資料了。

大同城是北魏的帝都，所以古老氣十足。城有兩個，北面一個土城空着，專練兵，南面一個街市很不壞，也熱鬧。城的中心有四個牌樓，分別通到四門。我現在只能記得通東門的街是叫和陽街了。我們遊雲岡回來進西門，看了兩個廟又看「九龍壁」，「九龍壁」比北海的要大，是明代王府迎壁，洪武九年（1376）所建。九條姿態不同的大龍之外還有許多小龍，據說是一千三百八十條，可是看的人太多，

連照像都不成，我自然不去數它們了。

我們看的第一個廟叫大華嚴寺，又叫上寺，聽說是遼代的建築，距今現在已經不下九百年了。我一向玩地方是不抄寫甚麼的，這次却被正殿前的四個大字引動了，好，就抄下來：「調御丈夫」，小字是「萬歷戊午年」，快說，萬歷戊午年離現在多遠？廟很破舊了，殿內有五尊佛像，而且陰森氣怕人。四壁有壁畫，好看，可是看不懂。這個地方很引人入勝，進去的人遲遲不肯走。

第二個廟是下寺，就是下華嚴。這個廟比上寺小，前面開辦着一個小學校。正殿前很適于照像，我們自然不便不照。殿是當初藏經之所，現在也還看得見許多「壁藏」，可惜都上了鎖，不知裏面是甚麼樣子。

出大同東門，是一條大河，名叫「御河」，或「玉河」。聽說時常汎濫，所以河岸上有鎮水的鐵牛。

大同名產是銅器同沙鍋，我只買了一把小鎖，只八分錢。我們在牌樓下買梨吃，非常便宜。當地人說話鼻音很多，不會讀「N」，所以把「人」念作「仍」。我們走在街上，人隨一大羣，好像我們是怎末奇怪。警察就毫不客氣地用棒子打他們，他們沒有反抗。我自己覺得很慚愧，因為我們天天喊「到民間去，」而事實上民衆看我們覺得奇怪，怎末談得到與民共甘苦呢。我們作學生的在社會上實在處在一最優越的地位上了。我以為山西人特性也很可以看出來能吃，苦而少反抗性。

從大同城裏回來我們已經不餓，在一家館子裏吃過晚飯了。回來的時候天氣不像冬天，不像上午那樣冷，可是那種景象反而有一點淒涼。樹木的稀枝上睡着烏鴉，坐在洋車上把頭縮在領子裏。我回來在車上暖一會，又一個人下去到車站東面的街上去買東西，因為第二下該到綏遠了。我要去看二姑的，所以買了一盒點心。在提了一盒點心回來的時候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感覺，像是秋天的感覺，又像是想念甚

麼。

很晚，又跑到飯車上去，那時候已掌燈半天了，飯車到北面去上水，不知道怎末出軌，一些工人在那裏修理。他們喃喃地說着，「十一點也許開不了車，看吧。」我在飯車裏吃一點東西，拿出紙來在燈下畫速寫，我不會畫，不過解悶兒玩，畫我對面的人的坐着的姿式。因為旁邊沒有熟人，又跑回自己的睡車。在我的床上伏着寫幾句話給你，就是上一次信的前一半。那時候我下面一個人也在寫，寫給他的姐姐，他常常問起我來，「喂，那個大佛的手是幾電筒？」你懂不懂？原來我們在雲岡的時候沒有帶尺，只好用手電筒量量大佛的各部位。湯那個時候做甚麼不難想到，彈 Ukulele 玩，是不是。

十一日到綏遠，天冷，必穿厚衣服。綏遠也分兩個城，都在車站南邊。二城相距很遠，不像大同城兩個擠在一起。

我們先到比較熱鬧的舊城，參觀第一中學校，學生樸素極了，沒有一點城市味。我想着有一個燙頭髮的去了必招人家笑話。

街市很整齊，熱鬧的地方不亞於北平。有很多地方與張家口相似。我們參觀的是幾個「召，」「召」者「廟」也。喇嘛廟很多，我們只看（1）舍利圖召，（2）五塔召，（3）大召，還有小召沒有去。召與廟之不同在外表及內部均看出，我不能詳細地描寫，現在只告訴你我們看見活佛的臥室，佈置的講究極了。燃着藏香，香烟嫋嫋。一個老喇嘛正坐在地上誦經，如同沒有見到我們一羣參觀的人。

新城在舊城之東，只是行政機關所在地，沒有許多買賣。

夜，我去到車站北面中山里找二姑，他們住 76 號，大哥住 73 號，分居。屋子都很小，雖有電燈也不亮。宏哲胖多了，宏周還那末老實。我們談話並不多，多是北平的景況之類。二姑丈還沒有回綏遠，大概還在通州。你若見到可以請他回綏遠了，大哥會寄票給他的。

由綏遠往西就去包頭了，今天不預備講包頭。

沿路我們照許多像，差不多都洗出來了，大約有 150張。一時加洗不出，我預備只選三五片比較好的送你。出發前一天，我在學校照一像，今天送你吧。

五

敬，

這回是早上開車，由綏遠往包頭開。我們的同學又多了一批，他們是先到綏遠的，這天跟我們一起上包頭。車上自然太熱鬧了，我讓那些去過昭君墓的人給我們講路上的情景。他們坐轎車去，你想想，那多有趣；他們還說，怎末樣坐在車裏面渡河。此外的時間就是胡曬胡唱，天氣好，有太陽，大家是應該高興的。不知道誰在綏遠買那末多葡萄乾和松子，最先還大家搶着吃，吃到後來就不動手了，看，可是不想吃，那邊一間仍是打「Bridge」，叫得那末有趣。

過了綏遠，車站的名字就奇怪起來了，你聽，台閣牧，畢克齊，陶思浩，薩拉齊，你覺得可笑不。我跟韓鳴就記住了一個陶思浩，總說，總說，「套四浩，套四浩！」因為要學當地口音，當然不便再念「陶思浩」了。

好容易盼到一個可以停留一會的大車站，叫作薩拉齊，大家一起跑下去，搶着照像。在那個車站木牌下面站好一個人要照 solo（我們管單人作的事情都叫 solo，你知道了，是不是。）正在對光，跑過一個去要跟他照二人像，但是他還沒有站好第三個人又加入了，以後你猜怎麼樣了呢，以後就是我也加入了，照完我數數人數，我第七。

到包頭是正午，天氣熱極了，把所有的皮衣毛衣都脫下，只穿一件單衣服就不冷。在車站遇見一個小孩子，十六七歲的樣子，他願意領我們到包頭城東的轉龍藏去。我拿了那隻手杖，跟在他們後面由車站向北走，走不遠就看見城牆。包頭這地方很有意思，像我們的家鄉。我們隨隨便便就爬上城牆，在城上去走了。這是我們可以跟別的同

伴驕傲一下的事，他們玩包頭却沒得上城牆是不是。轉龍藏沒有甚麼好玩，只有那三個吐水的龍口還可以照像。包頭全城都吃那裏的泉水，水車用馬拉，倒很好玩。馬聽話極了，自己就會把車子放正，不用水夫舉着鞭子叫。我給你的照片裏就有才說的那匹馴良的馬。

我們沒有在城裏停留多久，就回車站了；在車上休息一會，我們的小客人又領我們到車站南面去，那兒，你自然知道，就是黃河河套啊。黃河不是在半路往北拐了一個大彎子麼，我們這回就是去看那個灣子了。河面很寬，水是黃而平靜的。岸旁有幾隻小船（說是小，比起北海的小划子不知大多少倍了。）我們就都跑上去。上去的目的——在照像——在過橋；可是當船被船夫搖到河中間去以後我們的同伴裏又有人害怕了，他用英文低聲跟我說，「這些船夫會不會在河中間難為我們？」你說會不會，他們，敬？「我們把錢都給他好了。」這是我說的，我說萬一他們欺侮我們的時候我們這末樣作，可是船夫畢竟不像我們想像得那末壞，我們下船後只給兩三毛錢他們就滿意了。

黃河鯉魚好你總該知道是不，魚不但好，而且那麼便宜。岸上的漁夫很不少，他們隨便就可以打上幾條大魚來。我們想買一條回車上叫廚子煮一煮，可是聽說車上是預備給我們魚吃了。我們曳着疲乏的兩隻腿走回來的時候已經是下午四點了。

當晚全車的人都休息了的時候我們那一小組又出動了，開步走，走到城裏去逛大街，包頭是一個很開通的小都市，還有新聞紙，這次西北考察團給了他們很好的材料，我們想買一張却遭到拒絕。因為報印有一定的數目，都是按月定，零賣的不多，夜間去根本已經賣完了。我們在燈下立在街上讀着關於我們的記載，我就想念起北平來。我們逛大街之後還去洗一次澡，那裏的澡堂已經算是很講究了，跟北平的沒有兩樣，伙計們說話也不是本地口音。午夜雇洋車回車站，這回却遇到麻煩，城門已經關閉了，守門的兵士很遠很遠就凶厲地叫了一聲：「口令！」這種經驗我們是有過的，不怕；你怕不怕，假如是你

？洋車夫答了一句「上車站，」甚麼事情都過去了，城門是車夫開了再掩上的。那天有月亮，坐在車子上跟車夫談話，大家都用山西話談，有勁兒極了。車站如同是我們的家，回到臥車上的時候又感覺到家的親切的空氣。

我覺得這次到西北去最有意味的一天要算十三日，要去的地方都去過了，只有坐在車子裏作回想。車十二點往回開，上午又進了一次城，買回一把蒙古人用的刀子和筷子，很早就坐在床上等開車。坐在那裏看了一本「王同春開發河套記」顧頡剛寫的，王同春是一個單身漢子，漂泊到河套去以後招兵買馬成了一個無冕帝王，可是他却作了開發河套的好事，讓後人稱讚他為民族英雄。我們幾乎每人有那末一本書，大家看完大家爭着講，這個故事會引起你極大的興趣，不信以後我講給你聽。

此外有人去過五當召，大極了的一個大廟，我沒有去，不知道。可是在他們去五當召的時候我們的車子先由包頭開到磴口，參觀民生渠。這裏沒有甚麼好玩，就不多說甚麼了。

以後的時候就只好坐在車子裏了，到甚麼站也不停。有時候會感覺到一點悶，悶的時候我就念斯文哈定的「亞洲腹地旅行記；」有時候想家，想家了就唱。你知道想家是必然的，那個 Ukulele 彈起調子來就有點哀婉，尤其當太陽落山以後，車走在荒涼的山腳下的時候；哦，我還忘了告訴你，這裏還有兩隻口琴，一起吹奏思家的調子。夜間比白天好，白天多是指着一個地方嚷着，「哦！這地方我知道，我知道；」夜間伏在窗口外看着遠處的和近處的稀疏的燈火的時候心裏會有一種微妙的感覺。……

回到北平覺得樹葉綠得太驚人，離開七天，北平却有了一個半月以上的變化了。

××。四月十五日，北平。

哥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致妹書◆

親愛的小妹妹。我要不想念你那才沒道理呢，id est (這就是說) 如果我不給你寫信就是從亞當的子孫入大學以來一個學生所做出來的最大的不公平。…你要說甚麼呢，妹妹，假如你看見我在我現在的書房裏？你會astonished (驚訝地) 曬出來：這麼齊整！這麼齊整的哥哥！——喝！——把眼睛睜開，看吧！——我的牀在這兒！我的書在那兒！那邊，一個桌子，連你的梳妝台也決不會那麼乾淨。還有——不過——先不用說那個吧。我剛剛想起來。你們小女孩子們不能見得這麼廣，像我們詩人一樣。所以你必須相信在我周圍甚麼都是看來很齊整的，我跟你說詩人的話。够了！現在我寄給你一件節市上所買的禮物。——我多謝你。——不敢當，你不用提了。——爲我吻史密特和倫克，親愛的孩子們！也替我多多問三個姓史脫菊的女孩子好吧。我離女孩子們這麼遠。但還有一件。在這兒我一個女孩子也不認識，我真光榮，謝天謝地！

跟年青的美麗的W——不過這與你有甚麼關係呢！不說了，不說了！說够了女孩子了。

你想，一個頂可笑的故事！——哈！哈！哈！——笑吧！——克勞斯先生讓我給這地方的一個商人送信去！——我就去送。我看那個人和他的全家都是極有禮節的！——有條有理的。女人額上蒙着頭巾

◆兩信自「Alles um Liebe」選出，一寫於一七六五年十月十二日，一寫於同年十二月六日，致其妹科尼麗，時哥德在來比錫城，年十六歲。(譯者)

，斜着眼向旁邊看。啊，妹妹，我真要一下子大笑起來。用柔和而謙遜的低聲說了幾句話，就把我送走了。我出來就到廟裏去了。再見。

底下是寫給父親的。

我預備給老校長寫信。我覺得不算難事。現在我不做別的，只有用功念拉丁文！——還有一件！你想不到做一個教授是多麼漂亮的事。我看了幾個他們那一類堂皇的人物就非常羨慕。nil istis splendidius, gravius; ac honoratius. Oculorum animique aciem ita mihi perstrinxit, autoritas, gloriaque eorum, ut nullos praeter honores Professurae alios sitiam. Vale. Vale. (再沒有那麼光輝，尊嚴，而且榮耀的。他們的外表和名譽讓我的眼睛以及我的靈魂都昏眩了，所以我沒有別的目的，只想得一個教授的位置。再見。再見。)

二

姑娘，恰好現在我有跟你談一談的興趣；就是這興趣催我給你寫信。因此你要驕傲，妹妹：我把我所需要的時間的一部分送給你。爲我給你的這種光榮對我鞠躬吧，深一點，再深一點，我願意看見你對我有禮貌，再給我鞠一躬吧！够了！我當不起。你笑吧，小傻子，看我說話的調子多麼神氣。先笑吧。我們學者注意的是——甚麼！你不要以爲是十個塔勒(合三十馬克。——譯者)。我們學者更不注意你們女孩子如同——如同「原子」一樣。真的，自從我學會了一粒微塵可以分成一千份，我就說：真可羞，我怎麼會從前對一個女孩子注意呢，大概誰不會知道有一種極小的獸類，它們能在一個針尖上跳門奴愛特舞吧。說別的吧。不過你知道我多麼够哥哥的派頭兒，所以我要回答你那孩子氣十足的信。你們一小輩倒也不錯；替我問候親愛的女孩子們吧——唉呀，糟了！我又自相矛盾了。你知道，妹妹，我很正經地把她們不過當做「原子」看。你要我把我同桌的伴侶們形容一下

，我就開始吧，可是一定形容不好。路維格博士，我們的房主人。一位五十歲的人，經過不少患難，他又有一大堆事情，而離不開他二十歲時候所有的活氣。他很隨便，談女孩子談得真利害，是一個非常謙和而慈善的人。他的愛熱鬧的心讓他租了一所很大的房子，住上許多碩士們與別的小人物。他們正是他好客的緣故。摩路斯碩士，一個神學家，一個很有禮貌很伶俐的青年人；他不大說話，然而看着總是和氣的。他的隣居海爾曼碩士，是一個醫學家，也不是最能談的，可是常常做出來懊喪的臉子。不過，除此以外，是一個很漂亮的人，我給你做個媒吧。我在這兒給你畫他一個像，我切實地畫。大概四呎半高。從臉說起吧：他跟別人一樣有眼睛鼻子等等，但整個的組織呢，嗚，真動人。黝黑的眼睛，被下垂的眼眉遮着，並不特別美的鼻子，在凹下去的兩頰之間顯得很高，一個向外翹的嘴，跟下巴一樣，長着一些棕刷子似的黑鬚子，還有，滿臉上都是很重的紅色。他的旅行並沒有使他變得聰明一點。他十分怕見人，因為人們都不照他那樣行事。別的下次再說吧。

有工夫就常寄給我城裏發生的各種新聞。

底下回十一月二十一的信。

你要跟我學甚麼呢？你願意知道往下落的物體有加速度，或者十六的方根是四麼。這些事與你有甚麼關係呢？不，我教給你比這有興趣的吧。我們就這麼辦，妹妹。把你的信寫在信紙的半邊，我好在那半邊給你回答和批評。可是不能讓父親幫着你。那不算。我要看你怎麼寫。留心這一點：只照說話那樣寫出來，你就可以寫一封好信。

(南 星譯)

(辛笛先生的日記，柳川先生譯的勞倫斯書信，下期登載。)

給青年詩人卡卜斯的信

R.M. Rilke

我的親愛的卡卜斯先生：

你不會得不到我的祝福，如果聖誕節到了，你在這節中比往日更深沉負擔着你的寂寞。若是你覺得牠過於廣大那麼你要因此歡喜；（你問你自己吧，）哪有寂寞不是廣大的呢；我們只有「一個」寂寞，又大又不容易負擔，並且幾乎人人都有這危險的時刻，他們情心願意把寂寞和任何一種平凡無聊的社交，和與些不重要，無足取的事物表面上的諧和去交換……大半也正是這時候，寂寞在生長；牠的生長是痛苦的，像是男孩的發育，是悲哀的，像是春的開始。你不要走錯路。我們最需要的却只是：寂寞，廣大的內心的寂寞。「走向內心」長時間不遇一人——這我們必須能夠辦到。居於寂寞，像一個寂寞的兒童，當成人們圍繞着他從事一些髣髴很重要的事務時，他們是那樣匆忙，可是兒童並不懂得他們做些什麼事。

如果一天我們洞澈他們的事務是貧乏的，他們枯僵的職業與生命沒有關連，那麼我們為什麼不從自己世界的深處，從自己寂寞的廣處，（這寂寞的本身那是工作，他位，職業）和兒童一樣把牠們當作一種生疏的事物去觀看呢？為什麼把一個兒童坦白的「不解」拋開，而對於許多事取防禦同蔑視的態度呢？「不解」是居於寂寞；防禦同蔑視雖說是要設法同這些事隔離，同時却是和牠們發生糾葛了。

親愛的先生，你去思想你自身負擔着的世界；至於怎樣稱呼這思想，那就隨你的心意了；不管那是童年的回憶，或是對於將來的想望，——只是要多多注意從你生命裏出現的事物，要把牠放在你四圍所注意到的一切之上。你內心的事象是值得你整個的愛護，你必須為牠多方工作；並且不要浪費時間精力去解釋你對於人們的態度。說起來，誰認識你的態度呢？——我知道你的職業是枯燥的，處處和你相違，我早已看出你的苦惱，曾經想過，牠快要來了。現在牠果然來了。我不能排解你的苦惱，我只能勸你去想一想，是不是一切職業都是這樣，向個人儘是無理的要求，儘是敵意，牠同樣也飽受了許多低聲忍氣，不滿於那枯燥的義務的人們的憎惡。你要知道，你現在必須應付的職業並不見得比旁的職業被什麼習俗呀，偏見呀，謬誤呀連累得更厲害；如果真有些炫耀着一種更大的自由的職業，那麼就不會有這樣的人了；他自身中廣闊豐富，同那些真實生活從中產生的偉大事物息息相通。只有寂寞的人，他和一個「物體」一樣處在深奧的自然律下：當他走向黎明，當他望那豐饒的夜晚，當他感覺萬象時，一切職業的束縛便會脫離了他，像是脫離一個死者，雖然他正立在熱鬧人生的中心。親愛的卡卜斯先生，凡是你現在作軍官所必須經驗的，你大半在各種固定的職業裏都會感到，就使你脫離各種職務，獨自同社會尋找一種簡單而獨立的關係，這種壓迫之感也不會對你有什麼輕減。——到處都是一樣：但是這並不足使我們恐懼悲哀；如果你在人我之間沒有諧和，你就試驗着去和「物」接近，牠們不會遺棄你；還有「夜」還有「風」——那吹過樹林，掠過田野的風；在「物」與「動物」那邊，一切都充滿了你應該分担的事象；還有「兒童」，他們同你在兒時所經驗過的一樣，又悲哀，又幸福；——如果你想起你的童年，你就又在這些寂寞的兒童裏生活了；成人們是無所謂的，他們的榮華沒有價值。]

若是你因為對於在童年裏到處可以出現的神已經不能信仰；想到

童年，想到與她相連的那種單純和寂靜，而感到苦惱不安；那麼，親愛的卡卜斯先生，你問一問自己，你是不是真把神失落了？也許正相反，你從來還沒有得到他？什麼時候應該有過神呢？你相信嗎，一個兒童能夠把住他，他，成人們只能費力負擔，而他的重量足以把老人壓倒？你相信，誰當真有他，而又能一塊小石片似地把他失落嗎？或者，你也以為，誰有過他，還只能被他丟掉嗎？——但如果你認清，他不曾在你的童年，從先也沒有生存過；如果你覺得基督是被他的慾望所欺，摩罕默得是被他的驕傲所騙；——如果你驚愕地感到，就是現在，就是我們談他的這個時刻，他也沒有存在；——那麼你有什麼權利喪失這從來不曾存在過的神像是一個亡人，並且彷彿尋找一件遺失的物品似地去尋找他呢？

你為什麼不這樣想，想他是一個將要走來的人，他要從永恆裏走來，是一棵樹上，最後的果實，我們不過是這樹上的樹葉；是誰阻攔你，不教你把他的誕生放在將來轉變的時代，你度過你的一生像是度過這偉大的孕期內又痛苦又美麗的一日？你沒有看見嗎，一切的事象怎樣總是重新開始？那就不能是神的開始嗎？啊，肇禍的本身永久是這般美麗！如果他是最完全的，那麼渺小的事物就不應該在他的以前生存，使他從豐滿與過剩中能夠有所選擇嗎？——他不應該是個最後的人嗎，將一切握諸懷抱？若是我們所希求的他早已過去了，那我們還有什麼意義呢？

像是蜜蜂釀蜜一般，我們從萬象中採擷最甜美的質料來建築我們的神吧！我們用那甚至於很渺小，沒有光彩的事物來開始，（只要是由於愛）用工作，繼之以休息，用一種沉默，或是一種微小的寂寞的歡悅，用我們沒有朋友，沒有同志，單獨所做的一切來建築他，他，我們並不能看見他，正如我們的祖先不能看見我們一樣。可是這些已經過去的人們，依然存在我們的生命裏，是我們的秉性，是我們運命的負擔，是循環着的血液，是從時代深淵裏升發出來的我們的姿態。

現在你所希望不到的事將來不會有一天在這最遼遠，最廣大的神的生命裏實現嗎？

親愛的卡卜斯先生，在這虔誠的情感中慶祝你的聖誕節吧，也許神正要用這生命的苦悶來開始；也許這幾天正是一切在你生命裏爲他工作的時期，正如你在兒時已經有一次很辛苦地爲他工作過一般。好好忍耐，不要沮喪，你想，如果春天要來，大地就使牠一點點地完成，至於我們所能做出的一些事，要使神的成就比起大地之於春天不會更爲艱難。

祝你快樂，勇敢！

你的：

萊納·馬利亞·里爾克

一九零三，十二月二三；羅馬。

(馮至譯)

農舍（外一篇）

I. S. Turgenev

農 舍

七月最後的一天；在方圓數千里的俄羅斯——我的故鄉。

平整的天空好像是用淡藍色洗過了似的；在它上面僅僅有塊小雲，這小雲也不漂蕩，也沒有消滅。沒有風，暖和的……空氣——如鮮牛乳般的。

雲雀在叫着；鴿子發出咕咕的聲音；燕子不聲不響的飛着；馬在吃東西；狗站在那裏並不吠，祇是老實的搖着尾巴。

煙和草都在放着香氣——有點兒像是揩鞋油的味兒，也有點兒像是皮子的味兒，大蔴長大了，並且放出很濃的味兒，這味兒是好聞的。

深的，斜坡的小谷，在它的邊上有着無數行的大頭；在大頭之下是一枝枝的小柳樹。靠近小谷，有一條小河在跑着；河底上的小石子在戰慄着，透光的波紋輕輕的流着，遠處，在大地與天空的邊緣——大的河流如像藍色的線。

長的小谷——靠近它有着小的清潔的穀倉，鳥籠的門緊緊的關閉着；在另外一個方向有着五個或七個有着松棧的木板屋頂的農人的房子。我躺在小谷的邊緣放在地上的馬糞上；周圍全堆的是才割下來的

草，那是甜的香的乾草。精明的主人拋散乾草在房子的前面：爲的好料太陽晒得更乾；晒乾了好放到倉庫裏去。這樣它們可以舒服的睡在那裏。

長頭髮的小孩子小腦袋從每一個乾草堆裏露出來；雞在乾草裏找小蟲與蚊子；小狗在亂的草根裏打着滾。

淡黃色的頭髮的青年穿着清潔的汗衫，穿着笨重的靴子，吐出活潑的話語……

帶着微笑的少婦的臉從窗口向外望着；這笑並不是在笑他們的說話，也不是笑在乾草堆上玩的小孩子們。

另外一個女人用着有力的手在從井裏提一隻濕的大水桶。水桶在繩子上搖搖擺擺的，往下滴着長的發光的水珠。

在我的前面站着一位老農婦……

和氣的微笑着的老人的眼睛；微笑使得全臉都生了縐紋。我想，老太太大概有七十多歲了……但現在仍可以看得出；當年一定是位美人兒呢。

張開着晒黑了的右手的手指，從地窖裏拿出來一大碗冷的牛乳；碗邊上蓋滿了一顆顆的露水，如同珍珠般的。老太太的左手遞給我一塊還熱的麵包——「吃吧！」她說「祝你康健，遠道的客人。」

公雞忽然叫了起來，並且慌忙的鼓着羽翼；關着的小牛却不慌不忙的叫着，好像是在回答牠。

——多麼好的麥子啊——可以聽出是我的馬夫的聲音……

啊，這圓滿的，清靜的，豐富的俄羅斯。這自由的鄉村是平靜的，舒服的。

蔚藍的天空

啊，這蔚藍的天空。啊，這天空是蔚藍色的，光亮的，年青的，

快樂的，我看見它……在做夢的時候。

我們一共是許多的人，在那美麗的，修飾得很好的船上。如同天鵝凸起的胸似的白船帆……我不知道誰是我的同行者；但是自己感覺到那時他們都是年青的，活潑的，並且愉快的，一如我自己。是的，我是沒有注意到他們。我看見船的周圍全是無盡頭的蔚藍的海，全都蓋着細的小波，宛如金色的魚鱗——至於在頭上呢，也全是無盡頭的蔚藍的海——靠近它們的是那愉快的宛如笑着似的，運行着的慈愛的太陽。

在我們中間有時發出了笑聲，響亮的並且愉快的如同神祇的笑。

或是忽然從不知是誰的嘴裏飛出了話語，詩句，那是充滿着驚人的美麗的，在精神上有着力量的……好像天也在發出聲音來回答他——海也在搖動着表示它也是同情的……接着便又來了使人舒服的寂靜。

輕漂漂的順着棉軟的浪浮動着，我們的船在很快的前進着。沒有風搖動她，她聽從我們高興的活潑的心指揮着。什麼地方我們想去，她就很快的走到那兒，好像畜牲般的馴順。

我們遇見一個島嶼，那是迷人的，半透明的島嶼，它有着寶石般的，紫水晶般的，翠玉般的顏色。好聞的香氣送到這圓形的岸邊，從島上像雨點似的落下白色的玫瑰與鈴蘭來；在另外的方面意外的飛起了虹色的長翼的鳥。這鳥飛旋在我們的頭上，鈴蘭與玫瑰融化在潺潺的水沫裏；這水沫沿着我們的平滑的船舷流着。時常有花的甜蜜的香氣，鳥的輕俏的叫聲送過來。在他們之中奇怪的有着女人的聲音。整個的周圍：天，海，在高處搖動的帆，在船尾潺潺的水流，所有這些聲音好像全在談着愛……

她呢，是我們每一個都愛着的——她在那兒……看不見，但是很近的。一會兒——祇是一會兒她的眼睛發光了，笑容像花一般的開了……她的手拉着你的手——並且引你同她一起到永久的天堂。

啊，這蔚藍色的天空，我看見你，在做夢的時候。

〔邵之樞譯〕

一個單身者的幻想

D.G.Mitchell

我在鄉間置了一所幽靜的田舍，這誠然是一個非常簡陋的地方，租給了一位很可靠的舊派的新英格蘭人。冬天有時我到那裏去住兩天，查查田莊的事情，看看家畜保養得怎樣。

過了過道，在門的一邊是一間小客廳，不過十二呎長十呎寬的大小，裏面安置着一座暖適的壁爐，鋪着一層厚重的橡木地板，一對安樂椅和一張雕着獅腿的棕色桌子。這間屋子裏面有一個小套間，只能安放一張寬的獨睡床，我睡在上面睡得很高興，早晨醒來，眼睛注視着那張絳色石印畫柏塞。

在世界上，唯有這一所房子，是完全屬於我的，所以在我可以隨意修繕牠的時候，我是感到極度的愜意。幾乎每次在那裏盤桓的時候，我總想法去損毀一些家具。如果在早晨我不能馬上開窗子來呼吸一些新鮮空氣，我就要踢破一兩塊玻璃。我坐在屋內一把極舊的安樂椅上，靠着牆壁，這時不免要在灰壁上搗一個窟窿，因此必須到城裏付上一筆大的修理費，或是引起一位端莊的主婦煩惱得要發熱病。我自己狂笑起來，坐在我的大安樂椅上，當時我想我是哪一個也不怕的。

至於火呢，我總是把小爐子生得非常地熱，甚至於烘暖了一半地窖，爐柱間的火老是那麼熊熊的，吐着白的火燄。其實呢，窗子關得不嚴緊，還有幾塊破玻璃，所以火縱然是很旺，却也感不到特別舒

服。

晚間，我放在爐旁一堆橡樹和胡桃樹的木柴，把臘燭擺在爐架上，（使一把缺腿的通常燭剪。）然後把椅子移在火燄熊熊的木柴前面，把腳放在舊的鐵薪架上，（除非在太熱的時候以外，）於是我的心靈浸在特別清醒和沉思的寂靜裏，據我想，我的朋友們很少有這種好機會去享受的。

這時候，我的租戶在另一間屋子裏。我時或聽到他和他的女人費盡方法去哄兩個孩子睡覺，雖然隔着厚厚石煙突和寬過道。我想這總要費他們一小時的工夫，可是我計算時間是按照火燄而定的，因為我向來不帶着錶到鄉間去。大約在十點鐘，木柴堆幾乎要燒盡了，我就把廢餘的全放在紅煤上，坐着看它怎樣地燃燒，放光，以至於熄滅——即便人世間的快樂事也是這樣！然後借着餘燼底光亮，我鑽進了被窩，鼾聲大作，幾與門窗和田野的風發出來的憂憂聲一樣。

話說回來，在一天晚上——就是我最後一次到田舍去時——當我已經想遍了一般的農村問題，已經對於歲入作出種種的揣測，已經計劃好了在一塊地方打一圈新牆，把另一塊堆聚大木頭的地方掃除乾淨，並且猜想過這所東倒西歪的小宅子，到底能否成為我生死底安謐所在，這時，我忽然有了一個新奇的思路，它深刻地把握着我的同情——有時甚至使我開始流起眼淚來——所以我決定在次日，把它盡量地回想出來寫在紙上。

就是這麼一件事情——可以說是由於一個通常的火燄，（我是一個單身漢，二十六歲了，）或者也可以說是由於租戶屋裏嬰孩底哭聲，使我聯想到結婚。

在火架上，我把最後的一抱木柴加進去；現在我可以鼓着勇氣坐在椅子上，不要畏縮，要追尋思路，不拘它引我到什麼地方去，縱使它引我去見魔鬼，我也不怕，（我好急性，）於是我溫和地接着說，最低也要等火滅為止。

木柴帶着綠色，最初不易吐火焰，總是猛烈地冒烟。烟，我想，是發在火焰之前的，所以懷疑也要生在決斷之前了。於是我的幻想，從這起點，形成下列的樣式：

(一) 烟——懷疑

一個妻子？——我想——對了，要一個妻子！

爲什麼？

請問，我的親愛的先生，爲什麼不——爲什麼？爲什麼不懷疑？爲什麼不躊躇？爲什麼不抖顫？

假若一個人買張彩票——一個窮人，把掙來的錢全數費在這張彩票上——他不抖顫，躊躇，和懷疑嗎？

一個人能够拿着他獨身者的威儀，獨立和安適，去向那羈人的，單調的，殘酷的婚事作賭而不抖顫嗎？

假若一個人在這個寬闊的世界上，一向能够自由地，毫無阻礙地追尋他的幻想，竟然爲婚姻把自己關在所謂家庭裏面，在那兒是需要他的身體，時間，憂慮，和眼淚的，他能不發生像濃烟一樣的疑懼嗎？

假若一個人向來作了旁人的憂慮和事業的觀察者——躲避着他們使他惡心的地方，隨時隨地接近他們使他快樂的所在——現在他也要擺佈這些憂慮和事業，他能不作嘔嗎？假若他的人生過程就是敏捷地躲避繁雜的連續，現在他鑽入家庭生活的圈套裏，要是裏面有了困難來圍攻他，就沒有躲避方法嗎？我的頭腦向來是遇事馬忽，喜愛閒散，浸滿着遐思和偉壯的非非想，時時夢着福音的，它終要顧到這種沉悶的工作去籌措老婆孩子的生活嗎？

以後，但是究竟到哪裏去了呢，那個我曾經籍以溫暖過我的幻想，我的心靈，眩迷過我的眼睛的夢？結婚——燦爛的理想不斷地給它帶上光明和愉快——絕難做爲美滿幻夢的源泉啊，唉，一切全消失

了——只餘得實境裏無聊的人生原素！這裏沒有地方再容理想去勇猛地掠奪——不能再築壯麗的天國——一切皆歸烏有！

爲什麼不接續着作夢呢？我想。

任何太太，能比那飯後遲緩而生動的幻想所給你描繪的還美嗎？一般的小孩，有能比你腦海裏所想那些紅頰而玲瓏的還不吵人嗎？任何的女管家比較能清新你的夢境的更好嗎？當你在德馬尼哥飯館裏軟椅子上瞌睡的時候，家裏的廚房比你腦海裏所想的那個儲藏得更豐美嗎？當你讀過了「門朝森」或「泰比」一類的愉快書籍以後，一個自家的錢袋能比你夢裏那奇重的錢還多嗎？

總之，假若人的義務，或是別的東西，就是使人惱怒的原因，那麼怎麼辦呢？於是我的兩脚用力地踩着爐架子，身向後倚着，臉望着天花板，自己好像是說：一個窮鬼到哪裏去找女人去？

有人說過，我想不是黎脫頓就是沙甫慈白利：「婚事要是由大法官來配合，一定是比較快樂些。」不幸我們沒有大法官能把我們的苦痛改變一下。

一個人是否要像桑地仰(Santillane)的老誠的基爾布拉斯(Honest Gil Blas)似的，騎着驢，尋遍天下？還是像在聖馬克夫人(Madame St. Marc)面前似的，要乞求神工的撮合呢？我從「普拉司」(Presse)見到聖馬克夫人替人們辦這一類的事，要雙方財產百分之五的酬金的。

當溪水特別淺，天特別熱的時候，我釣過鱒魚，這時我很可以把假蠅鈎扔在路欄上，因爲結果是相同的；在正午時，我會去獵兔，雪天時，去捉山鵲——心裏總不失望，很少懷疑。但是去獵女人，手裏既無捕器又無羅網，更沒有警察底幫助，走遍了全球，這裏至少擁聚着三十萬萬未婚女人，只許你捉一個，而且不能退回調換，甚至有時陰錯陽差，當獵取的時候，捕者很易變成被捕者，那麼獵人就做成獵品了——這些事實的的確確也真令人聳肩而稱奇啊！

再者，這位累贅太太會有親屬的。誰知道要有多少房的堂兄弟呢？當你早已平心靜氣地以為沒有拜賀了，他們在漠不相關的慶祝關節還要光臨。還不知要有多少怪頭怪腦的弟兄們，好像全和派基要好，來插嘴說好話呢？

不知要有多少未婚的姨母們來陪伴「親愛的派基」一兩個月的，並且在每次吃茶時，全要打聽「她是否是一位可愛的太太？」接着，親愛的岳父握着親愛的派基底手，希望供獻一些箴言，準極了，他所要勸告的事，正和你決心所要辦的相反。於是親愛的岳母必要把鼻子鑽到派基底櫃裏，同時主張非要把她那鑰匙放在你自己的壁櫥裏不可。

或者，來一些滿臉鼻涕的姪子們在這裏消磨假日，把你從東印度帶來的糖果吃得乾乾淨淨；當你忙於應酬顧客的時候，他們總要擾亂你的頭腦，或將樓下的老哈利喚上來。最後而且是更壞的，是來了一位坐立不安的老伯父，不是太冷淡就是太親熱，他那愛護人的神氣使你生氣，還要魯莽地去吻他的小派基！

——無論如何，那全能夠容忍的，因為或者他答應着將他的財產傳給派基。那麼派基就要闊了——（於是這種觀念使我摩擦着脛骨——現已在爐架上溫暖得舒服起來）。以後她將要永遠談論着她的財產，當她買來一件心愛的東西時，她將要提醒你她的財產——她有的是產業，够多麼幸福啊；她將又暗示着節儉的方法，可是她要買特別昂貴的柏絲黎（Paisleys）。

在早餐時，她要查看公債表來擾擾你。她滿不在乎地告訴你的顧客們，她喜愛着某一種投機事業。

當你暗示一個商人，對於他的小筆發單，身邊沒有現款去開發，她總是在惹人生氣地一語不發。總之，她要剝奪你的人生，對於你這「結婚致富」優越的錯失，她要叫你拿煩惱，悲傷，磨難，羞辱，疚心做正當的補償。

——但假若不富呢，那麼一定窮了。哼！這種思想不免叫我去亂擾火炭，但是仍舊沒有火焰。你拿着血汗，從事主們所能擠出來的那點工資，現在就要成爲全家的總收入了。你將要爲一些零錢感到煩惱，你將要爲你的窮老婆底親屬感到煩惱。多半她要不斷爭執着口味——「威司它先生的」——於是打算把這種口味說得這樣地美和這樣地引人，假如她有這筆錢該多末好呢。無疑的，保羅（一吻）不會不給他的小派基這筆零錢，這是爲大家的利益的啊。

於是她向你表示她的孩子們不能向人家去討衣服——這是變相的和你要錢。倚靠一個窮母親給孩子們穿戴絲羅！

或者她長得醜——起始不顯；但漸漸在她身上發現，更壞的是你發現得更快。你納悶爲什麼早先未曾看見那粗俗的鼻子，還有那嘴唇——奇怪得很，你認爲你向來覺得它是美麗的。再者，吃早飯時，她的頭髮滿攤在前面，你還不敢說：「派基梳梳你的頭髮！」她的腳當穿着整潔的鞋襪時，倒不甚難看，但是現在，結了婚了，她穿上了可惡的拖鞋！不過，雖然這樣，當我的老朋友來同我吃飯時，她在一點鐘裏就會預備齊全了呢！

「上天保佑你們的好心！我的親愛的朋友們，」當我把通條刺進火炭裏，大聲地說着，好像我的嗓音能從維基內亞傳到巴黎，「還沒結婚呢！」

或者派基很美麗——只是潑悍。

——冷咖啡沒有關係，——你應當要早起才是。

就着麪包來吃削瘦而煎得乏味的排骨！

她想什麼都很好，同時奇怪着你怎樣能給你的孩子們作這種榜樣。

牛油令人嘔吐。

她沒有別的牛油，她希望你不要因爲牛油稍覺酸敗，就要發脾氣。我沉思着，好像我看見我自己溫順地坐在桌旁，幾乎不敢提高視線，由於昨天的爭吵我疲乏極了，我惡心地嚥着酸的鬆餅，我的女人還

覺得這是些美味，從我的叉尖，我吐着滿口無味的焦火腿，我從椅子的一端斜着溜出來，兩膝夾着帽子，我溜出去作事，除非等到那橡木門把我和派基隔開的時候，我絕不會感覺着我是一個自立的，頭腦健全的人！

「哈，哈——還沒有呢！」我說，我的聲調這樣地真摯，以至於我的狗驚跳起來，牠斜着眼睛仔細地看着我的面孔，和鬮地搖着尾巴迎着我那得意的笑，於是又蜷臥在牆角去了。

或者，派基是十分地富，十分地好，十分地溫和，只是她一些也不關心你。她嫁你，因為她的父親或祖父認為這種婚配是相宜的，因為她不願違背他們。此外，她並未判然地憎惡你，她以為你是一個極可敬的青年，她屢次在吃飯時，這樣地告訴你。你喜愛讀詩，她覺着奇怪，她希望你給她買一本好的烹飪書；她固執着在養頭一個小孩時叫你寫出遺囑來。

她覺得某某隊長是一位漂亮的人物。假若只為外表起見，她希望你也要稍微修飾一下。

在晚間，你無須乎從公事房緊趕回家；她——祝福龜的可愛的心靈——不感覺寂寞的。你給她讀一篇愛情故事，在那感動的情節，她要插嘴去指點她的女裁縫。你讀到結婚的故事，她嘆息着，問你某某隊長是否已經離開城鎮！她討厭關閉在小屋裏，或磚牆之間，她是極喜愛春天的啊！

但是或者派基愛你；至少當她手按着少年維特的煩惱的時候這樣地發誓。她有零錢去花在文學的世界 (Literary World) 和益友上 (Friend In Council)。她不醜，只有前額稍嫌大些；在三點以前她還沒有梳裝，食指上沾着墨蹟，要是這事覺着無關緊要的話，她也不醒醒的；但是她成了一個冷靜的學者了！

當她埋頭在三卷長的小說裏，你絕想不到那是些並非談女孩們的妄想的；當她引用拉丁文的時候，你無意識地會覺得她足能記着她那

些繡花樣子的。

但是要總不斷地對神聖的但丁和可笑的哥爾多泥（Goldoni）刨根問底，未免太不好了。你那本塔索（Tasso），一六八零年的珍本，全被弄髒了，書角也全捲摺起來，並且沾污着嬰兒的粥。甚至於你的辛尼加（Seneca）——厄爾則未的版本——弄得滿處都是汗跡。她崇拜拉方丹，讀巴爾扎克的文章時都是像一位藝術家似地縐着眉，同時她並不忽略希臘文的。

在早飯時，你要是對她暗示着你晚間未得安睡並且感覺頭痛，她不給你樟腦瓶，却仍給你詩集裏的一個零篇，或者唱着悲劇裏的合唱曲。

保姆正在預備飯；你抱着孩子；派基讀着布律耶（Bruyère）。

火吐着黑得如瀝青一般的濃烟，從烟突上噴出許多小塊的雲霧來。我一想到派基，嬰孩，和布律耶，就在薪架木料上踢了一腳。

忽如火焰發着藍色從烟霧裏斜射出來，燒着下面的一個小木枝，圍着那多苔的橡木幹轉，在那些燒得爆炸的樹枝裏盤繞着，升上來，照亮了整個的烟霧團，又快活又明亮地冒着火焰。懷疑隨着烟霧逝去，並且希望伴着火焰來了。

（望之譯）

（第一節完）

浪子的機謀 (五幕劇)

G. Farquhar

法爾夸 (George Farquhar (1678-1709)) 是英國復辟時期 (The Age of Restoration) 的大喜劇家之一。他的天才顯露得很早，在剛成年的時候，他的第一本劇作愛情與一瓶酒，便與世人相見，雖然這本劇並不十分驚人，情節不免貧弱而過於做作，但作者的才氣却是洋溢的。他的優點不在與他同時代的作家一樣表現社會情況，乃在機趣地描寫下等人的生活。在本劇中，下流人物的描寫也是特別生動而有力，常閃出炫人的光彩。歌爾德史米斯很崇拜他，把他列入他所幻想的自這世界到榮譽的宮廟去的飛車的貴賓之一。他留給後世共有六種劇作：一，愛情與一瓶酒。二，永遠的配偶。三，一對情敵。四，暫合。五，募兵官。六，浪子的機謀。這些作品，在許多方面是與其他復辟時期的作品一樣；它們的主意都在開發愛情的堅貞。這六種中，浪子的機謀是被認為最好的一篇，著者的風格，文辭，思想與技巧都很好的呈現在這裏。但嚴格地說，它本身也有不健全的地方。後二幕在許多方面是不及前三幕那麼生動而緊湊，彷彿被一層陰影罩着。

照一般情形說，喜劇是比較難譯的。本劇自然也不會例外。而且譯者的能力有限，所以更不能討好。原著是風趣橫生，詼諧可喜的，但在譯文中恐怕一點都傳達不出吧；這是譯者引為憾的

。還有一點也是譯者認為很難的，便是劇中人名大多數是含有字面上的意義。如Mr. Aim well 應為好主意先生；Mr. Archer. 弓箭手先生 Mr. Sullen. 陰沈先生；Lady Bountiful，樂善好施夫人等等。從他們的名字便可以推說他們代表的性格出來。但又不能譯意，因為那樣一來，顯然是一篇寓意劇了，實際那種氣氛倒並不很濃厚，所以仍採譯音法，只在人名表下附着原文，以便讀者參考。

劇中人

男

艾蒙威爾 (Aim well) } 兩個破產的紳士，前者扮着主人，後者扮着僕從。

亞爾齊 (Archer)

貝勒伯爵 (Count Bellair) 法國官吏，在李奇扉德的囚徒。

沙倫 (Sullen) 一個對他的妻子異常野蠻的鄉下傻瓜。

福瑞曼 (Freeman) 從敦倫來的紳士。

福瓦嘉德 (Foigard) 教士，法國官吏的隨署牧師。

吉貝提 (Gibbet) 強盜。

康士羅 (Houn Slow) } 吉貝提的伙伴。

巴格夏提 (Bagshot)

磅尼費斯 (Bounifae) 旅店的老板。

史克拉布 (Scrub) 沙倫的僕人。

女

磅提福耳夫人 (Lady Bountiful) 一個有禮貌的鄉下老貴婦，替她所有的隣人醫除一切疾病，但愚笨的鍾愛她的兒子。

桃林達 (Dorinda) 磅提福耳夫人的女兒。

沙倫太太 (Mrs. Sullen) 磅提福耳夫人的媳婦。

吉浦賽 (Gipsey) 她們的女侍。

捷瑞 (Cheery) 旅店老板的女兒。

地點——李奇費爾德。

第一幕

景——旅店。

(磅尼費斯跑着上場。)

磅尼 管家，丫頭，捷瑞，捷瑞女兒，都睡着了，都死了嗎？

(捷瑞跑着上場。)

捷瑞 這兒，這兒，你幹嗎嚷，爸爸？你以為我們都沒有耳朵麼？

磅尼 你們不配有，你這小婊子；——瓦靈敦車的搭客們這時都在客廳裏站着，就沒有人領他們看房間去。

捷瑞 讓他們多等一會好了；車箱裏既沒有兵大伯，後面又沒有跟班。

磅尼 可是他們威嚇着說要到別的客店過夜去呢。

捷瑞 那他們是不敢的，因為他們怕車夫明天會將他們翻倒——來了，來了，倫敦的車到了。

(幾人進場帶着箱子，薄板箱和其他的行李包，穿過舞臺。)

磅尼 歡迎，太太們。

捷瑞 非常歡迎，先生們——管家，把玫瑰號和獅子號註一打開看看。

(艾蒙威爾穿着騎服，亞爾齊扮成僕人模樣提着手提箱上場。)

磅尼 這邊走，這邊走，先生。

艾蒙 把東西安置好，到馬棚去，看着他們把我的馬好好的洗刷一下。

亞爾 是的，老爺。

艾蒙 我想你是店主吧？

磅尼 是的，先生，我是老威廉，磅尼費，斯在這條道上很出名的。

話是這樣說。

艾蒙 啊，磅尼費斯先生，久仰久仰。

磅尼 哎呀，先生，您喜歡喝甚麼酒，話是這樣說？

艾蒙 我聽說你們這李奇費爾德城的麥酒很出名，我想嚐一嚐。

磅尼 先生，我現有十桶上好的史他福縣的麥酒在我的地窖裏；那東西滑得樣油，甜香得像牛奶，純清得像琥珀，而且味強得跟白蘭地一樣，在舊曆下月——三月——初五就整整十四年了。

艾蒙 我覺得你對你的麥酒的年齡真記得確實。

磅尼 正是那麼確實，先生，像對於子女的年歲一樣。我把那樣的酒給你瞧瞧。這兒，酒保，把一千零七號的那瓶酒打開，話是這樣說。先生，希望你嚐嚐我的 Anno Domini ——我住在李奇費爾德，從童年直到現在已經五十八年了，我還沒有吃到五十八噸肉。

艾蒙 你的意思是說在一頓飯裏，以你的這樣大個子來說。

磅尼 一生都沒有吃過這樣多，先生，我完全以麥酒養活我，我把麥酒當飯吃，當水喝，而且當床鋪睡。

（酒保擎着一瓶和一玻璃杯上場。）

現在，先生，你瞧，（斟滿一杯）祝您的康健；哈，美呀，美呀，當做這是貝剛蒂的酒吧，你這麼一想，只一小瓶就够值你十先令了。

艾蒙 （喝酒）味兒太強烈了。

磅尼 強烈，當然這樣。不然我們喝它的人怎會變得強壯。

艾蒙 老板，你是不是這麼久都靠着麥酒維持生活？

磅尼 以我的信用擔保，先生，已有五十八年的歷史了；但它却害死我的老婆，可憐的女人，話是這樣說。

艾蒙 這是怎麼回事？

磅尼 我不知道爲甚麼，先生，她不正經喝，先生，她甚麼時

候也只配喝一杯的，話是這樣說；有一位從愛爾蘭來的先生，送她十二瓶威士忌酒的禮物——從此以後這可憐的女人就永遠沒有好過。但無論怎樣，我是要感謝那位先生的，你知道這原故。

艾蒙 怎麼，不是威士忌酒把她害死的嗎？

磅尼 磅提福耳夫人這麼說，——她，好心腸的夫人，盡過一切的力量，治好她三次耳膜炎，但第四次的却送了她的命；但她究竟是幸福的，我也還滿意，話是這樣說。

艾蒙 你說的那位磅提福耳夫人是誰？

磅尼 上天保佑，先生，我們飲酒祝她的康健。（喝酒）磅提福耳夫人是女界中最好的一位，她的最末一位丈夫查利。磅提福耳爵爺給她留下一筆年出千磅的資產，我相信她拿出半數用做爲她隣人謀福的慈善事業；她醫治男子的風濕病，精神病，和斷經症，也醫治婦女的黃萎病，行動艱難，和陣陣的歇斯得利亞症，以及小孩子的癩腺病，百日咳症，和凍瘡；總之，她十年內在李奇扉爾德或其附近醫好的人比那幫大夫們醫死的人還多；這是斗胆的話。

艾蒙 在旁的方面，這夫人對於世人還有沒有益處？

磅尼 有的，先生，她和查利爵爺生了一個女兒，她是我們全鄉裏最優秀的女子，也是最豪富的。她還有一個和她的第一位丈夫沙倫大老爺養的兒子，他不久以前從倫敦娶了一個漂亮的女人，先生，如果你高興，我們飲酒祝他的康健吧？

艾蒙 他是怎樣的一個人？

磅尼 咳，先生，這人是怪好的；少說話，少思想，而且做——一樣事也不做，真的；但他是個大富翁，並且瞧不起別人。

艾蒙 我想他是個運動家。

磅尼 對了，先生，他是個玩樂大家，他鬥紙牌，有時候一天四十八

小時都吸着烟斗。

艾蒙 並且結了婚，你說。

磅尼 噯，同一個奇怪的女人，先生——但他是一個——他需要這個
·這兒，先生。（指着他的前額）

艾蒙 你的意思是說，他有這個。

磅尼 這不關我的事，他是我的東家，所以一個人，你知道，不會
——但我起誓，他不會好過於——先生，我對你致敬，（喝酒）雖
然我瞧不起他能爲我作事；我按季日繳租錢，我有一個周轉靈活
的生意，我只有一个女兒，能够給她——但和這樁事毫無關係。

艾蒙 磅尼費斯先生，你很幸福，請問你們在城裏還有甚麼樣的客人
？

磅尼 一大群漂亮的太太們，此外還有法國軍官。

艾蒙 這很不錯，你有許多那些客人，請問你喜歡和那一幫人在一起
嗎？

磅尼 太喜歡了，話是這樣說，我還希望我們有更多這樣的客人，他
們多的是銀錢，他們要的每樣東西都付下雙倍的錢，他們知道，
先生，我們買進來的東西都繳着重的捐稅，所以他們都情願回償
我們一點，他們其中的一人便住在這兒。

（亞爾齊上場。）

亞爾 老板，有幾個法國人在下面叫你。

磅尼 我就去伺候他們——你的主人要長住在城裏嗎，話是這樣說？

亞爾 我說不清，話是這樣說。

磅尼 從倫敦來？

亞爾 不。

磅尼 也許到倫敦去嗎？

亞爾 不。

磅尼 這個古怪的傢伙，我求您原諒，半分鐘內我便再來伺候你。

(退場)

艾蒙 我看，阻礙沒有了，現在，我的親愛的亞爾齊，歡迎你到李奇費爾德來。

亞爾 我謝謝你，我親愛的作孽的兄弟。

艾蒙 作孽！請你不要弄玄虛，你無須把你的罪孽和衣襟一併地改變。

亞爾 不要誤會我，艾蒙，因為我有一句箴言，沒有證據或證據那樣丟臉，沒有罪惡像貧窮那樣可恥。

艾蒙 實際上世人是天天地這樣承認的，但人們不認錯是自己的主要。那有德的爵爺，我的哥哥，從溫箱座陪他出來同這尼爾曼的是誰？

亞爾 賈克，韓底克拉夫 (Jack Handycraft)，也是一個漂亮西，打扮得講究，很有禮貌的狡猾的流氓，他和威裏的羅人一樣是屬族。

艾蒙 對啦，請再誰在前幾天娶了我們的曼士羅特夫人 (Lady Manslanginter)，那個大富豪？

亞爾 怎麼，那就是李克·瑪拉博 (Wick Marabone) 哥，一個專門的扒手，滾球的能手，但現在他打扮成一個漂亮西人物了，坐在他的馬車裏面，而從前他常常坐在車背後的。

艾蒙 但是上禮拜你可曾在公園裏看見可憐的賈克·曼頓 (Jack Generous) 沒有？

亞爾 我見過他。他帶着秋季的假髮，遮着他那憂鬱的面孔。他的衣服，除樣式時髦西外，比任何東西都舊些，他一隻手在口袋裏摸著，另一隻手洗着他無用的牙齒；雖然公園裏的散步道上擠滿了人，但是可憐的賈克依舊是單獨而天真的像一隻野馬的鬍子。

艾蒙 許多人都躲開他了，因為在世界上除了缺乏金錢西外，沒有別的罪惡。

亞爾 這就多了，男子多不能貧窮，饑餓是一項罪惡的根源；世界是多麼黑暗，讓他們擔憂吧。兩者受幸運的庇護，而班白的人與勤勞為伍。

艾蒙 依我們所進行討論的題目來說，我三疊得還很幸運，假使人家知道我們內在的價值的時候——任何人不都會發覺的這我是有身份的人，而你是我的僕人麼。

亞爾 得了，得了，我們都是富有內涵的人，不能受幸運的支配，其長處是超越於生命的波瀾與改變以外。我們有嚴密系統，有心胸不狹。

艾蒙 至於我們的心胸，我奉告你，它們正像馬尼的任性的小馬；而我是得我們的威嚴並不着意高揚，試看它所盡的義務，尤其當我們定會或遇到李詩貴萬三來，把我做成老翁，你做成醜態而已。

亞爾 這就是你所想不到吧了，可是我們還剩下多少錢？

艾蒙 只有二百磅。

亞爾 還有我們的馬匹，衣服，戒指和別的東西，對於平常人，我們還享有很大的財產；我告訴你，除那千磅以外，這筆二百磅的款子，再加上我們所有的家私，這財產是比我們過去用過的還多十倍——我們的遺產的確開始相信我們的感覺不靈，但我們出來時帶着得意的神色，沒有在言詞或行爲上露出我們的缺乏。

艾蒙 是呀，我們目前所時去是我們突然失敗的最好口實。我老實告訴你，我們的連友會勸導我們是去加入義勇隊。

亞爾 我敢賭咒，假使這個計劃失敗，並且一定要我這步田地，我決不信你會做這不武士；可是照舊相信會失敗的，我們可以讓你的主意帶我們到這邊去，那末我們也許會死得像我們活得一樣危險的。

艾蒙 心願願，我們生活得最正當，亞爾呀，我們不能說我們是貴

了我們的產業，我們是享受了它們。

亞爾 對的，這麼多的快樂報償這麼多的錢財，我們已經得到相當的酬報了。要是我就有百萬家私，我一定還要再到這樣的地方去一回。啊，倫敦，倫敦，我們已得到我們的份兒，讓我們致謝。過去的快樂，凡我所經歷的都是頂好的，這是我們確信的，將來的也許會使我們掃興了。

艾蒙 我看見一些不近人情的胡塗虫糟塌他們的好的財產就心裏難過，那些爲了一時嗜好而犧牲一切的人，會終身受譏，——你可以看到有些人僅爲口腹而生活，他們的味覺會消滅其他四種感官，那些只講究表面的人，就只圖白天漂亮而黑夜捱餓，飽他人的觀感，餓自己的肚皮。還有一類相反的人，把快樂禁錮在暗昧裏，把廣大的田產縮到一個女人的裙下。

亞爾 對的，但他們花錢的時候自以爲在那地方找到樂土了，我想你的仁慈的管家會從其中刮得大量的精華，因爲他們一氣便放縱所有的官能，聽覺，視覺，觸覺都得到很大的滿足；有些哲學家會告訴你，說是從這通商裏會生出第六種的官感，它給與無限的更大的快樂，不是其他五種聯合一起可比。

艾蒙 從另一個極端着眼，我想在管家中頂沒有出息的便是守財奴。

亞爾 他們可算是世界上最愁苦的人了，他們破壞了大自然的正道，辜負了上天的賜福；告訴我一個人吧，他能保守他的五官像鋼刀般的犀利而光潔，他能將五官安排到正規的秩序與力量，常以理智爲領袖在它們的前頭引導。順序地讓每樣官能享受適當的快樂，並命令它們在發現一點不利與危險的時候便馬上退却；——說到我自己，我能够盡忠於我的酒瓶，當我有酒，有同伴，有理性的時候；我能够陶醉於沙孚的歌聲，而不因地貌美而墮入情網；我愛打獵，但我不能像艾克錫翁一樣被自己的獵狗吃掉；我愛一所華麗的房宅，但讓他人爲我保管；在這原則之下，我愛一個美

麗的女人也是這樣。

艾蒙 依照最後一項，你確是比我灑說些。

亞爾 噯，你真是個多情的種子，我就怕你把我們的遊戲弄糟了；你不能沒感觸地假作有情。

艾蒙 雖然在城裏有當門外漢的隱憂，但用於鄉下姑娘仍舊有效——讓我坦白地告訴你，真情的癡子常常優於狡猾的流氓。

亞爾 好的，我現在不願和你爭論。你現在管着我，我只好屈服，——你知道在羅丁漢我就要當主人的。

艾蒙 在林岡又要輪到我。

亞爾 在挪尾我升到主座時，我想我們的把戲便演到末場吧。假若我們又在那兒失敗了，我們只好搭船到荷蘭去，向愛神告別，和戰神攜手了。

艾蒙 好一副對比，（磅尼費斯上場）住口！

磅尼 不知您的晚飯高興要些甚麼？

艾蒙 你有些甚麼？

磅尼 先生，我們有很鮮美的炖牛肉，又燒肉。

艾蒙 很好的晚飯菜，我一定得承認，——可是我不能吃牛肉，老板。

亞爾 而我又恨豬肉。

艾蒙 你住嘴，混帳，你明白你是甚麼人？

磅尼 請你要點旁的東西，我屋裏甚麼東西都有。

艾蒙 那麼你有小牛肉嗎？

磅尼 小牛肉，先生，在上禮拜三我們有很嫩的小牛腰肉呢。

艾蒙 你們預備有魚或是野味嗎？

磅尼 說到魚，先生，我們這兒是內地的城市，很少備辦魚蝦，這是真話，至於野味——我們有一對嫩的兔子。

艾蒙 把那對兔子給我燉上。

磅尼 兔子，天呀，先生，要是加蔥黃燜那才更好吃呢。

亞爾 呸，誰要你那腐爛的蘆。

艾蒙 又來了，混帳——好，老板，就依你所說的辦去吧。但不忙，我有一點小款，而你的店子又住滿客人，所以我相信把它存在你的櫃上比放在我這裏要安全些，因為我這聽差喝醉以後，他就甚麼事都不管了，來，混帳，把那個保險箱拿來。

亞爾 是的，老爺，（旁白）這樣一來我們會有點面子了。（帶來箱子）

艾蒙 老板，爲你我大家的安全，鎖已加上了；這裏面裝着大概比二百磅還多一點的錢，如果你不相信，晚飯後我便給你看；但是你得記清楚你鑰在哪裏，以便我需要時很快就交給我。因為我的事務現刻有點不定，也許我半點鐘內就要離開，也許我做你的長客直到那筆款子的大部都已花掉了的時候，請你告訴你的馬夫把我的馬時常得套上鞍子；有一樁事我得格外勞你的駕，就是不要我的聽差嚐一點你叫做Anno Domini的酒，——因為他是個叫人受不了的傻瓜——來，混帳，用燈照着我到我屋去。

（退場，亞爾齊擎着燈）

磅尼 捷瑞，捷瑞女兒？

（捷瑞上場。）

捷瑞 是你在叫嗎，爸爸。

磅尼 對了，孩子，你必須爲那位先生把這箱子抱着睡，這裏面滿裝的是錢。

捷瑞 錢！都是這些錢！爸爸，這位先生是來候選作國會議員的麼，他是誰？

磅尼 我不知道他是甚麼樣的人，他說要把他的馬常常套上鞍套，也許一分鐘就要通知說要離開，也許會住得長直到這筆錢大部分已經花掉。

捷瑞 喂，爸爸，他無疑地是個強盜。

磅尼 一個強盜，我擔保，孩子，你猜準了，而且這一個箱子就是剛搶來的贓物，要是我們能發現他是誰，財便是我們的了。

捷瑞 他不會屬於我們這夥呢。

磅尼 他們騎的是甚麼馬？

捷瑞 主人騎的是黑色的馬。

磅尼 一匹黑馬！十九這傢伙騎的是匹黑母馬；只要他們不是我們的弟兄夥，我們就是陷害他，良心上也過得去。除開我自己一夥外，我不以為包庇任何賊寇為合法，你留點心，孩子，話是這樣說，我們一定要做得狡猾，証據我們一定要有，那先生的僕人喜好喝酒，我就從這方面下手，十個男子有九個都愛女人，你就可以誘惑他。

捷瑞 爸爸，難道你要我為他這幾個錢就把女兒家的秘密給人麼？

磅尼 想想，孩子。這兒有兩百金鎊的好處呀（在外面搖錢響）來了。來了。——孩子，留心你的事。

捷瑞 我的爸爸真是一個流氓，我的爸爸！我否認，——我的媽是個良善，大方，心地坦白的女人，我說不清她的好德性會賜與她的孩子多大的好處。我的這位老板，因為我想只有這樣叫他，他居然出賣他的客人，還要誘惑他的女兒作這種買賣，還是和一個跟班。

（亞爾齊上場）

亞爾 哪個跟班，請問小姐，是這樣幸福地做你沈思的對象？

捷瑞 不管他是誰，朋友，他也不很配得上。

亞爾 我希望這樣，因為我準知道你沒有想我。

捷瑞 如果我想過呢？

亞爾 那麼你就和我一致了，因為我進來的那時候，我就考慮到應當怎樣來和你戀愛。

捷瑞 和我戀愛，朋友！

亞爾 對了，孩子。

捷瑞 孩子，學點禮節，假若你稍微站遠一點，朋友，這一定使你像樣一點。

亞爾 站遠一點，晚安，放刁的孩子。（走開）

捷瑞 一個有意思的人！我喜歡我的驕傲。——先生，請站着，先生，你看，先生（亞爾齊掉轉身子）這兒你的主人的財物委託給我保管了，這任務使我的地位高出他的跟班一等；我希望，先生，我沒有冒犯你。

亞爾 讓我仔細端詳你的面孔，那我才能告訴你究竟你冒犯我沒有，該死，孩子，你長着這樣一對秀眼，而你不知道怎樣運用它們。

捷瑞 爲甚麼，先生，難道我沒有看見各個人嗎？

亞爾 假若有些婦人有了它們，人人都會讓她們害死了，勞駕，請教，我一定很高興和你戀愛，可是我不知道怎樣開口。

捷瑞 爲甚麼，難道你從前沒有和任何人戀愛過嗎？

亞爾 從沒有和一個像有你這樣容貌的人，我敢向你說。小姐，我常常只限於向我同階級的人求愛，我以前從沒有這樣高攀過。

你容光照人，

曲線畢呈。……（唱一隻歌）

捷瑞 我對這人真是莫名其妙。（旁白）你願意把那支歌唱給我聽嗎，先生？

亞爾 好，親愛的，乘暖和你就領受吧。（吻她）滅亡和火燄！噯，她的唇就是蜜蜂房。

捷瑞 我希望那兒還有蜜蜂好刺你這無禮的東西。

亞爾 那兒有一羣愛的神童，我的小愛神，他們做出很好的事體。

捷瑞 這傢伙和我一樣地出身不正。（旁白）你的名字叫甚麼，先生

亞爾 名字，我的天，我已經忘了。（旁白）啊，馬爾丁呀。

捷瑞 那兒生長的？

亞爾 聖馬丁教區。

捷瑞 你的父親是幹甚麼的？

亞爾 聖馬丁教區的牧師。

捷瑞 那麼，朋友，晚安。

亞爾 我不希望這樣。

捷瑞 你可以信賴它。

亞爾 信賴甚麼？

捷瑞 信賴你很鹵莽。

亞爾 你很美貌。

捷瑞 你是個跟班。

亞爾 你是個天仙。

捷瑞 我要失禮了。

亞爾 我也要。

捷瑞 鬆開我的手。

亞爾 讓我吻一吻。（吻她。）

（外面有人叫，「捷瑞，捷瑞。」）

捷瑞 我我——我的爸爸叫呢；你這瘟的鬼頭，你怎敢把我的呼吸堵得這樣緊？你跟上我一步，你敢。

亞爾 在這光景之下真是一個可愛的挑釁；這是冒險事業的很好開場。我們是武士道，讓幸運作我們的領導吧。

（第一幕完）

（王章樹譯）

綠洲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出版

不許轉載

編輯者	綠洲月刊社 代表人	編輯部 任紋呈 北平北池子頭條七號
發行者	綠洲月刊社	發行部 北平松公府夾道十號 電話東局六一九
印刷者	綠洲月刊社	印刷部 北平宣外永光寺西街 電話南局一四四九
廣告接洽處	綠洲月刊社	廣告部 北平西單頭條十號 電話西局四八五
特約總經售	開明書店 上海 南京 北平 廣州 漢口 長沙	

投稿簡章

- (一) 文藝各部門稿件，一律歡迎。
- (二) 譯稿暫時不收。
- (三) 稿末務請註明姓名住址。署名隨意。
- (四) 來稿請附郵票，以便答覆或退還。
- (五) 來稿一經刊登，酌致薄酬。
- (六) 來稿登載後，版權仍為執筆人保留。
- (七) 來稿請直寄北平北池子頭條七號本刊編輯部。

本刊價目表

每月一冊，每卷六冊，全年十二冊。

訂購辦法		零售	半年	全年
冊數		一	六	十二
價格		一角八分	一元	二元
郵費	國內及日本	二分	在內	在內
	香港、澳門	一角	六角	一元二角
	國外	二角五分	一元三角	二元五角

廣告價目表

等第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底封面外	五十元		
優等	封面內	三十五元	二十元	
普通	正文中後	二十元	十二元	八元

附註：三期以上九折半年以上八折全年七折
廣告概用白紙黑色字紙及彩印價目另議。

綠洲月刊定單					
定戶姓名					
住 址					
份數起訖	份自	卷	期起至	卷	期止
書 價	元	角	分	正	
綠洲月刊社發行部 北平松公府夾道十號					月 日

綠洲月刊定單					
定戶姓名					
住 址					
份數起訖	份自	卷	期起	至卷	期止
書 價	元	角	分	正	
開明書店發行部 上海福州路					月 日

北京圖書公司

敝公司經營歐美原版西書及全國影印書籍定價特別
克己自印書籍五百餘種印刷精美零售照定價七折合
購二十本以上六五折五十本以上六折如承委託印書
二星期即可交貨印有目錄函索即寄

總店：北平琉璃廠一百五十五號

分店：上海海格路一九三四號

北 平

中國旅行社

代諸君解決旅行上一切問題

經售車票船票	代定臥鋪艙位
經售飛機客票	辦理出洋手續
計劃行程旅費	代辦團體旅行
發兌銀行支票	運送行李搬家
選派嚮導伴遊	經售旅行雜誌
沿途照料旅客	辦理貨物運輸

大隆百貨商行

本行專售上海各大名廠美術領帶領花各種

新式西服零件四時運動衣襪花素絲紗手絹

中西化粧香品家庭應用磁鐵料器貨美價廉

西單老商場東街路西

三陽金珠首飾店

收買鑽石珠玉

專售足金赤葉

精製金銀首飾

各式琺瑯銀器

北平前外廊房頭條中間路北

電話南局 五 五 八
一 三 二 一

交通銀行

政府特許之發展
全國實業銀行

資本金二千萬元 公積金二百三十餘萬元

前清光緒三十三年創辦 辦理儲蓄信託及一般銀行業務

總行 上海黃浦灘路十四號

上海各支行 南京路 民國路 提籃橋 界路

外埠各分支行 南京 南京下關 南京白下路 鎮江 揚

州 高郵 清江浦 淮安 寶應 東台 鹽城 泰州 溧潼

姜堰 黃橋 泰興 蘇州 蘇州觀前街 常熟 太倉 無錫

武進 丹陽 金壇 南通 如皋 徐州 新浦 板浦 青口

杭州 甯波 鎮海 定海 沈家門 餘姚 紹興 溫州 金

華 蘭谿 蕪湖 宣城 蚌埠 南昌 九江 漢口 武昌

宜昌 沙市 長沙 天津 天津北馬路 天津小白樓 保

定 唐山 石家莊 濟南 濟南城內 棗莊 青島 青島東

鎮 濰縣 烟台 威海衛 龍口 臨濰 鄭州 開封 陝州

靈寶 大同 太原 西安 渭南 咸陽 廈門 福州 福

州城內 漳州 鼓浪嶼 廣州 香港 汕頭 張家口 宣化

歸綏 包頭鎮 瀋陽 南滿站 孫家口 四平街 洮南 營

口 大連 長春 哈爾濱 哈爾濱道裏 吉林 黑龍江

北平分行北平西河沿 經理室電話南局三六一四八八 營

業股電話南局二一零 儲蓄信託部公債處電話南局四一三六

東城支行 電話東局三八四零 西城支行 電話西局二七九零

德國醫學博士

鄭河先

北平大方家胡同三十號

電話東局八八八

DR. MED. HOSIEN CHENG

30 Ta-fang-chia Hutung

peiping, Telephone E. 888

胃痛專藥

麥吉克

主治：各種胃氣痛，吞酸，胃部痞滿，
厭食，惡心，嘔吐，飯後善飢，
便閉，嘈雜，噯氣，口氣惡臭，
善飢，渴渴晨嘔，食慾缺欠等...

廣濟大藥房

北平王府井大街七十六號

電話東局三六零七號

3冊 55.000

本刊已呈請內政部登記

金城銀行北平分行及辦事處地址

1	北平分行 兼儲蓄部	西交民巷	電話南局	二三六〇 三三六一
2	南城辦事處	前外西河沿	電話南局	三五八二 三五八三
3	東城辦事處	王府井大街	電話東局	二二九〇 二二九七
4	西城辦事處	西單大街	電話西局	七十一 九十一
5	北城辦事處	後門大街	電話東局	九十三 三十三
6	北大儲蓄處	北京大學 第二院	電話東局	十一
7	長辛店儲蓄處	三合莊外 陳莊子街		
8	第一貨棧	西直門	電話西局	三一三
9	第二貨棧	廣安門	電話南局	三〇五

本行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兼辦各種儲蓄並倉庫專
務國內外各都會商埠均可通匯

本期增刊特價二角五分